

[Lesbian  
SM]愛上是她是她是她給我滿足  
快樂

作者:

# 1

我赤條條的躺在主人懷內，主人用口含著冰塊，滑過我的乳頭，再在我肚臍附近打圈，最後把冰塊放進我的陰道。

我眉頭皺了一皺，主人看著我，微微一笑，道：「傻妹，忍耐一會，接下來你會感激我的。」

如是者，主人重覆上述動作五至六次，我的陰道凍得發麻，陰蒂被刺激得充血，

主人還用指頭碰著陰蒂，害我差點將陰道內的冰塊都給擠出來，陰蒂和陰道開始發癢，我開始喘氣，細聲說：「主人，我想要了。」

「這麼快就受不了嗎？好可愛哦。」說著，主人用舌頭在我的乳頭上打圈，我感覺到心跳加速，有一種被愛的幸福感.....

突然，主人停下來，拿起剪刀，慢慢地把我的陰毛剪下來。

我看著我的陰毛，就像我思考能力一樣慢慢地被主人扔掉；我向主人交出了我的靈魂，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得到最純粹的幸福。

---

去年9月，作為2015DSE考生的我自問一向能言善辯，可惜因為太會說話，所以每次中文口語溝通考試都壘斷發言而失分，被老師「邀請」我參加聯校中文口語溝通模擬試。

事實上，誰都知道那些模擬考試作用不大，考官甚至只是一些去年DSE

中文口語溝通拿了5或以上的大學生，根本就是在打發功夫還鬼願，所以我也不太上心，考試時胡扯一通就算。完結後，作為考官之一的Giovanna走過來告訴我其實我只要稍為言簡意賅一點就可以坐5望5\*,基本上邏輯方面底子挺好的，她願意私下再指導我。

我看了看她，心想她肯定是在找我當補習學生了，雖然我沒興趣找補習老師，但看見她一臉真誠，還是和她交換了電話號碼。

---

在主人那些修長的手指引導下，我很快便去到了，主人把手指抽出來，放進我的嘴巴。「試下自己嘅味道。」我吮著主人的手指，其實粘液和冰水的混合物並沒有甚麼味道，但我知道我越盡力去吮主人的手指，主人便會越高興，我亦會得到更大的快樂和滿足。

完事後，主人說要送我一份禮物，說著，她拿出一條貞操帶。

「主人，我驚同學會發現啊。」

話音剛落，主人就用手狠狠打我的屁股，「傻妹，邊個叫你偷偷玩妹妹呢？要記住，你係屬於我，你所有野包括你嘅妹妹甚至係靈魂，都係屬於我。只有我先可以令你滿足，明唔明白？」接著，她為我戴上了貞操帶，並把一個mp3交給我。「你太唔聽話喇，每晚聽住佢訓會令你更加聽話，唔好試圖陽奉陰違。」主人柔聲說。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自我跟Giovanna交換電話號碼之後，我便每天都和她Whatsapp，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她唸山城大學Year1,知道我住粉嶺後，總是叫我有空便過去山城陪她食夜粥。我覺得這個姐姐好可愛，和她whatsapp令我有種很安穩的感覺，這是和在Lesbian Apps認識的女仔whatsapp所沒有的。

是的，我，一個讀男女校的lesbian, 識同路人的方法就只有玩Lesbian Apps, 和不同的人交織出一段段「話拍就拍，話散就散」嘅霧水情緣，浪費時間。其實我也不想這樣的，只是，我有其他選擇嗎？也許每個Lesbian心底裡都有一個得不到的她，她可以是同事，可以是同學，也可以是朋友，反正就是沒辦法成為女朋友。或者因為這個原因，我們都想在Lesbian Apps尋找一個愛的替身，找一個像她一樣喜歡HelloKitty的人，找一個像她一樣習慣束起馬尾的人，找一個像她一樣用左手寫字的人，總之只要在那人身上找到半點她的影子，我們便覺得甘之如飴，既可憐又幸福。可惜日子一久，我們就驚覺眼前人終究不是她，她很怕辣，每次你們去吃飯時你總會帶幾粒糖果，方便她不小心食了些辣的餸菜時可以即時止辣，眼前那人卻無辣不歡；她拍照時總喜歡露齒笑，眼前那人偏偏只會微微一笑；她身型修長高窕，眼前人卻又矮又瘦，活像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其實這些都不是那人的錯，但在我們眼中，只要不像她便是一個無可原諒的罪過。

我坐在課室的Happy Corner發呆, Happy Corner其實只是課室後排的一個四座位角落，由於我和其餘三位同學上堂時常常聊天發出很大的笑聲，而被老師揶揄為Happy Corner。

「中大姐姐仲有無搵你？」我的好朋友Jenny問。「有啊，不過佢好似唔太急要我跟佢補Oral咁，其實而家講嘅野同讀書好似無咩關係.....」我答。差不多一整個月，Giovanna都不多談及當初交換電話的原意，也許她真的太忙吧，整個星期都叫我放學後去中大支持命運自主，坦白說如果有用老早就成功了吧？還用得著年年月月不斷遊行示威嗎？大概又是找水魚「科水」了吧？又或是讓那些大學生自我感覺良好，反正就是沒用。

可是我的心開始想她了。

想起唇紅齒白的她，她那對深褐色的眼珠，吹彈可破的皮膚，修長的手指，還有人中左邊的小痣，簡直美得不可方物。

我和她就這樣透過Whatsapp聊著，日子過去，到了928那天，全香港人都知道發生甚麼事，我在家中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找了整整半天也找不到她，whatsapp又沒Online, 我心裡著急，可是自己也只得做IES,只好忐忑不安地一邊打電話給她，一邊做IES,結果錯漏百出，單是執漏都用了三小時，第二天上堂時一直在補眠，還好大部分老師都罷課，不然準被人罵個半死。下午六時，她終於回覆我了。

Giovanna: 沒甚麼大礙，只是發燒而已，不用掛心。

我頓時心頭大石都下了，有一種輕鬆自在的感覺。

---

我有一種輕鬆自在的感覺，我躺在床上，聽著主人交給我的Mp3, 眼睛隨著聲帶的引導張開和閉上，呼吸漸趨平和，無憂無慮的感覺真的很美好，亦只有主人才可以給我這種感覺。

突然，電話響了。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 3

「傻妹，有無聽我比你嘅mp3啊？」是主人的聲音。「有。」我還未能從聲帶帶給我的平靜中一下子清醒過來，腦袋一片混沌。「Dak。」突然，主人發出了dak一聲，快感從陰道席捲至全身，這是我從未有過的感覺，全身就像浸於主人帶給我的溫暖之中。「嗯.....」我舒服得低聲呻吟著。「DakDakDakDak.....」話筒內傳來主人的彈手指聲，主人每彈一下我便越接近性高潮，只是無論如何我都無法到達那憧憬已久的天堂。

「快點！」我試圖希望主人可以讓我得到更多的快樂，長期處於高潮邊沿使我的體力急速消耗，我喘氣，身心都渴望得到快樂。

陣陣快感在陰蒂由內而外散發出來，比自慰更加舒服，也更加長遠。「你做得好好，記住只有聽我嘅說話你先可以安心同放心，同埋得到你夢寐以求嘅快樂。」主人說罷便掛了線。只剩下我一人躺在床上享受快感的餘韻，忍受無法高潮的痛苦。我嘗試用手敲了敲貞操帶，希望可以令自己接近高潮多一點，可惜不得要領，只好忍著那種不足以達到高潮的快感，整夜難眠。

---

9月30日放學，我去了金鐘找Giovanna。她剛病好就到了金鐘留守，不知何故，我覺得我需要去看她。我們在金鐘地鐵站出口會合，一起向演藝學院方向行，沿路有很多人，大家都很和平，完全沒有幾天前警察暴力對待市民的痕跡，有些大學生負責派發濕毛巾，有些穿著校服的女學生在分派食物，亦有人在唱歌，感覺很好。走到石壘邊，Giovanna輕而易舉爬了下去，轉身向我伸手，扶我下去，然後再沒有放手。

走到演藝學院附近，天氣很悶熱，加上她拖著我的手，使我緊張得很，心如鹿撞，不知如何是好，結果渾身是汗。「海晴，你做咩成身汗架？好熱？你等一等我。」Giovanna輕輕用姆指背擦擦我臉上的汗珠，接著便向金鐘方向快跑，不久後拿著一條濕毛巾回來，我們走到一條天橋上，這裡離「大台」很遠，沒有甚麼人，Giovanna叫我趴在她的身上，她撥起我的T-shirt,

用濕毛巾幫我擦背，粗糙的毛巾過我背脊的毛孔，麻麻的興奮感覺像電流般流遍全身，我的臉貼著她那早已被汗水沾至濕透的海軍藍色系Tee,

濕濕暖暖的汗水讓我有被愛的感覺，「你都成身汗，又辛苦左成日，不如啱下啦，唔洗幫我擦背啦。」

我說。「你舒唔舒服？」她問。我感覺到我的臉熱得發燙，小聲說：「好.....好舒服。」「這就可以了，我好鍾意見到你舒服.....」她用手指彈了我的胸圍帶一下，又道：

「想唔想更加舒服？」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 4

她用手指彈了我的胸圍帶一下，又道：「想唔想更加舒服？」

她輕輕向我的耳朵噴氣，把我弄得心癢癢的，可是.....「我怕其他人會見到啊。」我答。「你唔需要諗有無人見到，你只需要記得我可以令你好舒服就得喇。」她的聲音就像來自撒旦的試探般勾起我的慾望，又將沒拿毛巾的手伸進我的衫內，撥開我的胸罩，玩弄著我的乳頭，我感覺到乳頭好快便硬了，好興奮，好想告訴全世界我覺得好舒服，這想法令我尷尬死了，只好忍著不發出任何聲音。「你呢個迷亂嘅眼神真係好性感，好可愛。」Giovanna吻了我額頭一下，「個天好似想落雨咁，走啦我地。」Giovanna替我整理好衣服，拖著我步回金鐘廊附近，就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只有我那張紅潤的臉和底褲上的濕潤洩露了端倪。

貞操帶的邊緣流露出我對主人的渴望，這幾天我過得簡直生不如死，沒有主人的允許我就無法得到快樂，這使我十分痛苦。

好不容易才到了和主人約會的日子，望到主人的笑容我便感到無比的溫暖。

主人解開了我的貞操帶，替我洗澡。主人把帶有淡淡花香的Crabtree沐浴露抹在我的身上，當主人碰到我的乳頭，腰間和妹妹，我便不禁呻吟起來，發出美妙的聲音。主人很用心地替我擦乾淨大小陰唇的污垢，不時碰碰我的陰蒂，每當主人碰到我的陰蒂我便興奮得渾身發抖，主人看到我陶醉的樣子，露出滿意的笑容。

洗澡過後，主人將我抱到床上，吻了我的乳頭一下，然後拿出震蛋，放到我那早已氾濫成災的陰道，「啊！！！」長久以來積壓的慾望終於找到發洩的出口，我大叫起來。

「快到高潮時便告訴我。」主人說。她用繞有趣味的眼神看著我不斷地呻吟，頭髮亂七八糟，身上香汗淋漓，像一隻待宰的綿羊般身不由己，被主人，被震蛋控制著我的七情六慾，這刻可以帶我上天堂，下一刻亦可將我掉到地獄。

「快到了，快到了。」我高聲歡呼，全身到期待著高潮，我激動得眼角流出一滴淚水。忽然，主人把震蛋從我體內取出，我喘著氣，就像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車輛突然被迫停下一樣，我嘗試夾緊雙腿擠壓陰蒂以得到快感，豈料主人把我雙腿分開，手指探進我的陰道，取出一些蜜汁，放進嘴巴吮著，說：「海晴的味道甜甜的，好好味哦。」接下來的時間，主人不斷輕輕把手指放進我的陰道取出蜜汁吮著，對我來說就像提油救火一般，把我的慾火燒得越趨熾熱，我無助的看著主人，可是主人都不為所動。

最後，主人更用沾滿我的汁液的手指玩弄我的乳頭，使我不禁嬌呼連連，主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引起我的慾望，卻不給我發洩的機會。

「想要？求我啊。」主人冷冷地看著興奮又難過得臉容扭曲的我，說。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想要？求我啊。」主人冷冷地看著興奮又難過得臉容扭曲的我，說。  
我看著主人，熊熊的慾火使我喪失理智，滿足慾望成了我唯一的想法。「主人求你比我丫。」我哀求主人。「要乜野？你講得出我就比你。」主人說。「我.....我想要.....」儘管下身濕漉漉得一片狼藉，儘管身心都渴望著高潮的到來，可是一直以來的道德規範和禮教束縛使我難以將我的慾望宣之於口。主人把玩著我的陰蒂，讓我舒服得閉上眼睛，快感就像涓涓流水一般洗滌我的身心，我緊張得掙緊拳頭，我必須用盡所有體力來承受這麼大的快樂。

「仲係唔講？我總有辦法令你開聲求我。」說著，主人拿出一支電動按摩棒，調至最細程度，放進我的陰道，又趴到我身上，用自己的乳頭摩擦我的乳頭，給了我一個法式親吻，我舒服得按捺不住。終於，我向主人說出了渴望被愛的需求。

「我.....我.....」礙於主人一直在和我接吻，我無法發出聲音，只好繼續忍受快感，全身都沾滿了汗水。

又過了好一會，主人終於不再親吻我了，我趕緊告訴她：「求主人您給我高潮！」幾乎是尖叫出來。主人二話不說，馬上從我的陰道取出按摩棒，又將她的手指放進我陰道，不斷地刺激我，最終我大叫一聲，洩身，潮水一瀉千里。

「多謝主人。」我嘆了口氣，十分回味。

「想停？無咁容易。」主人將電動按摩棒調至最大馬力，放進我的陰道.....

「啊！！！！」

Giovanna沿路沒有說甚麼話，只是默默地拖著我的手。我在想，到底我們剛才是不是瘋了？但她真的帶給我前所未有的舒坦和安心，彷彿回到兒時媽媽的懷抱般。

突然，天空下起傾盆大雨，Giovanna走到路旁問義工拿取兩件雨褸，一人一件。我不小心把自己那件弄爛了，Giovanna二話不說，將自己的雨褸穿在我身上，拖著我跑到行人天橋，她全身都濕透了，那件系Tee早就像濕漉漉的人皮一般撻在她的身上，我不忍心，於是從書包取出我的外套披在她身上。

「唔洗啦，我著左咁你就凍架喇。」Giovanna邊說邊打算把外套還給我。「我唔想見到你病。」我捉緊她雙手，不讓她脫下外套。

她看著我，四目交投，她的眼睛就像一對極罕有的寶石一樣使我眩目神迷。

「好啦，咁我之後再還比你啦。」Giovanna屈服了。

走到IFC，到處都擠滿了人，我到M記買了兩個漢堡包和兩杯熱奶茶，IFC冷氣太凍，加上Giovanna本身就渾身濕透，她的手一直在發抖，拿不穩奶茶。「我幫你拎住啦，你慢慢飲。」我說。Giovanna微微彎腰喝著奶茶，淡淡一笑，說：「我係唔係好無用？連飲杯奶茶都要一個妹妹幫。」「唔會啊。你都係將件雨褸比左我先搞到自己咁啫。」我覺得她人真的很好。

到底她是不是喜歡我呢？

如是，她今晚會不會跟我表白呢？

如不是，她剛才又為何.....

想著想著，我的臉就紅了。「你臉紅，唔知點好咁果個樣真係好正。」她笑說。

我接不下去，只好報以一笑。

吃罷，Giovanna給了我數百元乘的士回家，表示地鐵人多，恐怕不知要等多多少班車才回到家。

「司機，麻煩你將個Air-Con調高啲溫度丫，佢啱啱淋過雨，我唔想佢再凍親。」她替我截到的士後，如此吩咐司機。

坐在的士內，我的心跳得很厲害，覺得她真的很體貼，簡直是我期待已久的神級女友，只是.....

她真的喜歡我嗎？還是只把我當成小妹妹看待？

她再找我時我又該如何應對呢？

不過我這些憂慮都是多餘的，因為自那天之後她再也沒有找過我。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清醒過來，發現自己浸在浴缸中，水溫適中，很舒服。

「醒了？」主人步向浴缸，問。

「嗯。」我弱弱地答，連續的高潮使我耗費不少體力，雙腿稍稍郁動都會刺激到還是十分敏感的下身。

主人在浴缸倒了些薰衣草沐浴露，很香。主人走到我身後，用手將浴缸的水淋到我的鎖骨，暖暖的感覺。「咪埋眼啱下啦，我知你都好叻架喇。」主人一邊按摩我的肩膀，一邊說。「主人.....」我嘆了口氣。「乖，啱下啦，我會幫你沖乾淨涼。」說著，主人用手合上我的眼睛，雙手開始從肩膀，乳房，肚子，再到手臂，然後回到肩膀，不斷慢慢地打圈。淡淡花香加上主人的愛撫，使我漸漸放鬆下來，每當主人的手碰到我的乳頭時更會捏它一下，試圖勾起我的慾望。「妹妹又流口水，海晴你真係好曳。」主人從我的陰道取出一點花蜜，抹到我的臉上，「舒服嗎？」她問。「好舒服。主人令我好舒服。」我答。「舒服就好，我真係好鍾意見到你好放鬆好舒服嘅樣，就好似任我擺佈咁。」「主人.....」「Shu。唔好出聲，好好啱下。」我張開眼睛望向主人，她笑了，她人中上的小痣就像會動似的，比她的雙眸更令人著迷。

Giovanna整整一星期沒有再找我。

難道她真的旨在玩弄我的身體？可是如果她對我真是一毫無眷戀之情，又為何把身上的兩襖都給我穿？又或是何以會給我錢搭的士回家呢？難不成她把那些的士錢都當成嫖妓費用？

我想不懂。我只知道每晚洗澡時我總不自覺地用濕毛巾擦背，然後幻想自己正在她的懷內恬靜地休息，無憂無慮；或是在臨睡覺時用指頭按摩著乳頭，逐漸急促的心跳使我分不清這是我的生理反應還是對她的掛念之情，腦袋就像被火燒一樣，理智慢慢被條件反射式的自慰所取代。

可是，無論我怎麼努力都好，我都得不到她給我的感覺，總是差一點，但我說不出是甚麼，彷彿在心深處缺了一角似的。沒有她，我再也無法感到滿足，生理如是，心理如是。

我的七情六慾就像都被她控制住，使我動彈不得。；我日日夜夜都在想她，彷彿一隻被主人遺棄的小狗一樣。

一星期轉眼過去了，除了在睡前用手指摩擦乳頭所引起那熟識的快感外，我開始覺得那天的事只是一場綺夢，但被我珍而重之所保留著的即棄兩襖卻無聲地告訴我事情確確實實發生過。

「海晴，你最近點解好似撻左份會咁？」又是Happy Corner,

Jenny問我。「Giovanna無再搵我喇，我到底做錯左啲咩？點解佢要唔理我.....」想到這裡，我實在悲從中來。「可能佢搵到另一個補習學生呢？算啦，香港人就係咁功利啊。」

Giovanna,你真的只想當我的補習老師嗎？

還是你將我當成即棄兩襖般用完即棄？

此刻，我只想你親口將你心中所想如實相告。

Jenny對我的失魂落魄好生奇怪，是的，她根本不知道我喜歡女人，不知她知道後反應會如何呢？繼續和我做朋友？還是疏遠我呢？

不管怎樣，Jenny放學後興致勃勃找我打邊爐，雖然我胃口很差，心裡總是記掛著Giovanna，但為免在Jenny面前有異樣而引起她的疑心，只好盡力吃了少少就算。

由於Jenny住在九龍，所以吃過火鍋後我一人乘紅Van回家時更覺孤寂。當紅Van駛近山城大學時，我呆望著屹立於山城的水塔，想起了她。

電話突然震動，我接了線，話筒內是我午夜夢迴都記掛著的聲音。

「你做緊咩？」

「搭緊Van仔翻屋企，就到你間大學。」

「韋海晴，你同我即刻落車，然後去CC can！」

??!!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司機四條柱有落！」我的叫聲幾乎驚動了整輛Van仔的人，有些正在憩睡的乘客被驚醒後向我投以不悅的目光。司機來了個急煞車，我趕快下車。

「小妹妹，搭Van仔唔係到左站你先施施然叫有落架.....」司機的不滿在我下車後仍清晰可聞。其實我不清楚CC

Can在哪，山城這麼大，要找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找到，那些大學生又去了佔中，半夜的大學靜得似是一個鬼域。到底她在想甚麼？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這刻的我就像在漆黑中迷路已久，幾乎喪失性命之際找到一點亮光的人一般，深信只要找到她，一切就會好起來。為免費時失事，我用電話Google了CC

Can的大概位置，然後向山腳方向走，我都不知是那來的勇氣，一個女孩子竟然有膽在半夜的山城走路，也許就是有著一股傻勁吧。

好不容易才到了CC Can,

我竟然看見她一個人悠然自得地食夜粥。「你食唔食粥？」她問。「我唔餓。」我覺得自己被她擺了一道。半夜叫我來找她就是為了來看她食夜粥？她到底當我是甚麼？一隻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狗？「食啖粥啦，我知你肚餓架喇，唔好死頂啦。」說著，她用匙羹從自己那碗粥取了一些粥，餵給我食。「唔要皮蛋。」我被她的舉動弄得漲紅了臉，怒氣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被暖暖的情意所取代，我的心咚咚的狂跳，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躲在她的懷內撒嬌。「好啦，唔要就唔要，剩係食粥好唔好？」她溫柔地說。我張開嘴巴食粥，我口裡細細品嚐著那一口粥，想到她剛剛吃過這碗粥，心像觸電般麻了一下，這感覺好奇怪，可是好舒服。我伏在她的肩膀，嗅著她的氣味，是淡淡的薰衣草味，好放鬆好自在。「好唔好食啊？」她狡黠地問。「好食。」我嘴角流露出甜甜的笑意。「當然好食啊，CC

Can啲夜粥好出名架。」她裝作聽不懂。「你知我唔知講呢啲架。」我扁嘴撒嬌。「傻妹，瞇埋眼先啦。」她伸手合上我雙眼，就像小時候媽媽氹我睡覺一樣。「做咩啊你又？我真係好怕一瞇埋眼就再見唔到你.....」這個星期對我來說太難過了，實在我不想再經歷這些痛苦。「信我，瞇埋眼先。」她左手捉緊我的雙手，又道：「放心。」

她雙手好溫暖，她的體溫由她的雙手傳到我的手，是一種化不開的甜蜜，讓我倍感安穩。我閉上眼睛，小聲說：「你真係唔呢我先好。」她沒有作聲，忽然我的嘴巴被人撐開了，接著一陣暖流流進我的口中，直進我的心窩。

她用口餵粥給我食。

她的嘴唇像我想象般水潤，我被她的吻誘惑得全身燥熱，那條水嫩的蛇在我口腔內游走，我雙手抓緊她後腦的髮絲，舌頭凌遲她口腔的每一處，渴望吸盡她所有的芬芳。我的白色校裙被汗水沾至微濕，她的黃色Soc

Tee亦散發著她那香得讓嗅者心搖神蕩的汗味，勾引了我的慾望。她用膝蓋磨擦著我的下身，那種又舒服又難受的感覺教我欲罷不能，與她對望，彼此的眼神都帶著被情慾所填滿的迷亂，四周籠罩著隨時都可能勾起天雷地火的曖昧。

「舒服嗎？」她問。

「姐，我真係好舒服，我未試過咁舒服，但係.....」CC

Can燈光太亮了，害我有種被人看穿的感覺，我真的好怕被人看見，社會會接受這樣的我們嗎？

「舒服就好。」她也一臉陶醉，伸手揭開我的校裙，向那神秘的地方進發。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縮開你隻手啊！你到底當我係咩啊？」我將她推開，儘管我真的好喜歡眼前這個女人，儘管我的理智幾乎被濃濃的情慾所取代，可是我實在難以看清這個女人做事背後的動機，這刻的她如此寵我愛我，下一刻又會不會正如之前一樣拂袖而去呢？

她縮開了手，用憐惜的目光看著我，雙眼通紅，久久說不出話來。「無野好講啦？Giovanna Chan, 你要搵食就上Butterfly, 唔好搵我。」我走出CC can, 正要前往火車站才驚覺尾班車已開出，自己不但衣衫不整，而且身上的金錢早已在食火鍋時用得七七八八，不足以截的士回家，可是我實在不想回CC Can找她，只好走到未圓湖邊的長凳坐下。茫然若失，不知如何是好。

洗澡過後，我穿好衣服，和主人到她家附近的大快活食晚飯。

「你黎緊M, 唔好飲凍檸茶啊。」我提醒她。

「知啦，我飲熱檸水囉，滿意未啊傻妹？」說著，主人摸摸我的頭，愜意得笑了。

晚飯後，主人和我坐在大快活，她若有所思地看著我。「Giovanna, 我係唔係做得唔好？你唔想要我喇？」我好怕主人會捨我而去，我等了整整17年才找到一個像她這樣令我光看見她就心搖神蕩，渴望被她所佔有的人，我實在不敢想象沒有她的日子該如何走下去。不要離開我，求你不要離我而去！

「唔係，我只係諗緊我會唔會做得唔好令你唔開心，望見你因連續高潮而不斷休克同蘇醒，你痛苦嘅眼神令我響心裡面問自己係唔係做錯左。」，Giovanna用手掌托著額頭，輕輕一掃自己的頭髮，又道：「我覺得我地真係有設立安全語嘅必要，我希望你知道我永遠會將你嘅感受放響第一位。」雖然Giovanna只是淡然地說出這些話，但我從她額上的那層薄汗中可以得知她真的好緊張。「唔需要，我信你唔會傷害我。」我捉緊她雙手，希望透過溫度的傳送令她感受到我對她的信任，讓她有安全感，就像那天她在CC Can握緊我雙手一樣。

她望著我，沒有作聲。

步出大快活，走到西灣河的海邊，日月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大概一年前於這裡被斬，當時好多香港人在facebook

share有關消息，又發起藍絲帶運動云云，好像很緊張新聞自由似的；又或是雨傘運動時，好多香港人都把facebook, whatsapp,

instagram的icon轉成黃絲帶，又到佔領區拍照打卡，說甚麼民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更不用說同志遊行時有不少人在Facebook上share

HOCC的照片，道貌岸然說支持同志，可是當發現身邊的朋友是同志時卻投以一個嗤之以鼻的眼神... ..其實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是人人平等，不是新聞自由，更不是民主自由.....

而是趁墟。

我和Giovanna都是很女性化的Lesbian,

在海邊撓著手散步，享受著拂臉的晚風，就像一對好閨蜜，沒有人會發現，也沒有人會留意，就這樣大隱隱於市。

到底當別人發現了我們的秘密關係之後會如何看待我們？我實在不敢想象。

「做咩？」Giovanna看見我憂慮的神色，問。

「點解我好似越黎越睇唔到我地嘅將來咁？」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暮色如水。

山城大學的湖水波平如鏡，四周靜極了，我呆望著湖中月亮的倒影，聽著蟲鳴聲，這夜有點冷。這趟可好了，幻想中的告白場面頓成泡影也就罷了，但這刻連如何回家也成問題。韋海晴啊，韋海晴，怎麼你老是這樣蠢，總是所托非人。

隨意在地上拾起一塊小石頭，擲向未圓湖，小石頭撲通一聲過後便直墜湖底，絲毫沒有動搖到湖面原有的平靜。也許我之於Giovanna就像那塊小石頭一樣，我的出現充其量亦只為她的生活帶來「撲通」一聲，之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和她之間所經歷的事亦像從未發生過一般。她給我的感覺好奇怪，該怎麼說才好呢？小時候去表姐的家玩，有一次輸了遊戲，兩位表姐要將我卷在棉被中扮熱狗被她們拍照，不知何故，我覺得被棉被卷著動彈不得的感覺好愉快，無論我如何活動四肢都依然不得要領的感覺好舒服，我傻傻的望向相機鏡頭，身不由己的狀態令我好興奮。「你地搞咩野啊？快啲放開海晴！」姨媽走過表姐房間時瞥見我們的「遊戲」，嚇得連忙著表姐把我解開，我很想告訴她其實我真的不介意，甚至好高興被表姐這樣對待，但我隱隱覺得這種想法是不該有的，所以還是把說話吞下肚子就算。自此以後，表姐再也不敢和我玩這些遊戲了，我只好每晚睡覺時用棉被把自己卷住來重溫當日的美妙，雖然被束縛的感覺還差一點，卻足以使我睡得既香甜又安穩。

30號那天，當Giovanna幫我擦背時，我又再感受到那種久違的感覺了。

後方的腳步聲打破了漆黑的寂靜，也將我從回憶中拉回現實。

我回頭一看，是Giovanna。

「山大夜晚交通唔方便，不如我陪你翻屋企啦。」她說。儘管我很想裝作冷酷對她說「None of your business.」，可是如何回家確是我當前最大煩惱，所以我只好忿忿不平地小聲說：「哦。」我跟著她走到山大Business School旁邊的的士站，還好有的士，不然真的要在山城過夜兼餵蚊。

「粉嶺丫唔該！」Giovanna如此吩咐司機。「小姐，粉嶺咁鬼大我點X知你去邊啊？」晚上的司機總喜歡將自己當成皇帝。「聯和墟。」我說，畢竟Giovanna是港島人，不知粉嶺其實很大也正常。深夜的公路幾乎沒甚麼車輛，車上只有收音機發出的聲響，車外的路燈映在Giovanna的臉上，她那輪廓分明的臉在路燈得照射下煞是好看。這星期來，記掛她使我每晚都睡得不好，我忍不住呵欠連連。

「叻就伏係我膊頭啲下啦。」她說話時半眼也沒有看過我。

「唔洗啦。」我說得淡然，可誰也聽得出是晦氣說話。

「我叫你伏係我膊頭啊。」她語氣變得強硬，用手把我的頭放在她的肩膀上。

「都話唔要咯！」我繼續發她晦氣，把頭縮開，我不想讓她覺得我是那些很容易便可得手的女孩子。

「後生女洗唔洗咁癡纏啊？拖友黎架？我後生果陣邊得黎咁多豆腐婆丫，而家啲細路真係.....」司機喋喋不休地說著那些恐同言論。

雖然那些說話很難聽，不過這樣一來，她也就默不作聲，不再嚷著要我伏在她的肩膀了。難得清靜，累透的我不期然進入夢鄉。

「喂！到喇！」Giovanna搖著我的手臂，我醒過來，步出車廂，Giovanna臨關上車門時對司機說：「我係鐘意女仔啊，佢的確係我女朋友啊，所以呢？」

司機似乎料不到Giovanna有此一著，不懂該給甚麼反應，連忙關上車門，駛得遠遠。

直到到達我家門口為止，我們再也沒有說任何話。

「呃.....再見。」我和她道別。「其實你屋企附近有無車可以出到港島？」她面有難色地問。「好似無喎，你翻宿咪得囉。」我沒好氣地說。

「點解你會覺得我有宿住？」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將來嘅事有邊個知，最緊要係無論發生咩事都好，我都會係度。」說著，Giovanna用力拖著我的手，不準我離開她。

「主人.....」我欲言又止。「Dak!

」主人彈了一下手指，我瞬間到達高潮，雙腿一軟，登時倒在主人的懷內。「主人.....你話過.....你講過架.....」我喘不過氣，「你話過係公眾地方唔會咁做架。」我興奮得眼角流出一滴淚珠。「你都應承過我將你嘅所有野交托比我啊，」主人朝我的耳洞噴氣，又舔著我的耳朵，我感到下身開始濕潤，心跳加速，有了渴望的呻吟。主人迷離的眼神帶著笑意，用沙啞的聲線在我耳邊說：「邊個叫你咁唔聽話，呢啲叫做小懲大誡。」「我好想要.....」我別過面說。「好，我比你，幾多我都比你。」主人吻了我額頭一下，着魔似的不斷彈手指，我被下身的感動沖昏頭腦，在主人的懷內享受得眯起雙眼。主人滿意地笑了一聲，柔聲說：「我而家就要將你食落肚。」

「點解你會覺得我有宿住？」她睡眼惺忪，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

「你無宿住做咩咁夜仲係山城？」她到底甚麼葫蘆賣甚麼藥。「教補習啊，跟住打比你叫你過CC Can諗住見陣你，點知你又發脾氣，我咪企係上面等你囉，結果搞搞下連屋企都無得翻.....」，她揚一揚手，又道：「是但啦，我問下組媽可唔可以比我屈一晚蛇啦。」說著，她轉身步向升降機。

「你入黎啦。」我叫她進屋。「你唔怕你爸爸媽媽發現咩？」她停下腳步，回頭問我。「咁唔通要你訓街咩。」畢竟沒有她我這晚恐怕要在山城餓蚊，我實在不忍要她半夜才四處找人借宿，渾然忘記了害我半夜在山城差點回不了家的始作俑者正是她。「咁.....」她望着我。「入黎啦，唔好諗咁多喇。」我拉着她的手，將她拉進屋內。「你啲屋企人呢？」她輕聲問。「唔洗咁細聲，啊爸啊媽去咗澳門玩，後日先翻。」我真的不敢想像如果他們在家到底此刻會是何等光景，半夜三更帶一個陌生女人回家？！唉。「果間係你間房？」她從客廳指向我的睡房。「係啊。」「咁我訓上格定下格？定係你有其他屋企人？」「有一個家姐，前幾個月嫁咗，以前間房張碌格床佢訓上格我訓下格，佢嫁咗之後我將啲書放曬上上格，所以今晚你訓下格啦。」是的，我有一名姐姐，全世界只有她一個知道我的性取向，而且很支持我。「咁你呢？」她好奇地問。「我訓疏化得啦。」Giovanna這個大小姐肯定睡不慣沙發，那就我睡沙發好啦。

「訓疏化會訓壞腰骨架，」她憐惜的望着我，用食指托起我的下巴，又狡黠地道：「同理.....乜你唔想同我訓咩？」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並唔係你諗到咁隨便架囉，okay?

」我板起臉孔看着她，其實我真的好想跟她睡在一起，那個場面早已在我的腦海裡上演了千千萬萬次，只是當現實中真的要發生時，我卻步了。她沒有說話，逕自伸手將我校服上的鈕扣解開，然後除下我的純白底裙，我舉高雙手好使她更容易將之除下，她笑意漸濃，說：「湖水綠色嘅Bra，我真係好鍾意，點解你嘅所有野都可以咁可愛？」她熟練地從後解開我的胸罩後扣，我的胸脯，我那粉紅的嫩尖就在她面前展露無遺，她把玩着我的櫻桃，幻變出不同的形狀，我低聲呻吟着，攬着她的後腰，我們彼此渴求着對方的身體，喘息聲呻吟聲在屋內迴盪。她將我抱到睡房，把我壓在床上，又是那種動彈不得的感覺，好舒服。她的鼻息噴到我的臉上，癢癢的感覺引發出更大的欲望，我拉底她的頭湊上自己的唇，迷亂的閉上眼睛，她脫下我身上最後的防線，粉紅色的下身因黏液流出而散發出閃閃的微光，透露着讓Giovanna眩目神迷的處子氣息。Giovanna輕輕一舔我的陰蒂，一下觸電的感覺由下身散發至全身，給了我前所未有的美妙，我咬緊下唇，生怕尖叫聲會把鄰居吵醒，Giovanna把我的陰蒂含在嘴裡用舌頭把玩着，好不舒服，令我感到非筆墨所能形容的舒坦，同時亦有一種似是想尿尿的感覺。「等一等，我想去廁所啊。」我不想在她面前尿床。「你覺得想小便？」她滿意地笑着問。「嗯.....」我快要忍不住了，試圖推開她，可惜身體早已蘇麻的使不出力氣，只能任由她擺佈。她知道我快要尿尿，竟然更加用心舔我的陰蒂，我的尿尿感在她的挑逗下越來越強烈，眼淚都湧出來了，「放開我，求下你比我去廁所啦，我真係要瀨尿喇！」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感覺下身突然有一下前所未有的快感，使我好像到了天堂一樣。我放鬆了剛才皺得緊緊的眉頭，很是回味。

「妹妹舒唔舒服？」她喘着氣問我。「好舒服，不過點解同V有啲唔同嘅？」我閉上眼，剛剛真的好舒服。

「性高潮同VV你都唔識分，你真係好蠢。」她取笑我。

「咁就請姐姐你就盡力教好我啦。」我望着她，她即時會意，繼續用嫻熟的舌功安慰我那未經人事的妹妹，

隨着不斷的高潮，陰蒂越來越敏感，最後幾乎一碰便可達到高潮，「夠啦.....再係咁我會死。」我告訴Giovanna, 之前一直強忍着不叫出聲已令我把下唇都咬破了皮，我不想明天連走路也成問題。

Giovanna用口啜了一啖我下身流出來的情慾證據，吐進我的嘴裡，說：

「你肯吞咗佢我今晚就放過你。」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主人滿意地笑了一聲，柔聲說：「我而家就要將你食落肚。」

「主人.....」我的體力早在剛才消耗得所餘無幾，儘管心裡很想要，但身體實在受不起更多刺激。「傻妹，我講笑炸。再係咁你會死。」主人撐扶着我行到小食亭的座位坐下。

「其實我地幾耐未試過行街睇戲食飯？」主人問。「唔記得喇.....」我真的想不起上一次和Giovanna像尋常情侶拍拖到底是何時的事，究竟我們除了互相滿足對方的情慾之外還有甚麼？「不如我地下次去行街丫？」主人似乎興致勃勃。「唔洗啦，你真係想咩？」連我自己也無法想得通我和Giovanna是甚麼關係.....說是Sex Partner? 我們除了性之外都有不少很甜蜜的回憶吧。說是真正的Partner? 正常Les Couple就算沒有「有咗」的煩惱也不至於像我們這麼次數頻密吧？在主人心底裡，我到底是如何的一回事？我不想弄清楚，我只知道我韋海晴就只有她一個主人，沒有她，我也就失去自己了。「我計過喇，你都就黎黎M,我唔想再好似之前咁衝紅燈，搞到你唔舒服。不如我地去行下街啦，我知你其實一直都好想去啲文青Cafe食野，我陪你去啦。」她露齒而笑。「你又知我鍾意啲文青Cafe?

」我想不起我曾向她提及這個想法。「我見你follow咗佢地個Instagram,又成日like佢地啲post咪知囉。」說著，Giovanna用食指頭敲了我的額頭一下。「咁你都唔洗專登陪我去嘅.....我知你對呢啲野根本無興趣。」我嘟起嘴，望向Giovanna,翹着她的臂彎，又道：「我以後會更加乖架喇，唔好唔要我丫。」我急得快要哭出來。主人呀！難道你已經不再需要我，想在分開之前還我一個心願？也許我想得有點遠，可是我真的好害怕主人捨我而去。

「乜原來我真係令你咁驚架？哈，睇黎我呢個主人都做得okay啲。海晴，我係真心希望你係呢一段關係入面得到滿足，唔只係性慾方面，我希望你成個人都係屬於我。」我伏在主人的肩膀，嗅著她的髮香，這種被主人所需要的感覺好幸福，主人伸手抹乾我眼角的淚，又說：「傻妹，唔準咁眼淺，我唔鍾意見到我嘅女仔噉。」

「你肯吞咗佢我今晚就放過你。」Giovanna冷冷地說。

我用舌頭把玩着口中那情慾的津液，沒甚麼味道，淡淡的，黏黏的，好奇怪。雖然這是從我身體流出來的，但我始終覺得很髒，不想吞下，我對Giovanna搖搖頭，正想起床到廁所漱口，豈料Giovanna洞悉我的意圖，早我一步，按着我的雙手，用牙齒研磨我那通往極樂的按鈕，早已十分敏感的按鈕哪裡受得了這些刺激，「啊！」隨着我的叫聲，妹妹再次一瀉千里，我亦在不留神時把那津液吞下了。那按鈕就像會跳一樣震動着，我夾緊雙腿，希望可以透過擠壓它以得到更大的舒坦。Giovanna把我的右手放到我兩腿之間，用挑逗的聲線說：「用手玩妹妹會更加舒服架。」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仲.....可以.....再舒服啲？」連日睡得不好，加上剛剛耗費了大量體力，我已經累得呆呆滯滯，半晌都未能反應過來。「咁樣.....」，主人捉住我的右手，用它按着我的陰蒂。噢！這感覺好美妙，如果剛才的高潮是山洪暴發，現在就一定是涓涓流水。我望向Giovanna，她的眼神流露出異樣的神彩，我雖然不明白她為何會叫我玩弄自己的妹妹，但我知道我這樣做會令她高興，於是我不斷玩弄妹妹，用春意盪漾的目光將我的喜悅告訴Giovanna。到最後，連綿不斷的快感已使我難以分清我玩弄下身的目的是為了討好她還是為了自身肉體上的歡愉。我們躺在床上，彼此之間距離很近，她拿起我那沾滿愛液的手，放到嘴裡吮着，含情脈脈地看着我，麻癢感由我的指尖傳到心頭，似是被微弱的電流刺激着，興奮得令我忍不住扭動自己的身軀。她在吃我的黏液？！「污糟啊，唔好食啦。」我告訴她。「唔污糟，好好味啊。」我實在不知怎樣回答她才好，只好摟着她，吻了她的鼻尖一下，在她那薰衣草的清香陪伴下，我好快便睡了。

「傻妹起身喇，再唔起身就變爛腳豬架喇。」Giovanna的叫聲把我弄醒了，步出客廳，看見飯桌上有涼瓜炒蛋，梅菜肉餅和金寶忌廉磨菇湯。「我唔你鍾意食咩，見你屋企有材料就整咗呢啲，你啱食架可？」她靦腆地問。「啱.....好啱啊。」真的沒想過她除了床上功夫了得之外，做飯也有一手。我吃着她做的飯菜，好有一種新婚夫婦的感覺，好幸福。「做咩眼定定望住我？傻咗啊？」她見我望她望得出神，打趣問。我頓時漲紅了臉，低頭繼續吃飯。「唔準剩係食蛋唔食涼瓜，小朋友唔可以偏食架，知無？」她把之前被我挑走的涼瓜夾進我的碗內，我試着吃一口，沒想到原來涼瓜不但不苦，更帶着一絲甜味。

早飯後，她本想負責洗碗，但我認為她剛才都做飯了，自覺應該負擔一部分工作，所以決定由我洗碗，她拗不過我，只好去洗澡。兩個人用不了多少碗筷，我很快便洗好了。從房間拿衣物到浴室給她替換，敲了若干下門，我沒甚麼耐性，逕自扭門而入，浴室內的磨沙玻璃門內隱約可見一個躺在地上的人影，我連忙把玻璃門拉開，只見Giovanna赤條條躺在浴室地上，頭髮還沾着洗頭水。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從西灣河回到家裡，我躺在床上，想起了我獻給主人的第一次，床單上彷彿帶着主人的餘溫，我輕撫床單，感覺到一股微癢的感覺由下身慢慢升上心頭，我摟着棉被，重溫和主人溫存時的感覺，用兩腿間那軟軟的地方磨擦着棉被，好舒服。

可是當我想起主人剛才的話，我又覺得十分慚愧，難道主人對我來說就只有情慾上的滿足？雙腿繼續磨着棉被，理智漸漸被情慾所取代，現在想這麼多有用嗎？下身的麻癢感使我萌生了將手指探進那神秘地方的念頭.....不！那是給主人留着的。我嘗試把手移開，只是不知是否心理作用，那弱點的顫動就像水波的中心點般將我慾望傳送至身體的每一個細胞，

席捲而來，躲也躲不掉。我深呼吸了一下，腦袋熱得發昏，手指終於踏進了那地方，我試着像主人寵愛我般玩着那地方，可惜無論我怎樣努力，身體都依然沒有甚麼反應。

這刻，我才真的明白主人對我來說有多重要。無論她讓我帶上貞操帶與否，我都無法靠自己得到高潮，我的高潮屬於主人，我的一切都只會屬於主人。

我們是甚麼關係又有甚麼所謂呢？最重要是我屬於她就足夠了。時下有多少個主人會只有一個M呢？恐怕不多了吧？而Giovanna卻除我之外再沒有其他的M,我應該感到安心的。

呆望上格床，想起了姐姐還未嫁人的日子，想起了姐姐一直以來對我的包容和忍耐，又想起了那天的事.....

姐姐，你還在生我的氣嗎？

希望你能明白主人對我的百般呵護，現在的我好幸福，就如我一直所憧憬着的一樣，任何事只需要聽主人的話就好了，甚麼事也不用想，多好。無論去哪裡都好，做甚麼事都好，只要有她，一切就會好起來。

我將身子卷在棉被中，彷彿被主人摟着般舒服和安穩，呼吸變得平和，進入夢鄉。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勉強扶起倒在地上的Giovanna, 開花灑用水將她髮上的洗髮水洗乾淨, 叫了她許多次都不醒, 還好尚有呼吸, 大概是洗澡時間氧氣不足而暈倒吧。我將她放到椅子上, 用毛巾替她抹乾身體, 當我大致上抹好了, 正要替她穿上衣服時, 我瞥見她的嫩尖硬了起來, 我望着那對被情慾染成深紅色的嫩尖, 她那白滑的肌膚, 雪白的胸脯還可隱約看到一些微絲血管, 還有她那弱弱的樣子昏迷中的她沒有了平日的強勢, 全身處於放鬆的狀態, 就像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孩子, 惹人憐愛。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裸體的女人, 和從前在xHamster看L

esbian Porn中的女人很不同, 應該是說.....Giovanna漂亮太多了吧。我望她的胸脯, 那些若隱若現的微絲血管彷彿在向我招手, 我的嘴巴不知何故分泌出很多口水, 我吞了一下口水, 雙手終於忍不住搓揉那兩個肉團, 她們又軟又滑, 彷彿是水做一樣, 還帶着Giovanna的微溫, 令我愛不釋手。肉團上的嫩尖散發着深紅色的光澤, 猶如可口的士多啤梨糖果般吸引我去品嚐她的味道, 我伸出水嫩的舌頭, 舔了那嫩尖的頂端一下。「嗯.....」呻吟聲從她的口中逸出, 她就像一個身不由己的玩具娃娃般任由我挑逗她那近乎完美的胴體, 儘管我的技巧顯得十分青澀, 但她的身體依然給予我誠實的反應。

「你做咩啊?」Giovanna慢慢蘇醒過來, 目光呆滯, 一時搞不清當前狀況。我沒有理會她, 只是繼續用舌頭撥弄她的嫩尖, 她的呼吸聲變得沉重, 試着用手抓住我後腦的頭髮以抵受強烈的快感。我將戰線拓展至她的下身, 她的妹妹早已濕得一塌糊塗, 我用手指捻着她下身的弱點, 她叫得更聲嘶力竭, 「就到喇! 就到喇!」她臉上寫滿了對高潮的期盼。我停下來, 看着她, 她大惑不解。過了一會, 我再次挑逗她的下身, 在她快要到的時候, 又停下來, 同樣的動作做了好幾次, 我想她真的抓狂了。終於, 她在我面前用手指玩弄自己下身的弱點, 還興奮得扭動身軀, 終於一瀉千里, 她整個人隨即放鬆下來, 嘆了口氣, 滿足地笑了。我拿起她那沾滿黏液的手, 放進口裡吮着, 總覺得比自己的多一分甜味。

「你唔係好怕呢啲污糟架咩?」她問。

「只要係由你身體所流出黎嘅, 我都唔會覺得污糟, 而且仲好好味。」我答。「真係? 講咗唔好後悔啲衰妹?」她問, 我向她點了一下頭。她聞言邪邪一笑, 朝我張開大腿, 說: 「尋晚我整到你咁舒服, 喺先你又玩得我咁開心, 而家係時候服侍翻我啦。」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 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和Giovanna去了位於佐敦某間樓上文青Cafe食晚飯。

「海晴，你想食啲咩啊？」Giovanna把餐牌遞給我。「你揸主意啦。」我說，能和她像對小情侶般拍拖吃飯已經令我覺得好窩心，餸菜方面就由她決定吧。Giovanna把侍應喚來，點了三文魚沙律，海鮮意粉，香草雞翼和薰衣草花茶。這些食物我都很喜歡，只是.....「你唔係有海鮮敏感架咩？」我問。「一早食咗藥打底啦，你鍾意食乜嘛傻瓜。」她朝我扮鬼臉，一副洋洋得意的樣子。

一如我所料，這間Cafe的食物挺好的，那壺薰衣草花茶更是整頓晚飯的亮點，花香淡而不膩，而且可以加上少許蜜糖調味，喝罷後花香依然在口腔裡久久不散，令人一試難忘。唯一敗筆大概是餐廳真係很應聲，話說得再細聲聽起來都十分響亮，而且餐桌由一些類似鐵皮的物料做成，桌上花紋凹凸不平，放置食物時間必須多加注意，所以我們吃罷便離去了，免得綿綿情話被旁人聽到。

我們由佐敦走到尖沙咀鐘樓，再沿着海旁走到尖東，陰冷的天氣從前總是令我倍覺孤單，現在望着身旁的那個她，只覺甜蜜。再由尖東走到紅磡港鐵站，我打算向她道別，豈料她陪我一起進入收費區，「你去poly果邊搭巴士唔會快啲咩？」我大惑不解。「傻妹，我今晚仲要翻山大搞埋份野，我送你翻屋企先啦。」說着，她又用食指頭敲了我的額頭一下。

坐在靜音車廂，我伏在Giovanna的肩膀，又是那從她身上散發出的薰衣草香味，和晚飯時薰衣草花茶的香味差不多.....只是，她的更有一種教我安心的感覺。

---

Giovanna聞言邪邪一笑，朝我將開大腿，說：

「尋晚我整到你咁舒服，啱先你又玩得我咁開心，而家係時候服侍翻我啦。」

我望着她的下身，粉紅色的陰部被情慾所沾濕，三角草堆也因有着高潮的證據而閃閃發亮，就像一朵嬌艷欲滴的玫瑰，我伸手翻開她的花瓣，輕輕捻了一下她的小豆，她全身抖顫，用迷矇的目光允許我伸出舌頭，為她輕舔小豆，我用凹凸不平的舌頭表面磨擦同她的弱點，她享受得閉上眼睛，嘆了口氣，整個人變得放鬆。我終於明白她為何常常說喜歡看見我舒服的樣子，原來看見心愛的人因為自己而感到放鬆和舒服實在令我覺得好興奮，「嗯，好舒服.....」她忘我地說着些引誘我繼續的話，我正想把頭縮開，用剛才的「過冷河」方法將她的快感推到顛峰，誰知她早已看穿我的企圖，用手將我的頭壓在她的下身，我幾乎無法呼吸，只好不斷嘗試叫她放開我，以及用手推開她，可惜不得要領，還好她很快便到了，壓在我後腦的雙手隨即放鬆，我失平衡倒在地上，她將我抱到凳上，自己則穿回衣服，拿起我放在書桌上用來做運動會啦啦球的紅色尼龍繩卷，笑說：

「用紅色尼龍繩真係好襯你白滑嘅皮膚。」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Giovanna拿起我放在書桌上用來做運動會啦啦球的紅色尼龍繩卷，笑說：

「用紅色尼龍繩真係好襯你白滑嘅皮膚。」

我不但沒有害怕，反而有點期待，Giovanna的眼神和表姐從前的一樣，那種渴望令我動彈不得的眼神，喚起了我那沉睡多年，對被人所操控的慾望！Giovanna將我的T-shirt和短褲脫下，再脫掉我的胸罩，道：「我都係第一次用尼龍繩，今次求其綁住先，下次買到啱用嘅再同你試下唔同綁法。」她用尼龍繩把我的雙手綁到身後，再將我雙腿分別綁在兩個凳腳，然後再把我的腰和椅背繫在一起。儘管我有點害怕萬一火警就死定了，但被她佔有的喜悅早在我腦海中炸開了花。我用楚楚可憐的目光望向她，她的笑意更濃，用手摸摸我的頭，說：「乖，只要你乖乖地就會好舒服。」我感到臉頰熱得像火燒一般，羞澀地點頭，她滿意地笑了，用尼龍繩磨擦着我的嫩尖，我的心跳漸漸加快，心神開始彷彿，閉上眼睛專心享受尼龍繩所帶給我的快感，「咁快就硬咗，睇黎你真係好舒服啲。」，我咬緊下唇不讓自己不爭氣地呻吟，昨晚的傷口又再次被弄傷，少許殷紅的鮮血由下唇流到下巴，就像我的渴望一樣慢慢地滲出來，Giovanna看到後更加興奮，說：「舒服就要講出黎，唔好死忍，我會令你無辦法再忍落去，你遲早都係要叫出黎，呢一刻何必苦苦掙扎，令下唇受罪呢？」她將右手放到我的下身，隔着小褲褲按摩我的妹妹，在小豆的位置輕輕刮着，左手則捻着我的嫩尖，嘴巴也沒閒着，細細的品嚐我的另一個嫩尖，我舒服得靈魂都快要出竅了，快感慢慢堆疊起來，可惜隔着小褲褲按摩小豆就如隔靴搔癢，我難受死了，「我.....我想.....除咗條底褲。」我痛苦地說。Giovanna像逗小孩子般對我說：「女仔唔可以咁無矜持架。」「不過小海晴好想姐姐你安慰佢啊。」我嚕嚕地說。「甚麼？」Giovanna裝作聽不到。「小海晴好難受啊.....」「聽唔到，講大聲啲。」「我係話，小海晴好辛苦，好想Giovanna姐姐你令佢舒服啲！」我放聲叫出心底的慾望，腦袋被性慾所填滿，只希望Giovanna能帶給我最大的舒坦。「唔係舒服啲，係好舒服。」說著，Giovanna到廚房拿了媽媽平日做飯用的剪刀，剪開小褲褲的兩側，小褲褲頓時成了一塊H型布塊，Giovanna揚起布塊，說：「原來小海晴舒服到流口水呢。」，然後用布塊勒住我的嘴巴，布塊上的情慾證據就被我含在口中，小海晴昨晚加上剛剛的口水好好吃，那鹹鹹的味道令我覺得自己好淫蕩，這使我很興奮。她含住我的下身，我舒服得發出美妙的聲音，「啊！我要去了！」我叫得很是銷魂。

就在我到達天堂的那一刻，家門外傳出扭動門鎖的聲音.....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Giovanna連忙將棉被蓋在我身上，然而說時遲那時快，門外人已開門進屋，瞥見睡房內的我們。是姐姐。

我嚇得發抖，棉被隨即掉在地上，姐姐看見一絲不掛的我被人用紅色尼龍繩綁在凳上，嘴巴被紫色小褲褲勒住，以及嘴角還沾着我的濕潤的Giovanna。

「啊妹，你做咩事啊？」姐姐大吃一驚，連忙走進睡房為我鬆綁，然後抓住Giovanna的衣領，朝她大罵：「你到底係邊個？係我屋企著住我讀U果陣嘅Hall

Tee係度搞我個妹？死妹釘，你等收律師信啦！」姐姐氣得七竅生煙，噴得Giovanna滿臉都是她的口水，Giovanna別過面，沒有作聲。「家姐啊.....」我試圖勸服姐姐。「你收聲！我仲未鬧夠！」姐姐目露兇光，我從沒見過她這麼生氣。姐姐又再一對Giovanna說：「小姐，我求你高抬貴手啦，我個妹今年得17歲炸，佢仲細，我求你放過佢啦。」說着，姐姐哭得梨花帶雨，跪在地上，泣不成聲。「家姐啊，唔好鬧Giovanna啦，我真心願意比佢.....咩架。」我嚕嚕地說。姐姐裝作沒聽見，繼續哭着說希望Giovanna可以放過我。我好難過，一個是我最尊的姐姐，一個是我最愛的女人，我真的沒想過會出現這樣的場面，只能不斷說：「家姐，係我錯，我知錯架喇，你唔好鬧Giovanna啦.....」Giovanna向我打了個眼色示意我別作聲，蹲下來告訴姐姐：「對唔住，你個妹仲好乖，只係我唔好，我以後唔會再騷擾海晴架喇。」她執拾個人物品，轉身離開。

我目送Giovanna離開，她臨步出我家門前依依不捨地看了我一眼，接着便走了，我呆望眼前的姐姐，平日強勢的她這刻看起來竟然如此無助，就像隻受了傷的獅子。「啊媽話佢同daddy去澳門玩兩日，怕你一個係屋企溫書悶，專登叫我過黎陪你，點知.....」姐姐望着我，雙眼哭得又紅又腫，「叻女啦，大個女啦，趁屋企無人就即刻搵個唔三唔四嘅女人翻黎搞搞震.....」姐姐說着，眼淚又開始流下來，「我接受到你鍾意女仔，但係你叫我點接受一翻到屋企就見到自己個妹比人綁手綁腳，個口仲要勒住條底褲啊？」我望見姐姐無助的樣子，心裡就像打翻了五味架一般，無言以對。

「點解你會變成咁架？你有無諗過你屋企人會有幾難過？」「家姐，我知錯喇。」我搖了搖姐姐的手臂，希望她可以原諒我，豈料被她手撥開，說：「唔好掂我啊！」

姐姐步出家門，說：「事態嚴重，我一定會同daddy講。」

我打算追出去找姐姐，然後全身赤裸的我根本無法出門，只能眼白白望着這個一直支持我，愛護我的人離開。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Giovanna把我送到家樓下，「翻到山大call一call我丫。」我告訴她，畢竟聯和墟和山大始終有一定距離，我有點擔心她。「okay啦，而家仲有火車翻到，好安全架啦。」Giovanna向我揮手道別，其實她不是第一次把我送到家樓下，但每次我看着她孤獨離去的身影，我就會想，那天她離開我家時到底有甚麼感受呢？望着她的影子在道燈的映照下漸漸拉長，我總覺得那天她一定十分難過。

回到家中，父母早已睡覺，客廳只剩下電視機發出的聲音，我隨手關掉電視機，逕自走進睡房，倒頭便睡。

一大清早起床，收到Giovanna的WhatsApp。

Giovanna: 啱啱搞掂份野，你過黎山大一齊落沙田睇戲好唔好？

「睇戲」，哈，我有預感看畢整齣電影之後都不知自己根本在看甚麼。

乘車去了山大，和Giovanna在四條柱搭小巴去沙田。「傻妹，你想睇咩野戲啊？」在小巴上，Giovanna興致勃勃地問我。「四級片。」我沒好氣地說，和她一起了好幾個月，到底有哪次進戲院是真的看電影呢？恐怕連一隻手指都數不到。「你曳喇你.....」Giovanna聞言笑得更是開懷，對着我的耳洞噴氣，又用舌頭舔着我的耳朵，害我不但耳朵發癢，心也猶如被人用羽毛撩撥般癢癢的。「舒唔舒服啊？」她輕聲在我耳邊問，我點頭。她從她的Doughnuts背囊拿出一粒震蛋，小聲說：「湖水綠色，我專登由美國官網訂翻黎架，你試吓舒唔舒服？」「吓？」我大吃一驚，這裡可是小巴呢！「我叫你用你就用啦。拎住。」說着，Giovanna若無其事地將震蛋放在我手上。「係，知道。」我揭開褲頭，再揭開小褲褲，將震蛋放在小豆那裡，然後穿好衣物。還好坐在小巴車尾，不然可真的羞死了。然而我還是發現旁邊坐在單座位的叔叔朝着我的方向淫笑。這粒震蛋比平常在性X良品買的大力一點，震得我有點暈眩，於是依偎着Giovanna，Giovanna輕撫我的背脊，說：「你而家就好似隻綿羊仔咁，好可愛。」我對着她暖暖一笑，說：「好舒服啊主人。」「好，咁我地再試下大力啲啦。」主人一下子將震蛋由最細力轉成中等力，「啊！」我被突如其來的猛力感動的叫了出來，車子上的人都望過來，嚇得我連忙躲在Giovanna的懷內，Giovanna拿出電話施施然地在看電影場次，完全沒有將車中各人放在眼內。

「定啲黎，淡定有錢剩啊傻妹。」Giovanna說，她更用剩下來沒有按電話的左手把玩着我的右耳耳珠，我的心跳變得更快，嘟嘴問她：「你到底想點啊？」「想你舒服啊。」她懶洋洋地答，又道：「尋晚成班死士團趕份野趕到就快鍵盤都打到識出煙，我今日無太多手力喇，玩住呢個先啦。」

我為免她再次突然「變速」，只好咬緊牙關死忍着，咬得牙肉都疼痛起來，好不容易才捱到沙田，正當我準備起身下車時，我驚覺雙腿被震蛋震得麻麻的，完全使不出力。

那位叔叔見到我害怕得滿臉冷汗的樣子，似笑非笑的看了我們一眼，轉身下車了。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最後，我在Giovanna的撐扶下慢慢下車，從車站步向商場，小巴司機不耐煩得臉色黑如包公。

「哈，你睇下你似咩？成個傷殘人士咁。Sor, 係連佢地都行得快過你。」Giovanna看見我步履蹣跚的樣子，忍不住哈哈大笑。「好心你唔好咁口臭啦，人地傷殘咁慘你仲拎黎笑。」我幾乎活活的給她氣死，我覺得自己行得比螞蟻還要慢。「佢地當然慘啊，不過你唔同，」她將頭哄到我耳邊，小聲說：「你係舒服到死啊。」我登時漲紅了臉，嘟嘴說：「唔睬你啊，衰人。」我試着推開她，希望可以自己一人走進商場，豈料下身的震蛋忽然加強馬力，我差點跌了個狗吃屎，還好Giovanna在我臨跌落地的瞬間扶着我，她敲了我額頭一下，得意洋洋地說：「我覺得個震蛋搖控好似電視搖控，想你忍唔住舒服到叫出聲得，想你行行下路發軟蹄又得，想你唔好再駁嘴都得。仲好玩過黎黎去去都係亞視同CCTVB嘅電視搖控。」「係你唔裝Cable啫.....」我碎碎唸唸。「Cable?

好提議啲。」說着，她按了搖控上的一個按鈕，我的小豆彷彿被電流刺中般發麻，下身一瀉千里，我隨即跪在地上。Giovanna笑得彎腰，小聲地對我說：「這就是Cable, 舒唔舒服先？」「舒.....舒服。」我覺得自己快要斷氣了。「你做得我嘅M,就好似簽咗Cable咁，一但簽咗合約，就唔洗諗有得解約啊。」她冷冷地在我耳邊說。我和她四目交投，她的目光好像看清了我的靈魂一樣，在她面前，我沒有甚麼可以隱藏。

Giovanna不忍心要我再次跌倒，於是關掉震蛋，扶着我走到戲院，隨便買了兩場戲票便進場。我本以為終於可以休息一下，誰想到慘絕人寰的事現在才剛剛開始.....

---

我打算追出去找姐姐，然後全身赤裸的我根本無法出門，只能眼白白望着這個一直支持我，愛護我的人離開。

我望着地上的爛底褲，尼龍繩，還有Giovanna的衣服，這些東西都是我和Giovanna剛才荒唐的證據，我隨便穿好衣服，爬到床上，用棉被蓋過自己的身軀，自欺欺人地渴望睡醒之後一切便會回復正常

.....

睡房變回整齊。

姐姐不再生氣。

爸爸不會發現我喜歡女人。

還有，Giovanna不會再離開我。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儘管心頭有着千斤重，但高潮過後，早已疲累透頂的我還是很快睡着了。

一覺醒來，看着冷清的睡房，想起和姐姐相處的17年時光.....姐姐總是說我晚上和Jenny談電話的聲音吵着她睡覺，當看見我在溫習時又會說我連這麼簡單的東西也弄不懂真的好笨，又或是在我考試前一晚才問我借筆用，還不小心將之掉到地上，害我考試時才發現筆斷了墨.....不過她其實對我很好的，每逢出糧都會給我買些Chanel指甲油，salad錢包等東西，說女孩子不能不修邊幅，一定要漂漂亮亮的見人，有時明明朝早有重要工作，前一晚還是願意整夜不睡來聽我的無病呻吟，即使在她婚後，見面的時間少了，但她仍然會每天和我WhatsApp.....

我執起地上的爛底褲和爛尼龍繩，用膠袋入好再放到後樓梯，我已經令姐姐如此失望，即使爸爸會從姐姐口中得知我所做的荒唐事，我也不想讓他親眼看見我的罪證。發生了的事就像那些滴在小褲褲上的情慾證據一樣，覆水難收，無法被改變。

夜幕降臨，黑漆漆的家顯得格外寧靜，我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清晰準確地一下下打在我的心頭。我就是受不了這些心跳聲所試探而做出這些事情，當我被Giovanna所挑逗時，其實我很清楚我們所做的是世俗所不容許的，但我的心跳卻以密集急速的節拍使我失去理智，變成一隻只懂得享受肉體上的歡愉的動物，甚至甘心被Giovanna控制我的高潮。如果說我自己的心跳是在試探我，那麼尼龍繩在我的皮膚上磨擦着的麻癢感便把我最後的一點尊嚴都抹去，將全副身心投入在Giovanna的遊戲之中。

我好恨我自己！為何我要喜歡被人控制的感覺？我簡直覺得自己的人生馬上就要被這種貪歡所摧毀。晚上九時了，如果沒有發生下午的事，我和姐姐大概會到家附近的台式料理吃晚飯，雖然姐姐比較喜歡早酸辣米線，但每次單獨和我到家附近吃飯，總是遷就我的喜好光顧台式料理店，然後我們會在家樓下的糖水鋪吃糖水.....平淡而幸福。

但這刻的我只能一個人待在黑暗中靜待明天的到來，這是我應得的報應。

「家姐，我覺得我好似鍾意咗個女仔啊。」那年我十五歲，我喜歡了學校的Head Prefect，自覺十分奇怪，覺得自己大概生病了，於是鬱鬱寡歡了整整一個月，在姐姐的「嚴刑迫供」下和盤托出，以為姐姐會將我罵個半死，誰知她只是認真地告訴我：「韋海晴啊，你無病，如果其他人因為你鍾意女仔而覺得你有病，咁其實有病果條友係佢，明唔明啊？」「真嘅？」我半信半疑。「當然真啊，我公司都有個男仔係gay架啦，大家唔會覺得佢有病啊。記住以後有野要同家姐講，家姐無論任何時候都一定支持你嘅。」說罷，姐姐對我咧嘴而笑，給了當時那個無助的我無限安慰。姐姐，如果我答應你以後不再見Giovanna，你願意像從前一樣繼續愛護我嗎？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甫進場，Giovanna在黑漆漆的映院裡拖着我的手走到映院最後排，隨便找了個座位坐下，我的下身被震蛋弄得濕透了

，快感久久不散，趁着Giovanna不為意，我偷偷在漆黑的映院中隔着褲子按壓下身，快感看似是減退了一些，但不久後卻變本加厲，我的按壓就像提油救火，不但沒有令慾望有所減少，反而使慾火燒得更旺盛。我難過得扭動雙腿，又試着夾緊大腿，但始終徒勞無功。

我偷望了Giovanna一眼，只見她全神貫注看着大銀幕，專心致志地在看電影，我的膽也就大了起來，將手放進褲子內，伸手想拿走震蛋，親手慰藉自己的妹妹.....突然，震蛋震起來，把我的自制能力都給震得煙消雲散了。「啊。」積壓已久的快感忽然有了渲洩的出口，我興奮得叫了一聲，話音剛落，馬上嚇得捂住嘴巴，臉色發白的看了看Giovanna的側面，她繼續若無其事地看電影，銀幕的光反射在她的臉上，使她的臉容顯得格外陰森。

前方座位有一兩個人聞聲朝我們的方向望過來，震蛋突然震得更加厲害，我伸手抹了抹額上的冷汗，試着借助扶手站起來，冷不防Giovanna用力按住我的肩膀，把我壓回座位。

「乖啦，你信唔信你一行到映院門口我即刻令你腳軟到又跪低丫拿。」Giovanna伏在我的肩膀，用溫柔的語氣說着這番嚇人的話。我吞了一下口水，揸緊拳頭，望向銀幕以求分散注意力。這時我才認真留意電影的內容，原來這是一齣恐怖片，女主角是一名麻煩女人，有事無事都會大呼小叫，十分無聊。然而Giovanna卻可乘電影女主角尖叫之機，按下最高震力，令我在女主角尖叫時也嬌呼起來，我本想苦苦堅持，但Giovanna輕撫我的髮絲，吻了我滿是冷汗的臉一下，輕聲說：「想叫就要叫出黎啊，萬一遲咗叫出黎，咁大家就會知道你好舒服架喇。」我瞪着她，可是當我們的目光對上了之後，我的態度軟化起來.....她是我的主人，望着她那深邃的眼神，我覺得自己好安穩，我到底還需要害怕甚麼？

隨着震蛋的震動，我和女主角的叫聲在映院內的空氣中迴盪着，其他觀眾開始感覺到異樣，不時向後方看看，Giovanna用右手輕按着我那抓緊座椅扶手的左手，輕拍數下，着我不必擔心。我的心跳得好快，是那種身不由己的感覺，我迷醉得任由自己被震蛋所控制，震蛋震動着我的靈魂，感動着我的下身，我依偎在Giovanna身上，舒服得眯上眼睛，Giovanna將手進我的衣服內，輕撫我的背脊，她那暖暖的手輕輕的掃着我的皮膚，在寒冷的映院內令我覺得格外舒服。

「想要？」她用逗孩子的語氣問我。「嗯。」我似是一個乖寶寶般順從她。

一直在下身震動着的震蛋突然沒由來的猛震了一下，我一直以來所累積的快感終於被釋放出來，我興奮得喘氣大叫。

這時，電影女主角並沒有發出尖叫。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屈縮在床的一角，良久，被肚子的叫聲吵得有點不耐煩，只好走到廚房煮麵吃。想到Giovanna今早才在這個地方為我做飯，再想想現在的情況，眼淚不自覺地流下來。

電視情節，主角子夜歸家吃家人煮的麵，是低能；現實生活，深夜獨自在家吃自己煮的麵，是落寞。

我任由眼淚滴到麵上，若無其事的照樣將之放進嘴裡，我的感受還有誰會在意呢？Giovanna不要我了，姐姐也討厭我了，到了明天，父母亦將視我為怪物，我還能留在這個家嗎？一想到這次可能是在家中的最後晚餐，平日吃飯時喜歡狼吞虎嚥的我也仔細咀嚼起來，驚覺原來能在家裡無憂無慮地吃飯對我來說已成了奢侈的幸福，心裡很是糾結。

吃罷，洗過碗筷後，回到睡房，輾轉反側終依然難以入睡，決定好好收拾房間。從前爸爸總是勸我不要把文具亂糟糟的放在書桌上，可我從沒將話放在心上，自覺亂中有序，如今恐怕離別在即，我默默地將文具放回抽屜及筆筒，又把亂放在桌上的參考書和補習筆記整理好，放到書櫃。看着那些沉甸甸的書本，想到父母對我的期望.....姐姐唸中六時已經替人補習賺取零用了，而我卻要父母每月為我支付數以千計的補習費用，可成績還跟當年的姐姐差一大截，姐姐以優異的A-Level成績考上港大法學，我呢？恐怕連明德學院也進不了吧？但爸媽從沒為此而責怪我，他們覺得人人長處不同，只要我盡力讀書就足夠。

「啊女，十隻手指都有長短啦，何況係人呢？你肯讀嘅，再貴嘅補習老師爸爸都會出錢比你去補，你真係唔想讀書嘅，去學門手藝囉，職業無分貴賤，你能夠自食其力做工養自己，爸爸一樣以你為榮。」在某次數學Common Test不合格後，我難過得整晚吃不下飯，爸爸跟我說這番話，當時我感動得哭了，現在回想，我覺得自己做人做得很是差勁，讀書爛也就算了，還竟然是個有M傾向的同性戀，自覺無面見爹娘，慚愧得再次哭了。

「韋海晴，唔好喊啦，媽媽話過無論你點佢都一樣咁錫你架嘛.....」，我用手背擦了擦眼淚，又繼續自言自語道：「佢唔會唔要你嘅..... 佢唔會唔要你嘅.....」我試圖說服自己，可是這些說話根本毫無意義，只是徒添傷感。

如果我那天沒有到表姐的家，又或者沒有和表姐玩那個「遊戲」，沒有享受過那種身不由己的快感，我會不會就正常一點呢？還是我與生俱來就擁有着這些變態的癖好，由我出生那天開始我就注定一步步變成旁人眼中的怪物？

我實在難以想通，此刻的我只能緊緊抓着棉被，就像遇上危險的旅人抓緊求生繩索一般，無助地抓着棉被，一廂情願的盼望它能理解我心中的酸楚，給我施捨半點溫暖。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一直在下身震動着的震蛋突然沒由來的猛震了一下，我一直以來所累積的快感終於被釋放出來，我興奮得喘氣大叫。

這時，電影女主角並沒有發出尖叫。

前方的觀眾聞聲看過來，我嚇得半死，連忙把頭伏在主人的大腿上，還隱約聽見主人的奸笑聲。「你真係咁想要咩？做咩哄埋塊臉落小主人度？」主人佯裝好奇地問。我沒有作聲，生怕被其他觀眾洞悉我們的事情。主人見我沒有回應，又再向我發出「致命一擊」，我感到下身的濕潤有向外蔓延的跡象，小豆微微的發抖。

我試着夾緊雙腿，希望可以得到更長遠的快感，主人瞥見我的行為，溫柔地吻了我一下，說：「傻妹，想要就話我知丫嘛。」連綿不絕的快感令我失守連連，我摟着主人，輕聲說：「我想要啊。」

主人用手拍拍的頭，用哄小孩的語氣說：「乖，而家就比你。」她拉開我牛仔褲上的拉鍊，正要伸手安慰小海晴時突然擺出一副驚醒過來的樣子，縮了手，又說：「都係唔喇，你今日第一日黎M,我應承過你唔會衝紅燈，你拎返隻震蛋出黎啦。」

我彷彿被人淋了一盆冷水，露出失望的神色，主人輕撫我的臉頰，說：「乖，咁做係為你好。」我登時明白主人的目的，她只想挑起我的慾望，並沒有滿足我的意思，我失落地把震蛋拿出，深紅的血絲黏在湖水綠色的震蛋表面，在銀幕燈光的映照下出現一種嘔心的色調，我正要用品巾將之抹乾淨，主人連忙制止了我，道：「用口同我吮乾淨佢。」

「吓？」我望着主人，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吮乾淨佢，我唔會再講第三次。」主人冷冷地說。我打量同手上的震蛋，告訴自己其實震蛋上的血絲都不過是從自己身體流出來的經血，沒甚麼好怕，我閉上眼睛，一鼓作氣將震蛋放進嘴裡。腥甜的經血加上帶着淡淡鹹味的濕潤令我的喉頭泛起一震嘔心，我的口腔都變得充滿經血的味道，我乖乖的吮着震蛋，只希望主人不要開動震蛋，不然我真的可能哽死。

終於到了電影尾聲，主人着我將震蛋交給她，我終於鬆一口氣，放下心頭大石。完場時有位看起來很像雲海的叔叔走過來，說：「小朋友，我唔係話唔俾你地傾一兩句偈啊，但係你地幾乎每一秒都係度傾緊偈，你知唔知咁做會影響到其他觀眾架？」一向自把自為的Giovanna這次竟然向他道歉，又着我跟那叔叔道歉，我正要開口才驚覺自己的口腔充滿了經血腥甜的氣味，要是開口準會被人發現，只好默不作聲。「乖啦，道歉啦。」Giovanna搖了我手臂一下，擺出一副誠懇的樣子，又跟「雲海」說：「對唔住，我細妹比較曳，我代佢同你道歉。」我怒目望向Giovanna，大有有口難言之感。「雲海」搖搖頭，轉身步出映院。

離開映院，我和Giovanna到了UCC吃飯，Giovanna為我點了一個牛扒餐，我望着滲血的牛扒，剛剛的嘔心感又再次湧現，食慾不振。Giovanna切了一小塊牛扒，送到我的嘴邊，帶着耐人尋味的笑意，道：「乖，唔食野會餓親架。」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 25.5

由於徹夜難眠，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不知何故感到腦袋發昏，四肢酸痛，疲倦乏力。我虛弱地步出房門，看見爸媽的行李，冷笑了一聲，這趟可好了，姐姐一定告訴了他們我和Giovanna之間的荒唐事，我想我最好記下香港彩虹的電話號碼，最少在被趕出家門時，有地方落腳，不致露宿街頭。

「海晴你醒喇？」正在做飯的媽媽從廚房門口看見我，問。「係啊。」我搔搔後腦，裝作若無其事，靜待那一刻的到來。媽媽一臉狐疑的走過來，我緊張得感到心臟跳得好快，快得就像要從我體內跳出來似的，媽媽伸出右手作勢想要揮向我的臉，我自問做出那些事實在罪有應得，我下意識地稍稍退開....豈料媽媽竟然是將手輕放在我的額上，「好慶喎，你發燒啊。」媽媽憂心忡忡地說，說着，媽媽從藥箱取出探熱器為我量體溫，「成卅八點一度喎，你今日好好啱下啦。」「媽，我.....」難道姐姐還未告訴爸媽？「海晴，就算係Jenny約你去玩都好，你都要留係屋企休息，無得傾。」媽媽斬釘截鐵地說，還着我回房好好休息。

我躺在床上，伸頭望向房外的世界，心裡充滿疑惑。到底媽媽是在裝作不知還是她真的不知呢？姐姐不是說過要告訴爸媽的嗎？不過看來暫時應該不會被趕出家門了。

我又把自己卷在棉被之中，試圖尋求短暫的安穩，但我很快便發現這個做法對現在的我經已變得毫無用處。

此刻，只有Giovanna才可令我感到安心。

我不斷告訴自己這是一場夢，而現在只是夢醒的時候，沒甚麼大不了。可Giovanna留下的衣物卻殘忍得連我僅餘的半點自欺欺人都給抹殺，就像一把利刃刺在我的心頭，我的思念就像鐵沙衝向磁鐵一般衝向Giovanna所在之地。看了數不下多少次WhatsApp, Giovanna始終沒有給我留下甚麼說話，害我還神經質得輪流用wifi和數據連線好幾次，自以為是電話壞了，直到Jenny發送message給我，我才知道.....

電話沒壞，只是Giovanna不要我了。

起初我有些怨恨姐姐，恨她這樣罵Giovanna，把她趕走了。不過我又想到，如果Giovanna真的喜歡我，她斷不會不給我留下片言隻字。姐姐只是替我揭開Giovanna的真面目罷了。我凝望着她的WhatsApp Icon, 身穿套裝的她自信滿滿地和同學在Speech Day中合照，那種她獨有的氣定神閒使我看得心如鹿撞，自信得彷彿天底下沒甚麼事可以難倒她。像她這樣的一個人到底在Butterfly會有多少人inbox她，搶着叫她一聲主人呢？我實在不敢想像。

我只希望她在Flirt過數不清多少個人，拍過算不盡多少次拖之後，還記得我這個為了她差點要在山城過夜的傻瓜。

心中酸酸的感覺揮之不去，頭很痛，我閉上眼睛，希望當我下次醒來時，爭氣點，不要再想起她。

「海晴，食啖粥先啦。」媽媽把我喚醒，伏着我走到客廳食粥。

「daddy呢？」我問。「屋企啲藥食曬，daddy去咗幫你買，食咗粥先啦。」媽媽用口把粥吹涼，餵給我吃，又擔憂地道：「其實你做咩事啊？話俾媽媽知啦。」我的內心充滿不安，難不成她已經知道Giovanna的事，我實在羞於啟齒，但事到如今亦只好向她坦白，我輕咬下唇，說：「媽，對唔住啊.....」「其

實你又唔洗講對唔住嘅，不過就算溫習辛苦，覺得好熱都唔應該開到個冷氣咁大嘛，而家發燒幾唔抵呢.....」媽媽自說自話，再餵了我一口粥，又說：「詩澄又係嘅，叫佢黎陪下個妹讀書，又話要陪老公唔黎，搞到個妹凍病。」「家姐話佢要陪老公無黎到？」我吃驚地問。「係啊，唔係咩？」我心裡充滿疑竇，姐姐難道還未告訴爸媽？到底發生甚麼事？我就像去了平行時空般，完全弄清目前狀況。「海晴，你大個喇，要錫身，唔好搞到自己成日病，媽媽見到好心痛。」

我望着媽媽憐惜的目光，心裡很是惆悵。從小到大，爸媽別說是打，罵我的時候也很少，對我就如掌上明珠般疼愛有加。如果她知道我有M傾向，越是被人控制就越興奮，到底她會有多心痛呢？我突然覺得自己最怕的不是被爸媽當成怪物，而是令媽媽心痛。

想到這裡，我實在吃不下粥，繼續躺在床上，發燒使我腦袋一片混沌，迷濛中我伸手隔着薄薄的睡衣，用指頭輕刮着嫩尖，呼吸變得沉重，淡粉紅的乳暈泛起一陣暗紅，頭痛開始減輕，這些微弱的快感很快便不能滿足我所需。我將左手伸向下身，用之前用剩的紅色尼龍繩縛住腰部和左手臂，覺得有種被Giovanna佔有的感覺，很放鬆。我賣力地揉搓我的下身，但始終沒有多少快感，我難過得掉眼淚，Giovanna走了，連我的快感和高潮都被她帶走了，她就像我身體的主人一樣，小豆微微顫抖，和我的心跳產生共鳴，同樣渴望得到主人的安慰，我嗅着Giovanna的Soc Tee，她的氣味使我覺得好興奮，就像小狗嗅到主人的氣味一樣。

我閉上眼睛，幻想主人這刻正在給予我無限舒坦，為了得到主人的愛護，我可以甚麼都不要，我發現在主人面前，我的爸媽，姐姐，Jenny等人都只是一粒微塵，我決定不再思考姐姐的話，就算我的生命中只剩下主人都沒所謂，這些想法令我好興奮，下身充血得快要教我無法忍受，我的憂慮就如下身的潮水一般從身體排出，整個人只剩下對主人的服從，再無其他。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吞了吞口水，強忍在胃部翻騰的嘔心感，張開嘴巴，吃下牛扒。我咀嚼着牛扒，不知何故，鹹鹹的肉汁好像帶着幾份經血的腥甜，混着黏在牙縫的經血血塊，令我倍覺反胃，我深知自己不可能將牛扒吐出，只好伸手拿水杯，希望可以透過喝幾口水沖淡怪味。

「邊個話俾你飲水？繼續食。」說着，Giovanna又切了一小塊牛扒餵給我吃，我別過面，卻不小心被牛扒汁弄污了嘴角，Giovanna連忙用紙巾替我抹嘴。「都叫你乖乖地架啦，你又唔聽，整到變花臉貓.....」Giovanna一邊替我抹嘴，一邊喃喃自語，旁人看來，她就像一個貼心的姐姐替妹妹抹嘴，令我大有啞子食黃蓮之感。

好不容易才捱過整頓飯，Giovanna和我去了無印良品添購文具，看電影時因充血而變得敏感的下身經濕潤溫熱的衛生巾不斷磨擦而感到一陣連綿不絕的麻癢從小豆散發出來，使我心癢難耐，我攬着Giovanna的手臂，不斷用臉頰磨擦她的肩膀，像隻溫馴的小狗。Giovanna知道我的需要，卻故意不滿足我，任由我癢得在大庭廣眾之下夾緊雙腿，尋求釋放快感的出路。

「你啲筆記簿用曬未？仲有十幾日就考dse，應該用曬啲舊筆記簿喇啎。」Giovanna裝作看不到的渴望，熱心地為我挑選筆記簿，下身的麻癢令我失去了思考能力，我除了不斷夾緊雙腿之外再無法做任何事情，只好隨便點頭稱是。

「買支水筆俾你做MC好唔好？」她竟有趣味地問。「好.....」我只顧夾緊雙腿以減輕麻癢感，胡亂答應。「買水筆做MC啎。」「好啊，買囉。」「水筆啎！」Giovanna說得有點大聲，我驚醒過來，連忙道：「唔好啊，唔好啊。」Giovanna啐了我一口，將手放在我的背上隔着T-shirt彈了我的胸罩一下。

我嬌呼了一聲，我感覺到我的渴望越來越大，我迷亂地依偎着Giovanna，說：「主人，我想要啦。」「不過我唔想要啎。」Giovanna一臉老神在在，我把手伸進Giovanna的衣服內，輕撫她的背脊，用指頭在她的背脊畫圈，Giovanna估不到我有此一着，打了一個冷顫，我吻了吻她的下巴，用哀求的語氣說：「主人，唔好難為海晴啦，我地一齊舒服啦好唔好？」「我一定要餓一餓你，如果你連少少慾望都忍唔住，咁考DSE果陣點算？」Giovanna說。

「唔舒服我溫唔到書架喇。」我望着主人，彷彿一隻向主搖尾乞憐的小狗。「你可以自己令到自己舒服，唔需要我幫你。」主人冷冰冰地說，話裡不帶有半點感情。「唔得架，無咗主人我就去唔到。」我的下身早已猶如潮水氾濫，加上現在的對話，令我的下身感到更大的痕癢，小豆微微顫抖，目光變得渙散，只想得到主人的愛護，只想滿足情慾的渴望。

「我允許你得到高潮.....如果你係呢度嘅洗手間自慰的話。」說着，主人趁旁人不在意，用手摸了我的下身一下，將我的慾望推到頂峰。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第二天，身體好像好了一點，由於需要盡快準備Sport Day的物資，所以還是上學了。

### Lunch

Time之後，我信步回到課室，發現我之前去雨傘革命時借給Giovanna的外套被放在書桌上。「點解衫會係度嘅？」我打量着外套，問身邊的同學。「Office話有人拎黎學校俾你哋，我咁啱經過咪順便幫你拎上黎囉。」同學說。我拿起外套，外套已經清洗乾淨，我將鼻子湊近外套，是淡淡的薰衣草味，是她的味道。

我緊緊的抓着外套，鼻子用力地將她的味道吸進體內，眼淚不自覺的流下來。難道她真的連再看我一眼都不願意嗎？Giovanna，你叫我相信你，我相信了，但這就是我相信你的結局嗎？我一次又一次得到她的愛，再一次又一次失去她的愛。我沒有精神上堂，只能像個傻子般伏在書桌上，癡癡迷迷地嗅着她的氣味，依戀着那虛幻的安全感。

放學後，心神彷彿的我只想早早回家，要不是有Jenny提醒，恐怕連House的事務也忘了去做。「你有帶尼龍繩？」Jenny問。「我.....我無啊。」我很清楚House Chair的脾氣，沒帶尼龍繩準會被她罵個半死，甚至在Facebook開Post繼續罵，總之就是罵我不死好像沒獎拿似的，但一想到這背包裡的尼龍繩是我和Giovanna的最後回憶，我便不忍將之交出，我希望有一天當Giovanna再次佔有我時，可以用這卷尼龍繩，繼續我們還未完成的事。

還好這天Chair去了學界比賽，我算是逃過一劫。用尼龍繩製作啦啦球，工序簡單但極為沉悶，尼龍繩的質感喚起了我當天被Giovanna所佔有時的興奮感覺，我好像聽到Giovanna在挑逗我，我的嫩尖就像被Giovanna愛護着般泛起了微癢的感覺，那種感覺慢慢由我的胸膛飄上心頭，雙腿間的柔軟處就像被羽毛輕撫般盪漾那蘇麻的快意。

「用紅色尼龍繩真係好襯你白滑嘅皮膚。」

Giovanna當天沙啞的挑逗聲在我耳朵裡迴盪着，尼龍繩那介乎於順滑與粗糙之間的質感挑戰着我的底線，我條件反射地弄着啦啦球，心裡卻冒起了犯禁的念頭.....

我的身體就像不屬於自己似的，似是被催眠般呆呆滯滯的走進廁所廁格，脫下小褲褲，排尿。尿畢，我取了幾格廁紙，抹乾黏在下身的尿液。想起了Giovanna教我自慰的情況，手鬆了一鬆，紙巾掉進馬槽，我伸出食指，翻開花瓣，輕輕愛撫着花瓣內的珍珠，身體打了個冷顫，這是Giovanna之前所給我的感覺。

我賣力用指頭的肉磨擦着那顆能將我送上天堂的珍珠，閉上眼睛，嘴巴微微張開，就像Giovanna正在把我推到極樂一樣。純白的校裙沾上了我那滿足的汗水，失去了原有的純潔，身穿校服的我亦淪為追求忘我快感的動物。

因為，只有無窮無盡的快感才可令我暫時忘卻被Giovanna遺棄的事實。

「海晴，你係唔係度？」

廁格外傳來Jenny的聲音。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海晴，你係唔係度？」廁格外傳來Jenny的聲音。

「係！就得架喇。」我嚇得連高漲的慾望都在頃刻間消失得無影無蹤，馬上穿好小褲褲，走出廁格，扭開洗手盆的水龍頭洗手，沖淨剛剛的迷亂。

「你無事丫嘛？」Jenny憂心地問。「無，無野啊。」我迷迷糊糊地說，我真的羞死了，差點被好友發現我在學校洗手間自慰。「你成塊臉紅曬仲話無野？唔得，我要送你返屋企。」說着，Jenny把我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又道：「扶實我，小心行啊。」「咁啲啦啦球點算啊？」我想到那些還在等待我將它弄成啦啦球的尼龍繩卷便覺得頭昏腦脹。「班細嘅識搞架啦。唔通下下都我地做咩，我地下年就畢業架喇。」Jenny着我在課室門口等她，她進去向其他同學交代一聲之後便替我收拾好物品，挽着我和她自己的袋子，離開學校。

「截的士啦，你唔舒服，要快啲返屋企啱下。」Jenny急忙為我截了輛的士，我不肯上車，說：「由九龍返聯和墟好貴架，搭火車算啦。」Jenny將我推進車箱，說：「請你搭囉，你真係好煩。」

由九龍到聯和墟的路程很漫長，發燒加上剛剛在臨近高潮時被停下來，使我全身燥熱，疲累不堪，我伏在Jenny的肩上，望向窗外山大的景致，心中有着難以排解的鬱悶，Jenny身上雖帶着甜甜的氣味，很好聞，卻不是我要的安全感。

Giovanna, 你在哪裡？

回到家中，Jenny將我放到床上，給我吃了些藥，我頭痛得很，閉目養神。

「我走喇，有事就call我啦。」

Jenny高聲對我說。我沒有心情理睬她，只是向門口方向揚手道別，繼續閉上眼睛，幻想着Giovanna就如之前一般照顧我，愛護我，想着想着，嫩尖開始傳來陣陣快感，我的心跳開始加速，呼吸變得沉重，那種感覺好真實，就像Giovanna真的在玩弄同我的蓓蕾，我舒服得嘆了口氣，低吟着Giovanna的名字。

「舒唔舒服啊？」幻想中的聲音體貼地問着我。「舒服啊，繼續丫。」渴求的聲音從我的口腔裡逸出，那雙手就像鋼琴家彈奏鋼琴般把玩我的蓓蕾，我隨着她的彈奏而發出不同的呻吟聲，好不舒坦。我感到小海晴開始失守，我的下身癢着，心也癢着。「Giovanna, 唔好再掉低我一個。」我皺着眉，在快樂中同時害怕失去，臉頰濕潤了。

但這並非我的眼淚。

我嚇得立即張開眼睛，只見Jenny正將手伸進我的校服及胸罩內，揉着我的嫩尖，我和她四目交投，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韋海晴，點解你係都要咁鍾意果個女人，唔通我一直對你嘅好，你就偏偏睇唔到咩？」Jenny雙眼通紅，淚珠緩緩的掉到我的臉上。「你係我好朋友黎架，你搞咩野啊？」我抓緊Jenny的手臂，希望拿開她的手，誰知一向力氣不大的Jenny緊緊抓着我的櫻桃，死命地撥弄我的嫩尖，那種興奮感直衝腦門，我失神尖叫。

「唔止果個女人可以整到你舒服架，我都得架！」Jenny的眼神流露出一種凶狠，我拼命強忍着來自那暗紅嫩尖的滿足，「唔要啊！我嘅身體係屬於主人架，你唔準搞啊！」我掙扎着，我不想接受自己被Jenny弄得嫩尖變硬的事實，「你竟然叫果個女人做主人？」Jenny的臉掛着兩行眼淚，痛心欲絕的望着我，然後立即從我的袋子取出那卷紅色尼龍繩，又道：「你以為我唔知你係toilet做咩野咩？你以為我唔知點解你明明有帶尼龍繩返學都話無咩？」她用手指尾隔着小褲褲撩了一下我的下身，又說：「小海晴都濕咗啦，舒服咪認咗佢囉，無人會怪你架。」

她脫掉我的校呔，解開我的校裙鈕扣，脫去我的校裙，底裙，胸罩，我就這樣一絲不掛的躺在她面前，猶如一隻待宰的羔羊。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允許你得到高潮.....如果你係呢度嘅洗手間自慰的話。」說着，主人趁旁人不在意，用手摸了我的下身一下，將我的慾望推到頂峰。

「下？但係.....」我猶疑起來，畢竟新城市廣場實在人多擠迫，而且很容易遇到熟人，被人發現的話，後果我可擔當不起。「唔好擔心，只要聽我說話去做就夠，行啦。」Giovanna牽着我的手，離開無印良品，向火車站方向走。一路上有很多自由行旅客拖着行李筐迎面而來，Giovanna用手替我擋住人群，我雙腿發軟，小海晴被心癮所擺弄，散發出微癢的渴求，我只好抓緊Giovanna的手臂，怎知走到Zara附近還是被自由行旅客的行李筐輾過了腳趾。

Giovanna怒瞪着那旅客的背影，氣得七竅生煙。「算啦，少少痛啫，唔好咁谷氣啦。」我拍拍Giovanna的背脊，着她不要生氣。Giovanna始終瞪着那旅客，沉吟道：「我唔可以容許屬於我嘅野被啲蝗蟲整親。」說着，她雙手緊緊的握成拳頭，轉身凝望我，雙手搭在我的肩膀，道：「我唔會容許你俾其他人整親，亦唔會俾你整親自己，除非得到我嘅允許。」「你仲咁在意果件事？」我沒好氣地說，儘管Giovanna說過她不會將那件事放在心上，但我很清楚這始終是她心頭中的一根刺。

「無事，我地去HomeSquare啦，果邊少啲人。」Giovanna的說話掩蓋不了她的落寞，我偷望她一眼，只覺比從前更看不清她的心思。

到了HomeSquare,

Giovanna將我帶進廁格，替我解開皮帶褲鍊，脫下牛仔褲。我逕自脫掉小褲褲，伸手向下身進發，豈料Giovanna對我說：「痾咗尿尿先再做。」我目瞪口呆，半晌才反應過來，答應她：「好，多謝主人。」我張開腿，金黃色的液體從兩腿間的最脆弱的部分緩緩流出，我垂下頭，望着那些金黃液體，默然不語。主人拍拍我的頭，取了幾格廁紙，為我抹乾下身。

然而，主人在抹的時候總有意無意撥弄我那早已漲痛的小豆，我下意識想夾緊雙腿，主人意味深長地淡然一笑，鬆開手，示意我開始滿足自己。我輕咬下唇，將手放到下身，沿着小豆邊打圈，又壓了小豆幾下，花蜜從秘徑裡滲出，我再也無法控制積壓已久的慾望，體內的慾火把我燒得渾身發燙，我的手指探進花徑以尋求在情慾上更大的出路，快感源源不絕的由下身擴散到全身，我享受得倚在廁板，雙腿張得更大，看見自己擺出來的姿勢越淫蕩，主人笑得越高興，我就越興奮，就像在為了取悅主人和滿足肉體上的歡愉而存在。

「喂，點解呢格廁所好似有啲怪聲咁嘅？」正當我快活得忘我之際，外面傳來了一些耳語，我急忙地想用紙巾抹走手指上亮晶晶的液體，驚見自己的手沾滿了經血，有些更黏得緊緊的，無法用紙巾抹淨，我無助地望着主人，主人捉住我的手，更將我手上的血沾到我的臉上，皮笑肉不笑的說：「舒服係有代價架。」

這時，廁格門板的底部空隙有一個人影快速移動，「天啊！真係四腳獸啊！」門外那些不知好歹的無聊人竟然為此竊竊私語。

「我地不如企係度等到佢地出黎咯！」

我和主人聞言，相視而笑。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Jenny用尼龍繩在我臉上來回移動，之後順着我的頸部往下遊移，進而掠過我的手臂，胸脯，小腹，我舒服得輕輕嘆了一口氣，Jenny掃了掃我的頭髮，柔聲說：「乖，好好休息，唔好再諗住反抗。」我迷亂的看着她，她滿足地笑了，將尼龍繩的飄忽從腰部順着臀腿曲線一直掃到腳指尖，經過來回數次之後，我已迷戀得下半身不能失去尼龍繩的撫觸了。

Jenny用尼龍繩熟練地在我的手臂縛來縛去，將我的手固定在身後，互相捆綁，再另外將我的雙腿用尼龍繩固定成M型狀態，我無法阻止她用尼龍繩控制我的身體，反而沈醉於尼龍繩的束縛之中，她和Giovanna很不同，如果說Giovanna是對着我的性徵集中火力，Jenny便是在我全身點起慾火。

儘管我的心裡只有Giovanna，但心跳仍隨着Jenny的挑逗而變得急促，我的身體承受不了這麼來勢洶洶的誘惑，目光變得渙散，全身燥熱，吐氣如蘭。Jenny溫柔的又親了我的額角一下，用嘴巴安慰寂寞已久的小海晴，時而以舌頭輕舔，時而用牙齒研磨，不時更望向我，觀察我的反應。

「嗯.....」我開始慢慢地屈服在Jenny的舌功之下，Jenny用手指在我的鎖骨畫圈，再用雙手揉搓我的耳朵，我開始神智不清，Jenny發現我對輕舔小豆左側的反應特別大，於是集中挑逗這個部分，Jenny給予我前所未有的快感，我全身被捆綁，只能眼巴巴看着自己被情慾所操控，身體一個個部分接二連三失守，臣服於Jenny之下，只能以虛弱的血肉之軀抵禦Jenny十八般挑逗。

「舒服就叫出聲啦，等我知道你覺得好舒服。」Jenny在我耳邊問着，更用舌頭沿着我的耳殼邊沿舔着，我渾身泛起一陣薄汗，迷糊中我幾乎發出呻吟，然而僅餘的一點理智令我選擇咬緊下唇，強忍着由全身四方八面席捲而來，教人欲仙欲死的感覺。

「乖，唔好再忍喇，實不相瞞，我想見到你呢個樣好耐。」說着，Jenny的嘴巴又再向小海晴進發，繼續輕舔小豆左側，又在花徑入口四周打圈，雙手亦沒閒着，用指甲輕刮我的嫩尖，我的身體在她上下夾攻之下終於隨着高潮而宣告失守，我亦如Jenny所願高聲呻吟。

我全身發軟，一下子倒在床上，雙腿依舊保持M型姿勢，十分滑稽。Jenny用我的小褲褲抹乾小海晴的舒爽痕跡，拿着小褲褲在我面前揚着，開懷道：「睇下你啱啱幾舒服。」又用剪刀替我剪開身上的束縛，我頓感四肢酸軟，躺在床上，望了望Jenny，感到十分尷尬，乾脆閉上眼睛裝睡。

「望見你咁舒服我真係好開心，如果你同我一齊，我保證你以後都會咁舒服，咁開心。」Jenny摟着我說，隨後又向我的耳洞噴氣，我的神智慢慢隨着高潮過後的快感消退而清醒過來，正色的告訴她：「Jenny，我嘅生理反應我控制唔到，不過我好清楚我只會鍾意Giovanna一個。」

Jenny心有不甘，「你明明都咁舒服，點解唔肯認.....」她一邊聲淚俱下地對我說話，一邊再次伸手撥弄我的嫩尖.....

Giovanna已經離我而去，而眼前的Jenny卻是如此實在.....我緊緊的擁着Jenny，沒有再想其他.....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地不如企係度等到佢地出黎咯！」我和主人聞言，相視而笑。

無可否認香港的確有許多人會選擇用手頭上的拍攝器材拍下途人在大庭廣眾下所做的怪事，然後上載至Youtube

等平台，供網民觀賞及評價當事人的行為是否正確.....但在更多的時候，人們只會目瞪口呆的看着別人做一些奇怪的事，而且反應不過來，門外的好事之徒便是一例。

「好，我地去第二度繼續。」說着，主人替我整理一下我那早已一片狼藉的下身，拖着我的手，步出廁格，走到洗手盆用水為我洗乾淨手上及臉上的血跡。雖說我不認為她們會將我和主人的樣子拍下，但在別人的注視下洗手洗臉始終令我有怪怪的感覺，我滿臉通紅，害羞得垂頭望地，不敢直視主人。「抬高少少個頭啦花臉貓，唔係點幫你抹走啲血。」主人吩咐我抬頭望她，只見她用柔和的目光全神貫注地替我抹臉，一種甜甜的味道在我心頭盪漾，加上嗅着她獨有的薰衣草味，感覺好幸福。

直到我們離開廁所，我才發覺由於剛才太匆忙，小褲褲胡亂穿好就算，現在小褲褲的褲襠連着充滿經血的衛生巾攝在了我的股縫之中，走路時，溫熱的衛生巾不斷磨擦同我的小豆，剛剛的慾火未平，現在有出現新的刺激，令我倍覺難受。

「做咩皺眉？唔舒服？」Giovanna關切地問我。我扯扯她的衣角，嘟嘴，沒有作聲。「想要我？」Giovanna笑意漸濃，又摟着我的頭，敲了一下我的額角，說：「傻瓜，一見到你嘟嘴我就心都軟埋。」「不過今日姐姐返咗黎啊。」我想到這裡便心情低落。

「咁算啦，我地行下街，分散下注意力應該會好啲。」Giovanna說。可我始終還是覺得不舒服，心裡很是混亂。

「你咁唔舒服，不如我地都係走啦。」Giovanna見我一臉提不起勁的樣子，遂截的士送我回家，由沙田回聯和墟的路程漫長得就像跨越撒哈拉沙漠，教跨越沙漠者難受的是日照時沙漠的炎熱天氣，使我覺得心癢難耐的卻是體內的熊熊欲火。明明以前要達到高潮都很容易，怎麼今天會變得這樣難，我忿忿不平，將手伸進褲襠之中，親手慰藉小海晴，的士司機移動了一下倒後鏡的反射方向，我知道他根本就是想看我自慰，不知何故，我覺得更興奮，更賣力地搓揉小海晴，我簡直被慾火沖昏了頭，偷偷看了Giovanna一眼，她望向窗外，渾然不覺車廂內的事。

到了家樓下，找續時司機摸了我的手一下，又朝我淫笑，Giovanna氣得眼裡幾乎爆出火花。

回到家中，姐姐還未回來，爸媽又不在家，Giovanna表情繃緊，逕自走進我的房間，冷冷地說：「韋海晴，你同我入黎。」

我隱約看見她從她的Doughnuts背囊取出一條皮鞭.....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隱約看見Giovanna從她的Doughnuts背囊取出一條皮鞭.....

我硬着頭皮步進房間，內心五味紛陳，望着Giovanna失落的背影，這刻的她就像被傷感所填滿，只是一個難過的小女人。

「向住椅背坐低！」Giovanna的聲音有點走音，似是在強忍淚水，我從沒見過她手上的皮鞭，沒甚麼花巧的裝飾，只是一條純黑色的幼身直皮鞭，我曾告訴她我最喜歡簡單的玩具，想不到她還記得，她握緊皮鞭的手微微發抖，我試圖輕輕按住她的手，給她一點溫暖，但她撥開了我的手。我向着木椅椅背坐下，Giovanna沒有作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震蛋再次放在我的小小豆之上，用內褲固定位置，脫去我的其他衣物，再用她之前專程由外國訂回來的湖水綠色SM繩子將我整個人固定在椅子上，我垂下頭，看着自己手指上的血跡，暗紅的烙印並不體諒我的難堪，殘忍得無言地訴說着我剛剛的失態。

Giovanna將震蛋的震力調至最大，有用牛皮膠紙封住我的嘴巴。啪！突如其來的一聲，我的背脊感到一陣痺痛，Giovanna依舊沒有說話，平時她總會看着我求饒的樣子再說一些話來刺激我羞辱我，讓我得到更大的快感，但這次她默不作聲，一種異樣的感覺在空氣中蔓延。

Giovanna一下一下的抽打在我的背脊，其實力度很合適，最少可以肯定是SM鞭，抽打時聲響較大，痛楚較少。下身的快感和背脊的痛感就像兩個水波般產生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和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既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興奮，又使我的快感和痛感互相抵消，讓我身心都受盡煎熬，加上被牛皮膠紙封住嘴巴，無法透過大叫將我的舒坦和痛楚發洩出來，因此我必須比平常忍受更大的刺激。

不過這比起Giovanna心中的酸楚實在是九牛一毛，她一定是看到我在挑逗那司機了，我做得好錯，難不成我真的成了性慾的奴隸？不是的！我愛的人，我所服從的人是Giovanna，她才是我的主人。

我一定要讓她知道我好愛她。

我一定要讓她知道我好愛她。

我一定要讓她知道我好愛她。

每一下的鞭打都令我的心裡暢快了一點，第一是主人正在控制着我，第二是我希望鞭打我可以令主人開心一點，下身的快感慢慢堆疊起來，直登極樂，無情的機械並不會因我一瀉千里而停下來，高潮過後的按鈕變得更為漲痛，而且教人蘇癢難耐，加上震蛋的刺激，自然很快便再度洩身，隨着洩身的次數越來越多，下身漸漸麻木起來，我晃了晃神，暢快得口水都流出來了，沾濕了牛皮膠紙，渾身髒兮兮的。

「啪！」主人用力地抽打了一下，我失平衡，連人帶凳跌在地上，主人最初沒有理會，繼續抽打着我，直到我吃痛，忍不住像個小孩般大哭起來，她才扶起我，為我解開繩子和撕掉牛皮膠紙。

她雙眼哭得腫了。

「主人！」我大叫，不顧尚在下身的震蛋，撲向主人，脫下她的粉紅色格仔恤衫，解下她淡黃色的胸罩，專心地侍奉她，讓她明白我真的只愛她一人。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緊緊的擁着Jenny, 沒有再想其他.....

「好好休息一下，唔好諗太多。」Jenny輕輕掃着我的背脊，感覺好溫暖，好輕鬆，就像回到母親的懷抱般。可是高潮過後加上發燒令我全身滾燙，熱得大汗淋漓，我稍稍鬆開摟着Jenny的手，用手搨涼。「你見熱啊？我出去扭條濕毛巾幫你抹下丫。」Jenny將冷氣溫度調低了一點，匆匆忙忙的走出房間。

我聽到Jenny在家裡走來走去的腳步聲，感覺好不實在，就像做夢一般，我搨了自己一記耳光，很痛，我不是在發夢。

過了不久，Jenny回到房間，着我背脊朝早，替我擦背。「好唔好啲啊？仲有三個鐘先再食藥，你瞓埋眼睇下先啦。」Jenny用濕毛巾溫柔地為我擦背，粗糙的毛巾過我背脊的毛孔，麻麻的興奮像電流般流遍全身.....是當天Giovanna給我的感覺。我無法解釋為何Jenny會給我同樣的快感，只能說汗水那種黏黏的難受感覺由Jenny用濕毛巾一下一下溫柔地抹走，剩下冰涼的舒服感覺，就像抹去Giovanna留給我的傷痛。

我懶洋洋的望着Jenny, Jenny的眼神彷彿帶着千言萬語，卻不知從何說起。「Sports Day仲有啲手尾要跟，我都係走先喇。」Jenny或許意識到自己的失態，借故離開。「你唔想再理我喇？」我勉強用手捉住Jenny的右臂，不讓她走。「我走喇，我知你仲係好鍾意果個女人，你去搵佢啦，唔好俾自己後悔。」Jenny嘆了口氣，語帶無奈的着我去找Giovanna, 一絲不甘似有若無的埋藏在她的苦笑當中。「俾少少時間我諗下。」我用手輕輕撥弄頭上的瀏海，輕咬下唇，自覺陷入兩難。

坊間有不少人以甚麼鬼樹洞啊情聖啊自居，不是在網上偷圖再加些文字就當作愛情金句，便是自己跟自己玩WhatsApp, 而最糟糕的是，這些情聖這刻教你做人要把握機會留住最愛的人，下一刻卻勸你和很喜歡你(但你不喜歡她)的人一齊才是不敗之策，說到底都不過是想湊合着有足夠字數出書，更甚的是書頁有三份之一或以上的空間是空白的，這無疑是浪費地球資源。抱着了解愛情的心去讀這些書，事實上卻成了令心愛的人活在一個更不環保的地球的幫兇。

Jenny一臉迷茫的看着我，四目交投，沒有作聲。我相信Jenny是真的喜歡我，但這並不是我和她拍拖的理由，畢竟愛不是施捨。然而我和Giovanna一直拖拖拉拉，她一而再，再而三將我置之不理，難道這就是幸福嗎？也不見得。這時的我就似是那些買甚麼情聖名著，覺得看了就能了解愛情的傻瓜一般自視過高，覺得自己可以給Jenny幸福，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或者我地可以試下一齊？」我問。

Jenny的眼睛就像聖誕樹上的燈泡般一下子亮起來，捉緊我雙手，流露出甜蜜的笑意，使我心頭一暖，情不自禁親了她的臉一下，她樂透了，激動得摟住我，我輕拍她的背脊，既為身邊原來一直有一個喜歡自己的女孩而感到驚喜，另一方面又為自己最喜歡的人不是她而覺得無奈.....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華燈初上，我送Jenny去乘小巴回家。Jenny總是說我是病人，應待在家中好好休息，但當我依舊堅持送她到小巴站時，Jenny那甜甜的笑容還是出賣了她的真實想法。

到了樓下，天突然下起雨來，Jenny從袋子裡取出兩把雨傘，交了一把給我，我們各自用雨傘擋雨，緩緩的走向小巴站。「點解你會有兩把遮嘅？」我大惑不解。「你記唔記得Form4果陣有次lunchtime咪無啦啦落大雨嘅？」Jenny看了看我，羞澀的笑了，又道：「跟住我地兩個一齊share一把遮，結果因為太大雨，大家都淋到成身濕曬，之後仲發咗幾日燒添。」經Jenny一說我就想起來了，那天剛吃罷午飯步出餐廳，天空便下起傾盆大雨，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Jenny的縮骨遮根本擋不了多少雨，最後我們都大病一場。

但，這和兩把傘有甚麼關係呢？

「無啊，我諗如果又遇到同樣情況，一人一把遮會好啲掛？因為如果你病咗唔返學，我就無得同你食lunch架喇。」說到這裡，Jenny低頭淺笑。我從沒想過自己病了會讓Jenny這麼寂寞，每次請病假總會收到Jenny破口大罵的Voice Message，初時我還會說聲對不起，漸漸覺得太煩，聽罷就算。

我捉緊Jenny的手，深呼吸了一下，說：「我以後會照顧好自己，唔會再要你擔心架喇。」

目送Jenny乘小巴到粉火。雨後的天空一片晴朗的景象，就像從未下雨似的，只有地上的小水坑洩露了端倪。剛剛的事仿如一場夢，雨傘的手柄似是帶着Jenny的餘溫，默不作聲地告訴我並沒有發夢。

但直到一直放在床頭櫃的糖果盒掉下來，砸到我的頭時，我才真正清醒過來。我把糖果盒捧在手心，仔細打量着。這是Giovanna送給我的名牌糖果，之前不捨得吃，現在吃來亦沒有意思，雞肋得很。

Giovanna,

你的海晴要和別人拍拖了，如果你知道的話，會不會開口叫她不要走呢？還是只會冷冷的說聲Congrats就是？

人生匆匆數十年，有很多人我們總以為說過再見之後真的可以再見；有很多事我們總深信能夠留待明天才做.....但其實很多人和事，一轉身，就是永別，再也追不回。

想着想着，頭有點痛，不知是想得頭痛還是發燒引致頭痛，媽媽說洗澡後會好一點，於是洗澡。

花灑的水輕輕在我的皮膚上流過，頭痛減輕了少許，想到下午和Jenny溫存的情況，嫩尖硬了，下身傳來陣陣麻癢感，我試着不理會它，但失敗了，於是閉上眼睛，遵從身體的慾望把玩自己的下身，幻想Jenny正在愛護着我，很快便到了那憧憬中的頂峰。

從來沒試過這樣快就到了的。

此刻我尚算清楚自己最愛的人是Giovanna,

但當Jenny無數次把我領到頂端之後，我還會記得自己喜歡過Giovanna嗎？Jenny或許帶不走Giovanna在我腦海裡的記憶，但身體的記憶很短暫，我想，我的身體很快便會忘記了她的主人是誰。

淚水滴在浴室濕漉漉的地板上，再也分不清地上的是淚水還是洗澡水，就像我身體所感受到的快感一

樣。其實性器官只要被人挑逗便會產生快感，根本分不出是出自誰的觸碰。

Giovanna如是。

Jenny如是。

我亦如是。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思念像一種難以根治的胃痛。

一晃眼便來到十一月尾，Giovanna始終沒有再找我，初時我放學後還會到山城走走，希望可以碰到她，Jenny裝作不知情，只是開始常常要我放學後陪她留在學校溫習。下課後的課室給我一種很恬靜的感覺，五時許，夕陽的餘暉穿過窗戶，灑在用木建成的班房，讓一直在Pastpaper堆中戰鬥的我萌生了享受片刻奢侈悠閒時光的念頭，發現Jenny不見了，心裡正暗暗着急。忽然，Jenny回來了，雙手還捧着兩杯麥當勞的熱朱古力奶。

望着窗外斜陽西下，喝着Jenny買回來的熱朱古力奶，暖在心頭，而Jenny這些日子對我的百般照顧就像那杯熱朱古力奶一樣，在不經不覺間暖透了我的心窩。

「喂！醒喇，韋海晴！」Jenny輕喚我的名字，我慢慢地清醒過來，發現夜幕低垂。「而家幾多點啊？」我問。「七點幾啦，返屋企喇。」說着，Jenny替我執拾好書本，一起離開學校。

步出校門，Jenny牽着我的手，我感到手心多了一份溫暖。「暖蛋？」我把玩着手中的湖水綠色暖蛋。「啱啱買熱朱嘅時候順便買埋，你永遠就係咁，明明凍到齒關打震都唔帶暖蛋，日日都四圍問人R暖包用。」Jenny捧着我的手，憐惜地輕撫着我的掌紋，又道：「粉嶺好凍架，萬一放學返屋企途中凍親點算啊。」「唔會啦，我一去到粉火就上小巴返屋企架喇，傻婆。」說罷，我捏了捏Jenny的臉蛋。

Jenny伸手將我的手從她的臉上移開，垂下頭，聲線顫抖的說：「我知你唔係直接返粉嶺架。」我聞言亦難掩羞愧之情，只好親了Jenny的嘴唇一下，說：「我以後放學會直接返屋企，唔會再要你掛心。」

走到紅磡火車站，我和Jenny很有默契地，我沒有入閘，她亦沒有問我為何如此，就這樣手牽手步向尖沙咀碼頭。

或許是我心理作用，亦可能是被自己甜甜的笑容出賣了，街上的遊人好像都洞悉我們的關係，總是報以奇怪的目光，我有點害怕，想縮開牽着Jenny的手，豈料Jenny把我的手捉得更緊，說：「我地又無做錯，點解連拖下手都唔俾？我地一於繼續拖住手，由得啲人望到夠，望到無興趣再望為止。」我嘗試用眼角的餘光偷看Jenny的神情，Jenny堅定的眼神讓我找到了不理會旁人目光的信心。

我凝望着鐘樓，良久，乾笑了一聲。從前九廣鐵路打算清拆九龍總站時，誰都認定了火車站和鐘樓是一對，不應分開她們，兩者都應予以保留。到後來文化中心建好了，人們又以為她們一新一舊，看起來必然是怪別扭的樣子，然而文化中心卻為鐘樓帶來了生氣，遊人的談笑聲在她們的周圍盪漾，一片歡樂的氣氛使鍾樓不再為九龍總站的離去而難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鍾樓都如此，我又何必為我的「九龍總站」離開而傷感呢？

「做咩唔出聲，呆曬咁嘅？」「文化中心」問我。我對她咧嘴一笑，道：「多謝你。」「文化中心」翹着我的手臂，啐了我一口，笑我是傻瓜。我們在晚風中步回紅磡火車站。

或者我真的該放下那再也不屬於我的「九龍總站」？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11月30日，星期日。我和Giovanna在金鐘定情的日子轉眼間已經過了兩個月，原來在現實生活中認識的Lesbian

Couple和在butterfly認識的並沒有兩樣，由認識，相戀，到不再聯絡亦只是一個月之內的事，是一個月的時間太長，長得足以讓上述「Les圈招女友」戲碼原原本本地上演一次，還是世人都太薄倖？

隨着Giovanna的WhatsApp越跌越低，Jenny漸漸成了我在Snap Chat中的Best Friend，我明白到誰才是我的Ms Right。

「去到羽毛球場先知俾Angie放飛機lol」

Jenny傳了個Snap Chat message給我，Angie是Happy

Corner的另一位同學，住大埔的。我叫Jenny等一等我，反正由聯和墟去太和也不算太遠，加上最近只顧溫習，整天都是乖乖的呆在書桌前做練習，感覺整個人都成了一隻小肥豬，也是時候做做運動了。

到了體育館，和Jenny打羽毛球，Jenny曾是校隊主將，所以跟我打羽毛球時從容不迫，揮灑自如，但我顯然不是打羽毛球這塊料，才不到半句鐘便喘吁吁，Jenny還趁機作弄我，專門把球打到死角位，令我在球場內團團轉，引得她哈哈大笑。

「乜你好叻咩？做咩夾硬黎同我打波啊？」正當我好不容易才捱過Jenny的地獄式發球，坐在羽毛球場旁的長凳休息時，Jenny問我，還用口把氣吹進我耳洞內，我下意識避開，豈料Jenny用手抓住我的辮子，令我動彈不得。「你睇下你，滿頭大汗，成隻污糟貓咁。」Jenny用紙巾輕輕的為我印乾額上的汗珠，親了我的額角一下，我的臉紅得就像熟透了的番茄一樣。

我垂下頭，欲言又止。Jenny收拾東西之後回頭朝我做口型，我看不清她在說甚麼，只好報以一個不明所以的眼神，Jenny伸手捏了我的胸脯一下，又輕輕的用鼻子吸着我身上的汗味.....「唔好聞啦，好臭啊。」我沒好氣的推開她，豈料她摟着我的後腰，將整張臉貼近我，她的鼻息噴在我的臉上，弄得我鼻尖發癢，我們四目交投，是那種怦然心動的感覺，讓我憶起了和Giovanna一起時的心動，那久違的心跳聲，那種被心跳聲所操控的快感。

「唔俾你錫。」Jenny滿意的笑着，用食指尖微微推開我那在不知不覺間變得主動起來，渴望索吻的嘴唇。我就像坐在海洋公園那列過山車上的乘客，在那個大迴環中央停下來，那種被倒吊在半空中的難受感覺，只有吻向她那水嫩的嘴唇才可以得到解脫。

Jenny拖着我的手，步進沖身室，只見空無一人。我逕自拿着個人用品走進其中一格沖身間，正當我準備關門時，Jenny用手擋在門口，給了我一個法式接吻，使我由羽毛球場到沖身間一路蘊釀着的情慾一下子被釋放，我的身子軟倒在她的懷內，她用手輕撫我的背脊，安撫我那凌亂的情緒，說：

「你想唔想一齊沖涼啊？」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主人！」我大叫，不顧尚在下身的震蛋，撲向主人，脫下她的粉紅色格仔恤衫，解下她淡黃色的胸罩，專心地侍奉她，讓她明白我真的只愛她一人。

「啪！」

清脆的聲音在空氣中劃過，我左臉頰吃痛，連眼眶裡的淚水都流下來。我腦海一片混沌，難以思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Giovanna似乎沒在乎我到底有多痛，隨着緊接而來的「啪」聲，我的右臉頰也捱打了。

我望向Giovanna，四目交投，但我馬上就後悔了。眼前的Giovanna涕泗縱橫，雙手發抖，看了看我，又別過臉。

「Giovanna。」我從沒正眼看過這樣的Giovanna，就連剛才也只是看到她偷偷啜泣的背影，本能反應的只想好好摟着她，透過微暖的體溫給予她一點安全感。這刻，我們之間再沒有主奴之分，我想摟着她，只因為她是我所愛的人，僅此而已。

Giovanna強忍不了淚水，只好揮揮手，示意我不要碰她。我裝作沒看到，死命將她抱入懷內，她先是試圖將我推開，後來放棄了，在我懷內哭了一會，抬頭問我：「你會唔會覺得我咁對你好衰？」見她心情平復過來，我頓時鬆一口氣，朝她暖暖一笑，輕聲道：「唔會，係我眼中，你永遠都係咁好，咁得人鍾意。」

「我成日迫你係公眾場合做埋啲下流野，明知你最怕M味又迫你食自己啲M,你真係覺得我無問題？」平日強勢的她正用那哭得紅腫的雙目楚楚可憐的看着我，教人難以對她狠下心腸。「無問題啊，」我笑意漸濃，用食指頭從她的左眉頭沿着臉頰畫至她那桃紅色的嘴唇，「因為你生得靚丫嘛。」說畢，咧嘴一笑，氣得Giovanna啐了我一口，拍了我的右手臂一下，忿忿不平的說：「原來你剩係鍾意我個樣。」

我連忙說出真話：「傻婆，咁樣都信。我鍾意你每次同我玩嘅時候都會就住我黎打，令我high得黎又唔會受傷；我鍾意你知我屋企printer壞咗，驚我趕唔切朝早返學校同人爭Printer, 交唔切功課，專登print定份野，朝早去火車站交俾我；我鍾意你知道我溫習會用無印單行簿，stabilo原子筆，又成日用曬都唔記得買，每次上我屋企都會偷偷放好多原子筆同單行簿落我書臺個櫃桶，等我唔洗翹起手無得用。」

「仲有呢？仲有呢？」Giovanna被我哄得破涕為笑，更興致勃勃的慫恿我繼續說下去。「仲有.....」我沒有再說下去，只是輕輕親了Giovanna一下，又道：「笑返就好。」

我們穿好衣服後，媽媽來電着我落海聯pizzahut會合她們食晚飯，我先送Giovanna到海聯旁的小巴站搭小巴去粉火，不知何故，這次目送Giovanna乘小巴遠去，終於沒有了往日那種莫名的失落。

Giovanna, 只要看見你的笑容就好，其他事都不要緊。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關上沖身間的門，Jenny準備脫去身上的衣物，只見我呆若木雞的站在原地，遂問：「做咩咁曬咁啊？」，又隔着衣服捏了我的胸脯一下，「定係等緊我幫你除衫？」我望着眼前朝我擺出一副春意盪漾的神情的Jenny，不知何故，有種亂倫的感覺，解釋不了，反正就是怪怪的。

「我自己除得架喇。」說着，我把身上的衣物脫下，Jenny亦脫去了所有衣物，瞥見我還剩下最後的防線，二話不說便代我將之卸下，然後將我壓在牆邊，使我登時動彈不得。

Jenny輕輕的將我的瀏海撥至頭頂，又把玩了我的耳朵一會，再用指甲輕刮我的嫩尖，我全身都燥熱起來，伸手攬緊Jenny，豈料Jenny將我推開，道：「你頭先點解要咁驚我？」

她問得淡然，我亦無言以對。從前我可以理直氣壯的告訴所有人「Jenny是我最好的朋友」，但現在呢？

我倚賴她對我的愛，我害怕她對我的愛。

「沖咗涼先啦。」Jenny心灰意冷的說。她熟練的調教好水溫，按掣出水。

初時我們各自沖身，然而隨着時間的過去，熱水將整個沖身間弄得煙霧瀰漫，我們四目交投，望着對方那張被水霧熏得紅紅的臉，我的嘴巴不自覺地印上她的唇上，她將我推開，露出繞有趣味的神情，用力地吮吸了我的頸子一下，我大惑不解，她用姆指擦了擦我那被她吮吸過的地方，又吮吸了一下。「你做咩啊？」我終於忍不住問她。「等陣你就知。」Jenny咧嘴一笑，用指頭敲了我的鼻尖一下。

我們都取了些沐浴乳，抹在對方的身上，Jenny的手掌在我的後腰遊走，慢慢的去到胸脯上，用手指的關節位撥弄我的嫩尖，引得我發出一陣嬌呼，她連忙吻向我的嘴，給我一個法式接吻，我們的舌頭交纏着，身上冒起一層薄汗，被暖暖的花灑水沖洗着，皮膚上有種暖暖麻麻的感覺。沐浴乳的花香味在空氣中飄盪，嗅着使人感到莫名的安心。正當我陶醉在嫩尖傳來的快感和Jenny那帶着半絲甜味的香舌時，冷不防Jenny突然用尾指撩動我下身的小縫，雙腿一軟，差點摔倒。

Jenny立刻將我的右腿擱在沖身間的扶手上，蹲着身子，用她那粗糙的舌頭表面磨擦我那脆弱而敏感的小豆，儘管我害羞得不敢直視Jenny，但下身傳來的感動還是使我的身體作出最誠實的反應。「哎.....快啲快啲.....」我抓緊Jenny的後腦，不斷將她的頭壓向小海晴，索求更大的滿足。Jenny站起來，用食指頭從小海晴取出一點花蜜，放到嘴裡吮吸，流露出滿意的笑容。「好舒服？」Jenny一邊笑着問，一邊欣賞我那渴望得到高潮的奇怪表情。「想唔想再舒服啲？」Jenny摸着我的頭，表情像極了在安撫一隻受驚的兔子，然而對着和我同年，而且是多年朋友的Jenny，我實在難以將自己的渴望渲之於口。

「唔出聲就當你夠架喇。」Jenny和我交換位置，我賣力的服侍Jenny，滿嘴都是Jenny的花蜜，不時抬頭偷望Jenny那欲仙欲死的陶醉神情，隨着快感在下身慢慢累積，Jenny開始失控，只能透過咬緊下唇來抵住我帶給她的無盡舒坦。Jenny以銷魂的叫聲宣告失守，正當我得意洋洋想站起來時，Jenny狠狠的按住我的頭，金黃色的液體從Jenny的下身一瀉如注，我張開嘴巴，將之吞下，口腔裡殘留鹹鹹的味道，久久不散。

Jenny把我扶起，再次用指頭挑逗小海晴，早已充血發癢的小豆哪裡受得起這樣的挑逗，Jenny每3秒一下的挑逗對我來說就像提油救火一般，令我只好不斷扭動身體。「你吮下佢啦。」我小聲說。「想要

啲咩？講大聲啲！」Jenny用手托起我的下巴，親了我一下，又道：「乖，只要你肯求我，我咩野都俾你。」「我想你舔下佢。」我低着頭，含羞答答的說。「我係邊個？」「Jenny？」「你係我嘅M,咁你要叫我做咩啊？」「主人。」我像一隻楚楚可憐的小狗乞求Jenny的憐愛。「乖。」Jenny滿意的再摸了摸我的頭，又道：「全句講一次。」「我想主人吮下佢。」「咩野佢？講出黎！」Jenny命令我。我扁嘴搖頭，始終不肯說出口。

「唔講丫嘛？好啊！」Jenny用指頭捻着我的小豆，快感有如涓涓流水般勾起我的慾望，可我還是說不出口。「睇下你把口硬啲定係我勁啲。」Jenny一邊用手捻着我的小豆，一邊用舌頭慰藉我那早已挺立的嫩尖，我目光渙散的看着Jenny, 哀求道：「求主人舔下我粒豆丫。」

「乖，錫曬你。」說畢，Jenny用牙齒研磨了我的小豆幾下，早已被挑逗得既麻癢又漲痛的小豆傳來了直衝腦門的快感，我摟着Jenny, 伏在她的身上，兩具青春的軀體在沖身間昏黃的燈光照射下交纏着，沉重的呼吸聲證實了剛才的舒坦。

「主人整得你咁舒服，你要講啲咩啊？」Jenny打趣道。「多謝主人。」我們穿好衣服，收拾物品之後就準備離開沖身間，臨離開時，我緊緊的攬着Jenny, 親了她一下，幽幽的道：「攬埋呢下，又唔知要幾時先有得再好好咁攬實你。」

Jenny沒有作聲，朝我苦笑，打開沖身間的門。

外面的燈光有點刺眼。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臨離開時，我緊緊的攬着Jenny, 親了她一下，幽幽的道：

「攬埋呢下，又唔知要幾時先有得再好好咁攬實你。」

Jenny沒有作聲，朝我苦笑，打開沖身間的門。

外面的燈光有點刺眼。

我和Jenny各自在吹風機下吹乾頭髮，剛才的事就像夢一場，沒有任何證據留下.....

「啊！」

我看着鏡中的自己，驚呼一聲，淡紅色的記號醒目地烙印在我的頸子上！我嚇個半死，天曉得要是被媽媽發現會是甚麼光景。

「喂！死喇，你做咩搞到我條頸咁啊。」我氣急敗壞的問Jenny。Jenny似笑非笑的看了我眼，又再自顧自吹乾頭髮。我拿着BB

Cream苦苦哀求Jenny替我將之塗在紅印上，Jenny先是不願意，但看見我急得幾乎哭出來，還是答應了。

Jenny用中指頭輕輕的將BB

Cream抹在我的頸子，塗抹時有意無意的將頭靠近我的耳朵，「我覺得用遮瑕膏可能好啲。」她道，說話間還故意向我的耳洞內吹氣，把我弄得心癢癢，我嘟嘴，試圖吻她，她巧妙避開，道：「有人望住啊。」

無庸置疑，「有人望住」應是香港同性戀者不想親熱時的一大借口，而最重要是保證成功。

我希望有朝一日這藉口不再萬試萬靈。

回到家裡，吃過晚飯，繼續溫習。這時，Angie撥了個電話給我。「韋海晴，你知唔知聽日高佬個Quiz出咩啊？我成個Weekend都掛住拍拖，仲未溫書啊。」「佢話咩都有機會出，不過我覺得全力溫戲曲啦，九成出戲曲。你星期一有Quiz, 又約咗Jenny打波，仲掛住拍拖？你真係有異性無人性！」我沒好氣地說，Angie怎能連明天考甚麼都不知道。

「吓？我都無約過Jenny話今日去打波。」

Giovanna抱着我，坐在我睡房的椅子上，翻閱我的文學筆記。「所以呢幾日你就係不斷喪讀戲曲啲Notes?

」Giovanna若有所思地問。「係啊。人人都話會出，連學校個mock都出咗。」話音剛落，Giovanna隨即將我筆記裡關於戲曲的部份撕下來，道：「信我，唔會考戲曲。」我伸手想取回筆記，身高168cm的Giovanna將筆記舉得高高，瞪着我，厲聲道：「想入山城讀書就聽我講！」看見Giovanna這麼生

氣，我也只好乖乖聽從她的吩咐。

「先秦上年出過詩經，即係今年會出楚辭啦，涉江走唔甩喇掛？」Giovanna用紅筆在涉江那頁打了個剔號，又道：「AL成日出進學解，點少得呢個老朋友，」說着，又在進學解那頁打剔號，「仲有紅樓夢。另外，12DSE出過嘅都值得留意。」看着Giovanna在我的筆記打記號，半信半疑，問：「12DSE咁快就翻炒？同埋你覺得現當代會出咩？」Giovanna拍了拍我的膊頭，思考了一會，道：「叫你留意就留意啦。現當代應該出書。」「真嘅？」我問。

「做得我嘅女人就要相信我。」

「好。」的確，Giovanna若不是信心滿滿絕不會如此誇下海口，我將所有戲曲的筆記都撕下來，扔到垃圾桶。Giovanna滿意的點點頭。

無論任何時候，作為一個M,我必須相信主人的決定準確無誤，這是我的本分。

四月十日午後，考畢中國文學，天空下着微雨，步出位於祥華邨的「力場中學」，看見Giovanna撐着傘在校門等我。

「Giovanna,你又知會落雨嘅？」我趕緊跑進Giovanna的懷抱，問。「當你需要我嘅時候，我就會出現啊。」Giovanna笑着答，用紙巾替我抹乾額上的雨水，又道：「點啊？我貼得中唔中？」「中咗好多啊！點解你會知佢翻炒12DSE嘅？」我實在無法理解為何Giovanna不替人補習中國文學，她提及過的篇章幾乎全中。「女人嘅直覺。當我望見你溫習溫到愁眉不展，我就諗下到底今年會出咩，我唔容許我嘅女人過得唔開心。」Giovanna淺笑着，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情。

「車！講到出硬嘅書咪一樣無出，今年出錯誤啊！」Giovanna聞言，拍了我的屁股一下，說：「如果真係中曬，我而家係ICAC嘆咖啡喇！」說着，又打了我一下，道：「你個衰妹，咁黑心想我坐監，我一定要好好懲罰你。」我扯了扯Giovanna的衣袖，問：「我果次叫你買果啲呢，你買咗未啊？」

「你真係唔貴唔揀，不過呢隻繩嘅紋理好靚，綁完之後留係你身上嘅繩痕一定好性感。」說罷，Giovanna嘆了口氣，擺出一臉不在乎的表情，說：「無辦法啦。只要係BB你鍾意嘅，我教多幾堂補習賺錢買黎同你玩又有咩所謂。」

「我都係想你睇到覺得開心啫。」我說。不經不覺走到花都，我們步進米線餐廳。點好菜後，Giovanna趁侍應不為意，做口型跟我說「I Love You.」

「你講咩話？我聽唔到㗎。」我存心作弄她。

Giovanna沒有理睬我，我也只好將注意力放在中國文學班的WhatsApp Group, 和同學討論題目。

突然，Giovanna親了親我的臉頰，柔聲說：

「I Love You.」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其實考DSE也沒有甚麼好說的，反正就是日復日的溫習和考試，湊巧Giovanna在同一時間也得考Final, 所以我們之間的來往僅限於每天用WhatsApp說Goodmorning及Goodnight, 雖說粉嶺和馬料水只差三個東鐵站，但當我每次考完試，走出考場看不見Giovanna撐着傘子的身影，總有一種莫名的失落，好怕再也見不到Giovanna, 從此失去了她。

或許Giovanna都明白我的憂慮，每晚十時許便會錄一段的Voice Note給我聽，提醒我早點睡覺，喜歡的話，可以喝一杯熱牛奶才睡覺，有時更是自彈自唱一些我喜愛的歌曲，很是窩心。其實Giovanna並非她口中所講的清閒，偶然在Facebook看到她被同學Tag了，說是甚麼死士團，那些大學術語我看不懂，我只知道主人為了讓我安心應考，儘管睡眠惺忪，Deadline迫在眉睫，還是想盡辦法逗我開心。

看着電腦屏幕中的她，那個憔悴的樣子實在教人心痛，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臉，很是掛念。

我好想和Giovanna一起漫步山城，一起上大通書通，一起呻「新亞飯，夠曬硬」，一起捱UC CAN劣食.....

電話突然震動，正當我滿心歡喜，以為Giovanna傳Voice Note給我時，我看到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Message from Jenny

---

十二月中，每天放學後我們全班都留在課室裡排練SingCon畢業班表演的舞步，Jenny表面上高高興興的跟隨眾人排舞，但偶而不自覺表露出來的不悅神情，還是讓我察覺到她對我們「二人世界」時光一去不復返的不滿。

「你條腰要再挺啲，雙手舉直啲，okay, 非常好。」班上的中流砥柱Julie認真的指導着我，不時捉緊我的手臂，又或是輕輕的拍着我的腰，儘管我知道她是直的，更有一個就讀毗鄰男校的Head P男朋友，但當美得不可方物的她碰到我的手臂和腰部時，我的心跳不由自主的加快，臉頰燙得快要冒出煙來，目光總是停留在她那專注的臉孔上，只懂傻笑。

Jenny將一切都看在眼裡，卻裝作看不見似的。

彩排完畢，晚上七時，寒風凜冽，每天離開學校後到尖沙咀海旁走走幾乎成了我們之間的習慣。

「褸件校褸啦，你睇下你，凍到牙關都打震喇。」Jenny將自己的校褸披在我身上，「得啦，我唔想著校褸啊。」我馬上脫下，將之還給Jenny。「你凍到流曬鼻水都唔著多件衫，係唔係想臨聖誕先冷病啊？」Jenny硬是要我披着她的校褸，我忍不住說：「你好煩啊，你不嬲都知我唔鍾意著校褸架啦，點解係都要迫我著嗰？」書包本身都很重了，再穿着學校校褸放學，簡直是百上加斤。

「你估我唔知你的野啊？Julie掂下你，你就嗒晒糖咁款。我叫你著衫，怕你凍親你就黑口黑面！而家係唔係想分手啊？咁唔滿意咪講出黎囉！」

」Jenny怒火中燒，眾目睽睽之下向我破口大罵，我覺得難堪極了。天啊！我們還穿着校服的！這趟真是連學校的面子都給丟掉。

「你又講咗去邊啊？我地有咩野都好，搵個地方坐低慢慢講。」我沒好氣的說，我真的有點怕今晚會在Youtube看到自己。

「我唔坐啊！你問心果句，我同你一齊有邊樣野唔係照你意思做？我Jenny Liu都唔係無人追架！我都同你一齊！你呢？唔係讀山大果個女人唔要你，你會同我一齊嗎？我勸你都係唔好諗啊Julie喇，佢直架！根本同我地唔同！你估你自己係邊個啊？發少陣夢啦！」Jenny越罵越起勁，旁若無人的不斷在傷害我。

「Okay, Jenny. Just leave me alone.

」我伸手示意Jenny不要再說下去，隨手將身上的校褸扔到地上，強忍淚水，以小跑的速度跑向紅磡站。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坐在東鐵車廂，想到朝早乘車回校時我還是那個被Jenny捧在手心來寵的「傻瓜」，才過了半天，我便淪為一隻可以任由她在街上辱罵的骯髒臭狗。呆望着東鐵車廂玻璃窗上的倒影，我看到一個落泊失神的傻人。

Giovanna說過不會再掉下我一人，她走了；Jenny說過會對我好好的，她卻在街上向我破口大罵。

或許，我應該趁着乘車，好好從電話裡挑選一張看起來不錯的相片，upload上Butterfly又或是Les-B G等地方，然後換來幾句「be fd, ok?」，和那些來歷不明的人WhatsApp幾天，然後拍拖，再過幾天就分手。雖說這些「速食愛情」只是鏡花水月，但最少我不會付出真感情，亦不會受傷。

列車駛近大學站，山城各幢建築物的燈光在漆黑的山中顯得份外耀眼。

Giovanna會否就在其中一點燈光所發出的地方埋頭苦幹，溫習考試呢？傻人的倒影在東鐵玻璃窗上看似和山城的燈光交疊在一起，事實上卻是如此的遙遠。

列車到站後，我沒有多想，一個勁兒走出車廂，拍卡出閘。

桃花依舊，物是人非。雙腿被回憶所牽引着，走到CC Can, 瞥見那個使我朝思暮想的背影。

---

## Message from Jenny

我猶疑了一會才開啟WhatsApp。

「你真係諗住呢世都唔再搵我？」

我看着她的信息，良久，打不出半個字。

她再次Online, Typing...

「難道我真係咁令你討厭嗎？」

Jenny, 其實你並不討厭，但我們實在是「Wrong Time, Wrong Person」，我傷害了你，對不起。

Giovanna傳來的WhatsApp message解救了我。

「BB, 落黎樓下糖水鋪食糖水丫。」

我換上運動裝，跟父母說：「我落街跑陣步。」

到了家樓下的糖水鋪，看見Giovanna氣定神閑在吃糖水，更早已為我點了我最愛的椰汁西米露。

「你唔係要做deadline

fighter架咩？」我一邊吃糖水，一邊問。「搞掂啦，今晚會係同學度屈晚蛇，okay架喇。」Giovanna說。「搞掂就早啲返屋企訓教啦，仲頻頻撲撲入黎聯和墟。」看見Giovanna的眼袋大到不行，快要掉下來似的，我就好心痛。

Giovanna笑了，用匙羹搞弄碗中的糖水，吃了一口，思量了一會，輕描淡寫的說：「咁你係唔係好想補償返俾我？」

「只要你開心就夠。」我們四目交投，無聲勝有聲。

吃罷糖水，晚上的聯和墟很黑很靜，沒甚麼人在街上走路，榮福中心裡面有許多暗角位，我靠在牆邊，Giovanna輕擁着我，一切來得自然。

「着條又短又薄嘅褲落黎食糖水？睇你真係好想要啲。」Giovanna一下子就將我的跑褲脫下來，中指頭隔着小褲褲壓在小豆上，搓揉着，久違的舒坦令我和Giovanna忘卻在家樓下共赴巫山的不安感，閉上眼睛，專心享受Giovanna為我帶來的快感。

Giovanna的另一隻手也沒有閒着，不斷在我身體上遊走。她那修長而柔軟的手滑過我那被快感刺激得燥熱的皮膚，麻麻的感覺亦是另一種快感。

「咁濕，你有幾耐無自慰過啊？好想要啊？」Giovanna不斷用言語挑逗着我，我羞得別過面，悄悄地說：「無啊，我剩係會俾主人你一個搞。」

Giovanna將手伸進我的小褲褲內，撥弄着我的小豆，久違的快感開始在下身堆疊起來，正當我興奮得忍不住扭動身體時，Giovanna不知從何處取出一個透明膠袋，狠狠的套住我的頭.....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桃花依舊，物是人非。雙腿被回憶所牽引着，走到CC Can, 瞥見那個使我朝思暮想的背影。

我頓時心跳加速，全身的血液有如萬馬奔騰的氣勢奔向腦部，連月來的思念一下子爆發出來，教人失去理智。

我急步走近Giovanna, 那烏黑的長髮，修長的身影，足以使我緊張得喘不過氣。

那女子轉身離開CC Can, 和我打了個照臉。

那不是Giovanna。

急促的心跳緩慢下來。到底是山城的女學生都長得差不多，還是我太掛念她呢？既然來到CC Can, 那就乾脆在此吃個晚飯就算吧，儘管唇乾舌燥，但我真的不敢吃粥。我怕我會在山城這個不屬於我的地方忍不住哭出來。女人是水做的，可能當傷心時大哭一場並不為過，但我深知哭了也沒有人會替我抹淚，那麼哭來幹嘛？哭不但無法改變眼前的事實，更甚的是會令我僅餘的一張紙巾都給消耗掉。

隨便要了個麵就算，麵很硬，所謂的湯汁又很淡，勉強吃了幾口，還是放棄了。步出CC Can, 在柵欄旁望向未圓湖，覺得這晚見不到Giovanna其實是件好事，畢竟只是夢一場，何必認真。

走到康本國際學術園，感到有點內急，遂入內借廁所，如廁過後，正當我準備離開時，驚見.....

Giovanna和一個男人有說有笑的坐在學術園的沙發上玩電腦！

我全身失去氣力，心中的酸楚蔓延至全身，四肢沉重，每走一步都需要無比的力氣。離開學術園，外面的寒風從校服的領口鑽中身子，體溫急劇下降，我連忙到火車站。

Jenny坐在火車站的小臺階上睡着了。

---

Giovanna將手伸進我的小褲褲內，撥弄着我的小豆，久違的快感開始在下身堆疊起來，正當我興奮得忍不住扭動身體時，Giovanna不知從何處取出一個透明膠袋，狠狠的套住我的頭.....

我試着掙扎，但在Giovanna的死力下我根本脫離不了那膠袋。

我越是掙扎，膠袋內的氧氣並消耗得更快，下身突然被一條長型的冰棒進入了，陰道內壁被冷冷的冰棒刺激到微微發抖，冰棒在陰道中轉動，磨擦我每一個觸覺神經，牽起了來自通道深處的渴望，麻癢感逐漸增加，加上我快要面臨缺氧的危險，感覺就像被推向絕路一樣！

那冰棒無先兆的刺進我的靈魂深處，溫熱的汁液湧出，麻癢過後又是另一種蘇麻，極樂的感覺在陰道內停留，Giovanna脫下套在我頭上的膠袋，我大口大口的吸着氧，大有恍如隔世之感。

「你.....你做咩啊？」我忍不住問。

「你話我開心就得丫嘛，我覺得咁做會令我好開心。」Giovanna得意洋洋，這時我才看清原來剛才帶給我無限舒坦的冰棒是那些每個人童年都曾食過的唧唧冰！

Giovanna舔着我在唧唧冰外層膠套上留下的汁液，神情輕鬆，笑道：「無見一排，都仲係好好味，我獎你可以即刻返屋企訓教，唔洗送我搭小巴嘞。」

「吓？但係我而家咁樣就返屋企？」運動褲幾乎濕透了，臉頰熱得發燙，頭髮蓬鬆，這個樣子回家準被爸爸大興問罪之師。

「當然啊，俾你父母知下佢地個乖女啱啱有幾舒服幾享受都好。」說罷，Giovanna替我稍稍整理一下衣服，轉身就走。

我靠在牆邊，打算休息一會，讓自己狀態好一點才回家。

未幾，Giovanna又再轉身說：「唔記得同你講，你最好十分鐘內返到屋企自拍一幅相send比我。如果唔係，你知會點架啦，可？」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Jenny坐在火車站的小臺階上睡着了。

「喂。」我走到她身旁，拍醒她。

「吓？」她驚醒過來，舉目四顧，看了看我，總算弄清發生甚麼事，又道：「你係度就好。」她慌忙將手探進書包，取出XX工房出品的薑茶，遞給我，說：「快啲飲咗佢啦，天氣冷你又四圍走，唔飲啖薑茶暖下個胃聽朝實返唔到學。」我接過薑茶，喝下去，暖暖的薑茶的確令我全身和暖了不少。

「你又知我係度嘅？」其實不用她說我都明白，她肯定是估計我會來找Giovanna才專程在大學站等我的。

「喺先係我鬧情緒亂講野，Sorry。」Jenny別過臉，偷偷用手背拭淚。「拎住啦。」我給了她一張紙巾。她邊用紙巾抹乾眼淚，邊說：「無論點都好，我希望你明白，就算將來發生咩野事都好，你仲有我啊。」

好一句「你仲有我」。如果沒發生放學後的事，可能我會覺得好感動。覆水難收，我之所以感到為難並非質疑Jenny對我的愛，而是.....

原來我依然很喜歡Giovanna。

其實Jenny並不是文化中心，她只是金鐘站，一輛列車在中環站無法使用時或會以金鐘站作為臨時總站，但當中環站回復正常，列車始終都會回到中環站的懷抱。

---

「海晴，你跑到滿頭大汗嘅？快啲沖涼訓教啦。」爸爸沒有察覺我的異樣只以為我跑步跑得太兇而已。

我拍了幅自拍給主人，總算完成主人交給我的事情，可以舒服地睡覺了。

正當我閉上眼睛準備入睡時，電話響起來，我睡眼惺忪的接了電話。

「我好掛住你。」是Jenny。

「不過我唔掛住你啫。」我斬釘截鐵道。我很清楚如果我說甚麼其實我們可以做回朋友云云，只會給她一個假希望，那倒不如絕情一點好了。

「估唔到你份人咁絕情。你自從識咗果個女人之後已經變曬。你以前唔係咁架。」話筒中的她冷冷地說。

「咁我真係唔識面對你丫嘛。」我沒好氣說。難道Jenny就不明白我的難處？

「你唔需要再為你嘅自私搵藉口！你係念舊情嘅就聽日出黎見我！」Jenny厲聲說。

「我真係唔會再見你架喇，你放過我啦。」很難得我和Giovanna現在這麼快樂幸福，怎麼這個人偏偏出來了搞破壞！

「就憑你呢一句，我都唔需要再留情。叫你個讀山城嘅好女友留心啲個email mailbox, 我要俾佢知下佢個小奴隸俾其他人搞得幾開心。」接着Jenny便掛了線。

徹夜難眠。

坦白說，我並非想跟Jenny斷絕關係。只是她根本未曾放下我，在這種情況下見面只會令事情添煩添亂。再者，我們在謝師宴總會聚頭了吧？實在不必急於一時。

不過目前我最擔心的還是Giovanna收到email後的反應，情侶間情到濃時對話自然略為親密，沒想到半年後的今日竟成了被舊人所要脅的把柄。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一大清早走到桌球會，我心裡是一萬個不情願的。只是為免Giovanna看見我和Jenny從前所留下的罪證，亦只好硬着頭皮來找Jenny。

「黎咗啦？拎支球杆丫。」Jenny一如昔日的開朗，沒有甚麼異樣。我隨手拿了一支掛在牆邊的球杆，呆呆的望着Jenny，生怕她會有甚麼舉動。

「過黎啦，唔洗驚，我想教你督下波啫。」Jenny揚手示意我走近桌球檯。「彎低條腰，另一隻手揸穩啲支杆。」我馬上洞悉Jenny故意租用貴賓房的理由，只有這樣她才可以肆無忌憚的將整個人壓在我的背脊上，一邊在我耳邊提點着我，另一邊則用膝蓋磨擦我的下身，我根本無法集中精神將球撞進洞內。

「你到底想點啊？有野就講清楚啦。」我不耐煩的說，無原無故，Jenny怎會又WhatsApp又恐嚇似的就是為了教我打桌球？「就係教下你督波啊。唔通你想有其他野？」Jenny若無其事的說，可膝蓋就更賣力的磨擦我下身，雙手亦開始解開我那Polo襯衣的鈕扣，伸進我的胸罩內.....

「縮手啦，閉路電視睇到架！」我急得連忙將她推開。「唔洗驚，我揀得呢間野，就知佢貴賓房無CCTV,你想做咩就做啦，無人會阻到我地。」Jenny不懷好意的笑着，將我壓在球檯邊沿，我們的臉部距離很近，Jenny一下子就吻上我的嘴，再用手伸進我的小褲褲內，取出一些蜜液，說：「仲話唔想要？睇下你幾濕。」

雖然我的心是不愛Jenny，但她的攻勢着實挑起了我心中的渴望，下身充滿了潮濕的氣息，眼神中帶着一絲迷亂，再被Jenny剛才用蜜液滋潤了一下那顆珍珠，教我終被下身的麻癢感所征服，兩腿偷偷磨擦着。

「做咩啊？想要？同我講丫嘛，我可以幫你啊。」正當Jenny準備將我的牛仔褲脫下之時，外面有人敲門，隔着門上的玻璃，對方應是個二十出頭的男仔。

「真掃興。」Jenny悻悻然的走去開門，我趁機把衣服給整理好。

「你知唔知呢間房我用開？今日一場黎到點知發現租咗俾其他人，我專登走過黎望下有咩野人咁把炮用咗我間房啦.....嘿，點知原來係兩個基婆係度搞基！」說着，那男子臉色一沉，正色道：「呢度係正經地方，無心督波嘅唔該同我即刻走！」Jenny不甘示弱，喝令他：「未同我鬥過你又點知我差過你啊？咁串嘅咪同我鬥下，等我見識下你有幾勁囉。」「好啊，邊個輸就邊個俾租。」男子爽快答應。

說實話，我挺希望那男子會勝出，畢竟若不是他，我怎可以避過Jenny的凌厲攻勢。桌球玩法我不太懂，只見她們輪流用白波將其他波撞進洞內，然後撥來撥去牆上的計分牌，初時男子一臉氣定神閒，自信滿滿的將球打進洞內，可不久後便被Jenny反超前，所謂兵敗如山倒，男子漸漸被Jenny所拋離，最終無力回天。

男子願賭服輸，取出幾張鈔票，放在球檯上，說：「雖然我始終認為係波樓做呢啲野唔係咁好，不過我認我輸咗。」說着，男子略略欠身以示甘拜下風。Jenny洋洋得意，一副得勢不饒人的樣子，說：「輸咗就走啦，仲多多聲氣！」

Jenny得意忘形的神情和剛跟我拍拖時沒有兩樣，就是一幅贏了勁敵的樣子。

男子走了，Jenny走到我跟前，說：「終於無人再阻到我地嘞。」我搖搖頭，說：「收手啦，你根本唔係鍾意我，你只係唔服氣輸俾Giovanna。」

畢竟曾經相愛過，還在愛我的人會不甘心看着我和別人幸福而存心搞破壞嗎？或許無心祝福，但至少亦不會故意破壞。我不想證實這個看法，不過Jenny沾沾自喜的神情早就出賣了她。

房門被人扭開，是Giovanna。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房門被人扭開，是Giovanna。

印象中這是Jenny第一次看見Giovanna真人，她眼神閃過一絲閃縮，隨即板起臉孔，舉起球杆，杆尖向着Giovanna，大喝：「你想點啊？我唔驚你架！」

「你唔洗咁驚，」Giovanna咧嘴而笑，擺出一幅友善的模樣，又道：「我只係黎帶我女朋友返屋企做pastpaper啫，你知啦，佢就黎考Econ，人又懶惰，仲有好多筆記未睇，咁點得丫，」Giovanna攤一攤手，嘆了口氣，再說：「我都知要佢成半個月時間乖乖留係屋企溫Econ係無可能，所以佢今日同你督下波當然無問題，不過都督咗成朝，係時候返屋企讀書嘞。」

Giovanna完全進入戰鬥狀態，笑容背後蘊藏着一股深不可測的殺意。

Jenny欲言又止，Giovanna以退為進的話令她一下子無法應對。

我行到Giovanna身旁，Giovanna拖着我的手，轉身離開。

「等一等，」Giovanna轉身走到Jenny面前，寫低了自己的電話號碼在一張小紙片上，說：「我睇咗你封email，排版幾好丫，咁啱我莊友係啲蚊型補習學校教書想搵人兼幫手排版，人工okay架，你考完dse想搵暑期工嘅，隨時call我丫。」話音剛落，Giovanna便牽着我手頭入不回的離開波樓，留下Jenny一人呆站着。

「你想死嘞你，考緊試架嘛，仲走上波樓偷懶。」Giovanna作狀打我的屁股。「對唔住啊。」我一直低着頭，不敢直視Giovanna，生怕她誤解我和Jenny的情況。「做咩咁唔開心啊？最多我買香香雞俾你邊食邊溫書嘞。」Giovanna打趣道。

我咬咬牙，告訴Giovanna：

「其實封信啲野係好耐之前嘅事黎架喇。」「我知啊。」Giovanna失笑點頭。「你又知我係度嘅？」我問。「咁仲唔簡單？我隨便上上facebook見你俾佢打卡話上咗波樓就知啊。」「所以你就專登上黎搶返我？」我好奇道。

「唔係啫。」Giovanna啐了我一口，說：「我只係想叫你返去讀書炸啫。」Giovanna擺出一幅老神在在的表情。

「主人」這個詞語總令人覺得是奴役其奴隸的一個人物，但其實要當一個稱職的主人，不但要有足以征服奴隸的能力，還得兼顧其奴隸的安全感吧？看着眼前那修長的身影，我忽然明白到世上想被人叫作主人的人很多，而真正做到主人要有的特質者少。

Jenny認為我所以會喜歡Giovanna是因為她對我很好，又或是她很懂得如何令我滿足。

不是這樣的。

我喜歡Giovanna，是因為她做事乾淨俐落，了解我真正想法，尊重我的感受。若要說到愛她的真正理由，大概就是因為

她是Giovanna吧。

和她拖着手在廣福道走着，感覺就像回到當初在夏慤道和她手牽手的瞬間。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開始放聖誕假了，自從那次之後，我和Jenny的感情淡了很多，就算是Julie親自私下教我SingCon的舞步她也再沒有說甚麼了，只是象徵式說和我跳的部分不同，教不了我。

換上是平日她一定會大發雷霆的，不過這樣也好，最少我終於可以耳根清靜。

或許這樣說有點過份，但我的確每晚都忍不住用匿名電話撥號給Giovanna，可每次都在她接聽前掛了線，我好掛念她，卻不想面對她早已放下我的事實。

還是她其實從未將我「拿起」過？

我有想過將這些經歷放上Butterfly，但這有用嗎？大概又是一件「呃女事件」而已，這些連警訊都重播過無限次的橋段，恐怕亦無法為我換取半點同情。最重要的是，我不相信Giovanna是感情騙子。

她在黃色SocTee上的殘餘味道本是我和她的最後牽絆，但有次媽媽在我房間找到它，順手替我將之洗淨.....

是的，洗淨了。

她的氣味也消失淨盡了。

這天Jenny和我一起到沙田看Theory of Everything，看到片末，只見Hawking和Jane由在現實中早已另結新伴，快速倒帶至初相識的時候，我腦海中的掠過和Giovanna一起的時光，再偷望Jenny一眼，心裡更是認定Giovanna才是最愛。

如果真的可以Wind Back The Clock，我們能否誠實面對自己，坦白的告訴自己，所愛之人並非眼前人呢？

「如果可以Wind back the clock，你估我地會點？」步出戲院，我仍在認真思考這回事。「傻啦，我地點可能wind back the clock，真正嘅Physics一啲都唔浪漫架，你諗下我地而家去邊度食lunch仲好啦。你知唔知尋日我做Physics Pastpaper.....」Jenny又在說她如何被Physics Pastpaper折磨得快要不似人形，沒完沒了！絲毫沒有注意自己的話對我而言就像一盆冷水，令我好生沒趣。

我和Jenny到了麥當勞吃午餐。

「我仲以為你會揀Super Sandwiches添。」Jenny好奇的說。

我只想喝一口麥當勞的奶茶而已，其實我不太記得奶茶的味道，但Giovanna喝着由我餵給她的奶茶，傻氣得很的樣子卻使我念念不忘。假期的沙田M記長期坐滿了人，空氣局促，教人腦袋發昏，臉紅耳熱。

「你無事丫嘛？我拎杯凍水俾你飲。」Jenny緊張兮兮的走到櫃檯。

「你臉紅，唔知點好咁果個樣真係好正。」Giovanna曾這樣說過。我要的是Giovanna對我的噓寒問暖，而不是Jenny。她的所謂體貼只為我添煩添亂。

我借辭回家，從櫃桶取出了Giovanna用剩的紅色尼龍繩，胡亂綁在身上，總算找回了少許安全感和被愛的感覺，就像在主人懷中酣睡一樣。

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我撥了通電話給Giovanna: 「你件SocTee係我度，有無時間約出黎拎返？」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2014年12月30日，我和Jenny相約在尖沙咀提早慶祝除夕。

對了，我在正日約了Giovanna，當然，告訴Jenny的是另一個版本。

「正日家姐同姐夫話想返屋企食飯啊，不如早一日慶祝丫。」我如是說。

晚上寒風凜冽，在廣東道大食代吃過晚飯後，Jenny端來了兩碗糖水。

我吃着糖水，食而不知其味，心裡只想着明晚的事情。

Giovanna會不會拿了SocTee便走呢？但如果真的這樣，她實在犯不着答應我在除夕出來啊。她到底胖了還是瘦了呢？這些日子以來，她有想過找我嗎？

「食啖糖水丫。」Jenny興致勃勃的用匙羹裝了些糖水，想將之餵給我吃。「唔洗啦，我自己都有。」我沒有理會她，繼續低頭自顧自的吃着糖水。「食啖啦好無？」Jenny幾乎是用哀求的語氣問我。

我勉為其難的食過糖水，Jenny的神情既滿足又略帶唏噓，使我不禁有點慚愧。這刻我的確是Jenny的女朋友，但我在精神上卻早已出軌，我當初隨便答應Jenny，卻從來沒有盡過女友應盡的責任，沒錯Jenny偶然是脾氣大了，但她對我實在是照顧周到，甚至我每天放學到山城等Giovanna，她亦只有裝作不知道，從沒因此責備我半句。

或許，她真的太累了，用盡一切心力去愛一個根本只把她看作雞肋的人，誰也會洩氣吧？其實她上次忍不住向我破口大罵也情有可原吧？

大概我真的打算和Jenny分手了，儘管一起時覺得對方有很多缺點，但到了真的要分開之時，心裡總是帶點不捨，對方亦突然變得可愛起來，不知何故。

吃罷晚飯，我們隨着人群走到文化中心對開的一個類似天橋的小平台，這平台本意是讓遊人飽覽維港美景，適逢聖誕新年，大概是政府之類的團體安排了投影機將一些卡通片投射到文化中心的外牆上，引來許多行人駐足欣賞，甚至拍下照片。

Jenny被那些卡通逗得樂了，整晚鬱鬱寡歡的她終於展露了笑容，雖然我站得腿痠，但還是忍住了，由她看個夠。這次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以情侶身份逛街，讓Jenny高高興興的就好。

最後在Jenny的要求下和她以鐘樓作背景拍了張合照，我們最後的合照。

我實在有點累了，加上明天約了Giovanna，不想太晚睡以致沒有精神，於是告訴Jenny我真的要走了，Jenny沒有作聲，但神色落寞得很，可我實在不可能因為她不開心就停下來，否則這輩子都分不了手。

走到藝術館對開的海旁，是當天我被Jenny痛罵的地方，我死死的盯着當日我們所站的位置，Jenny察覺我的異樣，或許女人的第六感比我先一步告訴她我決定分手的打算，她不再說綿綿情話來逗我歡喜，只淡然的說了句對不起就是。

「唔緊要啦，我都有唔啱嘅。」我說。

真的不要緊了。

路經Starbucks,

Jenny說想進內坐坐，我想了想，拒絕了。反正她也意識到我的打算，我的心早已不在，用一杯咖啡的時間留住我亦無濟於事，以Jenny的條件必定可以找到一個月比我對她好得多的人，何苦和我待在一起，愛得如此卑微呢？

「唔緊要啦，我地過幾日返學又見到啊。」我生硬的擠出笑容，Jenny心領神會，可為了使場面不致太難看，亦只好苦笑道：「咁我地過幾日見啦。」

我們再沒有找過大家。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和Giovanna約了於下午五時許在IFC交收她的SocTee。

清減了的Giovanna身穿藍白相間的毛衣加上灰色牛仔褲，一如以往般氣定神閑，我們彷彿不曾分開過，只有被剪短至比肩膀略長的頭髮無言的說出了真相。

她接過SocTee，

問道：「你今晚有無約人？」我猶疑了一會，想到本來這晚就打算和她倒數，遂告訴她：「無啊，你呢？」「噢.....我約咗人啫.....」她說。聽到這裡，我的心不由得往下沉，沉甸甸的感覺化成一種莫名的酸楚，我就算如何吃力地強顏歡笑都掩飾不了打從心底裡泛起的失落感。

「你唔介意陪我去銅鑼灣俾一俾份野我莊友嗎？我地可以順便係果邊食埋飯，然後邊行街邊等倒數，好唔好？」Giovanna若無其事的問道，絲毫沒有察覺我剛才的失態。「你鍾意啦，我今日大把時間。」我必須死命的咬着牙才能使心中那澎湃的喜悅不致被Giovanna發現。

交收過後，我們在街上漫無目的亂逛，我常常偷望Giovanna的側面，她真的長得很好看，修長的身型，輪廓分明的長相，一舉手一投足都散發着獨有的魅力，是那樣的不沾凡氣。

「文學應該溫得七七八八？」她問。「差唔多啦，之前背熟曬啲篇章，而家操緊卷。」我回答說。「唔好太搏命讀文學而忽略其他科啊，我chur到盡都係得個4。」她似笑非笑的嘆了口氣。「4都唔錯啦，我怕我得level two啊。點算好？好想喊。」我裝出一副哭腔，向Giovanna撒嬌。「若想入大學，必先棄文學啊傻妹。」Giovanna笑得好美，溫柔地輕撫着我的頭，我彷彿成了躺在主人懷內安心酣睡的小貓，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安逸快樂。

「你係唔係想唔要我？」我總算將心裡積壓多時的疑問說出口。「點解咁講啊？」Giovanna眉頭繃緊，大惑不解。「我一直等你，每日放學都去山城火車站等你，但係始終都等唔到你。」我垂下頭，幽幽道：「你連WhatsApp都無搵過我。」「你都無用WhatsApp搵過我啊。」Giovanna打趣道，聽見我每天都到山城找她，她頓時鬆一口氣。「我都係怕你家姐check你電話先唔WhatsApp你啫，諗住過咗風頭你會WhatsApp我架嘛。11月有一排都試過放學時間去你學校撞下你嘅，可惜見你唔到。」Giovanna聳聳肩，擺出一乎無可奈何的樣子，怪可憐的。

「果陣咁啱我留校溫習.....」沒等我把話說完，Giovanna又懊惱道：「我有時忍唔住諗，如果唔係識咗我，你就唔係同你家姐搞成咁，係我累咗你。」「唔好咁講啦，都唔關你事。」我拍拍Giovanna的背脊，示意她不必自責。Giovanna繼續說：「所以當我用facebook inbox你好朋友Jenny，佢同我講你唔想再見我，當無識過我果陣，我覺得自己係抵死架。」又是Jenny，我實在無法估計她在我背後到底做了多少小動作。

「或者你再諗諗仲係唔係想同我一齊啦，我願意等你，直到你親口同我講唔再需要我為止。」Giovanna說。

「說話都係唔好講得太死比較好，你咁樣開空頭支票，其實講完都唔一定做到，但係你講我就信架喇，無謂俾個假希望我啊。」Giovanna明明說過不會再離開我，卻一下子就走了，到我現在勉強走出她的陰影，她又向我作出那些所謂承諾，我真的沒有力氣再接受多一次失去，我真的好怕。「就係經過呢幾個月，我先明白我真係無辦法忘記你，我心裡面永遠都有你係度，」Giovanna伸手拖着我，以堅

定的眼神看着我，說：

「所以，呢張支票，我一定要開。」

Giovanna的手好暖，暖得使我差點忘卻冬天的嚴寒，就像她的承諾一樣，教人沉溺其中，忘掉了真實的情況。

暖暖的手心，甜得化不開的笑容，Giovanna的一切都是這麼好看，看着眼前這個我憧憬已久的人，只要我點頭，她便是我的女朋友了.....

「Giovanna.....」我的手輕輕鬆開她的手，正色說：「Sorry啊，我諗我需要一啲時間諗清楚。」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Giovanna.....」我的手輕鬆開她的手，正色說：「Sorry啊，我諗我需要一啲時間諗清楚。」

Giovanna看了看剛被我鬆開的手，淡然一笑，似乎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但始終還是帶着半分激動說：「好啦，」她深呼吸一下，又道：「你用一餐飯嘅時間諗清楚。」

Giovanna再沒談及我們之間的感情事，整頓晚飯都在閒話家常，又或是說說兩傘革命讓一眾山大學生都被人視為左膠，大學生的光環不斷被虛耗，香港之死，在於和理非非。

「唔緊要啊，無論啲人點鬧果對假hehe都好，到佢地又或者佢地啲子女考大學嘅時候，咪一樣想考入CU同Hong Kong U。」我打趣道。聽到我這樣說，Giovanna一直緊皺的眉頭總算放鬆了些許，問我：「咁你呢？有無擺CU落Band A?」

「無啊。一來，我應該入唔到；二來.....」我垂下頭，將目光放在那個早已被我把裡頭的食物吃清光的盤子上，幽幽說：

「我唔想再記起日日放學都去山城火車站乾等，睇下會唔會見到你嘅日子。」

Giovanna嘆了口氣，微微點頭表示理解，拿起酒杯，說：「無論如何，祝你直入A1。」我很希望Giovanna說想我轉Choice，如此一來，她的反應使我不禁感到失落，但話出了口，覆水難收，亦只好生硬的笑着拿起酒杯和她乾杯。

Giovanna笑得乾澀，上了甜品之後她的苦笑更是明顯，大概是認為自己沒有機會了吧。

我不是故意裝作不想復合讓她難過，而是復合真的不是隨便說出口的事。當初決定交往時一切自然以感覺為先，但復合就必須考慮彼此相處時的情況，不能草率決定。

晚飯過後，我們在東角亂逛了一會，又在銅鑼灣的街頭四處走走，Giovanna整個人都彷彿被一股無力感所填滿，失去了往日的傲氣。

能在街上亂逛是好的，最少不用像吃飯時臉對臉的坐着，彼此明明難過得連說半句話都感到無力，卻偏偏為了讓場面不致太難看而沒話找話說，很是悲涼。

時間過得很慢，感覺走了好久才只到十時許，Giovanna見我走得累了，遂提議到維園坐坐再去看倒數。

我們坐在維園邊沿近中央圖書館的長椅，相對無言，這幾天晚上我都在想Giovanna，睡得不好，不禁呵欠連連。「叻就訓陣先啦，到夠鐘我再叫你醒你啦。」Giovanna憐惜地說。「唔洗啦，我okay。」我不想被Giovanna看見我睡覺時那個弱弱的樣子。

「乖啦，好好啱下。」Giovanna將我交還給她的SocTee披在我身上，又說：「我要你決定嘅野太難諗就唔好諗喇。我剩係想你好好休息一下。」說着，她用手輕輕將我的頭放在她的肩膀上。我沒有反抗，伏在她的肩膀，她身上的毛衣那綿軟觸感令我不期然放鬆起來，嗅着她的髮香，彷彿一個流浪已久的旅人回到故鄉般，找回那種專屬的溫暖感覺。

「可唔可以攞住我？」我輕聲問Giovanna，  
用眼睛的餘光偷看她的反應。Giovanna有點驚訝，但很快便平靜下來，用右手輕輕搭在我的背脊。

我好像看見流淚從她的眼眶裡緩緩的流出來。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而家幾點啊？」我逐漸清醒過來，揉着眼睛問Giovanna。「乜就訓多陣啦。」Giovanna伸出左手輕撫我的頭髮，流露出整晚最自然的笑容。我沒有理會她，逕自從袋子取出電話看看時間，原來不經不覺已經到了11時50分。

「我咁大個女都未黎過銅鑼灣倒數架，我真係好想睇下啊。」我嘟着嘴，向Giovanna撒嬌。「好好好，去睇啦去睇啦。」Giovanna沒好氣地說，挽着我的手跑向時代廣場。

我將腦袋放空，無意識的跟着Giovanna走向時代廣場，記憶中的殘影一下子湧上心頭，想起了很多和Giovanna相處時的點滴.....

那個在雨傘革命時替我擦背的她，那個在CC Can餵我吃粥的她，那個一次又一次把我帶到情欲頂端的她.....

在情路上和她分開之後，我獨自走過一段路，回頭一望，才驚覺內心那最綿軟的一塊，依然留在她的身上。她不僅束縛着我的心，還佔有着我的靈魂。不管將來如何，但我心裡很清楚自己已無法脫離眼前這個女人。

「點解無着燈嘅？」走到時代廣場，廣場的燈飾沒有亮起，倒是有些熱血公民在叫口號。「好似啲人黎示威，睇下點先啦。」Giovanna四處張望，像是想弄清楚現在的情況。四周的人群十分鼓噪，在我們附近的好幾對情侶都露出失望的神情，看來這晚的倒數慶祝活動要泡湯了。

儘管時代廣場取消了慶祝活動，但時間依舊一分一秒的步近2015年，最後在大家的倒數聲中正式踏入2015。

熱血公民們放開手中那條連着氦氣球的絲線，黃色的氦氣球除除升空，慢慢變成天空中的幾粒小黃點，沒入中漆黑的天際。不少人均拿出電話將之拍下，上載至社交網站，頃刻間忘記了剛才的不滿，或許於他們而言，出來倒數能使他們在社交網站得到些許讚好已算是功德圓滿了吧。

海旁的天空忽然傳來一陣巨響，眾人興奮得大叫：「煙花啊！」，有的甚至自以為有趣地說是火箭升空，反正就是一窩蜂的湧向碼頭觀賞煙花。

「你睇唔睇煙花啊？」我問Giovanna。「你想睇咪去囉。」Giovanna聳聳肩，表示沒有意見。

「咁唔睇啦，我返屋企喇。」Giovanna的冷淡使我好生沒趣，難道她就不知道我的冷淡是出於那份不安？我再無法從她的眼眸裡找到一絲關顧，只好轉身走向地鐵站，直到漸漸走遠，我才敢讓早已在眼眶裡打轉的淚水緩緩地流下來。

「海晴？」背後傳來Giovanna的聲音。我連忙用姆指頭將眼淚擦乾，轉身對她說：「做咩啊？」我想，儘管我很希望可以在她面前逞強，但如果她告訴我想和我再逛逛才走，我也會答應的。

說到底，就是捨不得這個令我朝思暮想的女人。

「你確定而家一定有小巴返到你屋企？」Giovanna擔心的問。「無咪唯有搭的士囉，唔係仲可以點。」我弄得這麼夜才走還不是為了她？她這樣問我該不是想幸災樂禍了吧。「半夜三更一個女仔搭的士好

危險架。」Giovanna又道。

「咁你想我點啫？唔同要我學陳韋拿咁去維多利亞開房訓一晚咩？」我幾乎被她活生生的氣死，她告訴我子夜歸家的危險，卻又完全沒有替我想辦法之意，我真的猜不到她的心意。

「不如你過黎我屋企訓一晚啦。」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Giovanna的家是個位於鰂魚涌公園西灣河入口附近那老牌屋苑的低層向海單位，屋內陳設簡單，頗有北歐簡約風格的影子。

「隨便坐，Daddy Mammy去咗歐遊，屋企無其他人嘅。」甫進屋內，Giovanna隨手將鑰匙扔在餐桌上，逕自走到廚房。

客廳一片漆黑，我走近那向海的落地玻璃窗，那邊放了一張白色沒靠背沙發，我坐下來，靜靜的看著那片大海。在認識Giovanna之前，閒時我總喜歡獨自跑到尖沙咀碼頭看海，看着色彩繽紛的霓虹燈倒影在粼粼波光中盪漾，感覺很是有趣，每次都得看個夠才回家。

或許新界人都很珍惜這一片海。

想到尖沙咀碼頭，Jenny的殘影倏忽在腦海裡浮現，我下意識的閉上眼睛，微微搖頭，試圖把這些記憶在腦海中給沖洗掉。我不知接下來我該如何面對Giovanna，我只知道眼前這片海和我認知中的維多利亞港落差很大，過份的靜，讓我感到很不習慣。

「食少少野先啦。」Giovanna拿着兩個各盛了一隻雞蛋的蛋盅，走到我身旁坐下，將其中一個蛋盅遞給我。我整頓晚飯根本吃得心不在焉，此時簡直餓得發慌，故此不消幾口便將那半生熟蛋吃得一乾二淨，糟蹋了Giovanna把蛋煮得外硬內軟的一番心機。

「做咩咁心急啊？睇下你，」Giovanna用姆指在我的嘴角抹了抹，「食到成嘴都係。」Giovanna的姆指在我的嘴角擦了又擦，漸漸掃向我的唇，我和她四目交投，內心彷彿被一條羽毛所撩動，泛起了久違的心癢。

我好喜歡這種心癢，昔日和Giovanna溫存的感覺都被之牽引出來，心癢最後漫延至下身，化作銷魂的麻癢。

若果人的心裡，都收藏着一個秘密的婚禮，能夠叫我在紅氈上佇候的，始終是Giovanna。

Giovanna揭開我那文青長裙，用尾指隔着小褲褲撩撥着我那與生俱來的裂縫，那裡被挑逗得散發出一陣濕潤，先前的麻癢感更趨強烈。我順着身體的本能反應靠近Giovanna，試着讓自己那敏感的身體得到期待已久的慰藉。

Giovanna看到我的反應，滿意地點頭，逕自走進浴室，我信步跟隨她入內。

「除衫。」主人專注地調教浴缸的水溫，又倒了些浴鹽落浴缸，殷紅的浴鹽逐漸被熱水所溶解，化為淡紅色的溶液，像極了士多啤梨牛奶，煞是好看。我卸下全身的衣物，靜待主人進一步指示。

主人脫光身上的裝束，躺進浴缸之中，閉上眼深呼吸了一下，流露出一臉滿足，突然又將開雙眼，朝我問道：「你做咩仲唔落黎啊？」此時我才驚覺自己一直赤着身子呆站在浴室內，體溫一點一滴地流失，早已冷得發抖。

我躺進主人的懷內，水溫適中，周圍瀰漫着一股玫瑰花的淡香，使人嗅得心搖神盪。主人不斷用手

將那粉紅色的水撥到我的身上，暖暖的感覺好不舒服，令我整個人都放鬆起來，柔軟的身軀弱弱地躺在主人的懷中，沒有再想其他.....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躺進主人的懷內，水溫適中，周圍瀰漫着一股玫瑰花的淡香，使人嗅得心搖神盪。主人不斷用手將那粉紅色的水撥到我的身上，暖暖的感覺好不舒服，令我整個人都放鬆起來，柔軟的身軀弱弱地躺在主人的懷中，沒有再想其他.....

「小海晴係唔係好掛住主人啊？咁快就流口水？」主人一邊用說話挑起我的欲望，另一邊用她那修長的手指撥弄着我的花瓣，好久沒有被主人如此寵愛的我不禁害羞得別過臉，臉向着主人的胸膛。

「原來海晴係想服侍主人，真係乖。」主人有意無意間將我的行為解讀成希望吸吮她的嫩尖，高興得哈哈大笑，把我的頭壓向她的胸脯。

我賣力地品嚐主人的嫩尖，用凹凸不平的舌頭表面溫柔的摩擦着那軟滑的尖端，尖端慢慢變得挺硬，主人的呼吸聲沉重起來，我彷彿得到獎勵一般，用盡全身的力氣去令主人得到滿足。似是音樂家彈奏樂器一般用舌尖快速撥弄主人那早已堅硬起來的嫩尖，讓主人不由自主地從口中逸出曼妙的聲音。

「乖.....繼續丫繼續丫.....」主人一手抓緊我後腦的頭髮，一手將我的手放到她的下身。我立即會意，連忙用指腹按摩主人的小豆，主人的那顆珍珠早就腫脹得很，按上去時還有些許微微顫抖的感覺，我順着珍珠的震頻按摩她，時而急速，時而緩慢，主人陶醉得搖頭晃腦，臉上那些水點早已分不清楚是池水還是汗珠。

「快啲快啲.....」主人的呻吟聲是命令，卻隱隱帶着半點求饒的意味。我輕輕捏了一下主人的珍珠，主人在披頭散髮的忘我狀態下迎來了高潮。

望着眼前這個被我弄至香汗淋漓，連連喘氣，臉上泛起一陣紅暈的女人，我有種難以言喻的成功感。

總之，只要她覺得舒服，我就開心。

仍舊是那種獨有的香氣，依然是這個美得不可方物的女人，之前那段孤單的日子讓我更珍惜和她相聚的時間。我用舌頭翻開她的嘴唇，探進她的口腔，重溫那久違的甜蜜滋味。

主人漸漸由高潮的餘韻中清醒過來，問我：「想要？」我點頭，讓她撫慰我的胸脯，主人輕輕推開，繞有趣味的對着我笑，爬出浴缸，離開浴室。

我連忙跟着主人走到她的睡房，整個房間都散發着她身上的香味。我還未來得及細看房內裝修便眼前一黑！雙目被人用眼罩遮蓋了視線。

「主人，做咩事啊？」我表現得有點驚恐，但內心興奮得要命，小海晴都變得麻癢起來。

「我喺你個袋度搵到呢樣野，」說着，主人用尼龍繩摩擦我的嫩尖，「我地一齊黎完成上次未做好嘅事.....」

「你話好唔好啊？」說這句時主人根本和在我耳邊吹氣沒分別，我的理智早就被內心那團慾火燃燒淨盡，加上矇眼令我的觸覺更加敏感，這刻躺在床上的我彷如俎上肉，任由主人擺佈。

「好。」我話音剛落，下身便感覺到一陣不自然電流流過。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你話好唔好啊？」說這句時主人根本和在我耳邊吹氣沒分別，我的理智早就被內心那團慾火燃燒淨盡，加上矇眼令我的觸覺更加敏感，這刻躺在床上的我彷彿如俎上肉，任由主人擺佈。

「好。」我話音剛落，下身便感覺到一陣不自然電流流過。

正當我屏息以待，等待她進入我的身體時，床尾傳來啜泣聲。

我的腳背忽然有種濕潤的感覺。

我不明所以，故不理她會否反對便脫下眼罩，她哭了。

在我和她四目交投的瞬間，她好像受了刺激般向我撲過來，緊緊的擁著我，放聲大哭。

「做咩事啊？」我關切地問。

雖然眼前這個女人曾三番四次的把我置之不理，但看到她像個孩子般哭著，我內心深處最柔軟的地方都彷彿被她的哭聲所牽動，有種「無法言喻，只能感知」的痛。

她沒有答話，只是繼續自顧自哭著。

我找不到自己在這段感情的位置。

一方面，我渴望與她纏綿，渴望她的愛護；另一方面，我想我再也無法承受多一次被她遺棄的傷痛。到底我可以怎樣做？

不曉得過了多久，哭聲停下來，她睡了。

我望著她的睡相，那種砰然心動的感覺依舊強烈，她就是有種教人為之著迷的氣場。

為了得到她那虛幻的愛，於是冒著隨時被她遺棄的風險，不顧一切去與她相愛，頗有飲鶴頂紅止砒霜毒的意味。

想著想著，我的思緒總是無法被好好梳理之餘，竟覺得有點口乾。

我試著緩緩的移動身子，盡量不要驚醒了在我身旁酣睡的Giovanna。

正當我以為自己成功不動聲色的離開房間時，Giovanna朝我叫嚷：「唔好走啊！唔好唔要我啊！」說罷，又哭起來。

我無法理解為何她的情緒忽然會如此不穩定，我唯一可以做的只有安撫她。

「你會唔會覺得我淨係想佔有你？」她的臉上還掛著兩行眼淚。

這個想法無疑曾經在我的腦海裡飄過，但要是我真的這樣認為，我今晚必定不會隨她回家。我輕咬下

唇，默默搖頭。

「同返我一齊好嗎？我一定會好好對你，唔會再粒聲唔出就走咗去。」她的眼神十分誠懇。

「夜喇，聽日再講啦。」我輕擁她，希望用將自己的體溫傳到她的身軀，讓她有多點安全感。

或許Lesbian的愛情就是如此脆弱，人海茫茫，兩個人能相愛理應是幸福的事，但作為同性戀者的我倆，這段感情也許由一開始就註定得不到上天的眷顧，我們在一起彷彿只會帶來一個又一個的悲劇。人們在面對難關的時候總會不斷催眠自己只要捱過這一關就會否極泰來，但事實呢？

過了一個難關，只會有更多的難關等著我們面對，所謂的彼岸根本從未存在。

但有沒有彼岸真的這麼重要嗎？

哪怕生為同性戀者是一種原罪，哪怕我們由相愛的一刻開始就註定要被地獄的永火所燒焦，但當我想到有她的陪伴，我就不怕！

只要有她在旁相伴，就算只得一秒，於我而言，那一秒鐘就是永恆。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Giovanna酣睡的樣子真是好看，再次見到她之後她=15px的神色都不曾如此平靜過。

只是掛在她臉上的兩行淚痕成了我心頭的倒刺。

我走出客廳，拿起手機，發現姐姐在一整晚內找了我不上數=15px百次。

我致電給姐姐。

「你成晚去咗邊度？你知唔知我同daddy仲有阿媽擔心咗你成晚啊？」電話一接通，姐姐劈頭便教訓我。

「對唔住啊，我尋晚倒數趕唔到末班車，去咗朋友屋企瞓啊。」我實在太失策了，自昨天看到Giovanna之後便整個人都在想她，完全忘了通知父母。

「去朋友屋企瞓唔係唔得，不過下次早啲打個電話俾我地啦。」姐姐知道我一切安全後，頓時鬆一口氣。

「知道。」我回答說。

「你去咗Jenny屋企瞓啊？早啲返屋企啦，唔好打搞人地太耐嘞。」姐姐只知道我和Jenny是好朋友，並不知道我們之間的友誼早已變了調。

我有想過乾脆說自己在Jenny的家過夜就算，最少這樣說會令父母安心一點，但一想到要是Jenny在我回家途中致電到我家找我，那麼謊話就會被拆穿，情況只會更糟糕。

「唔係啊，係另一個朋友。」我答得含糊。

「點都好啦，早啲返屋企，我同你姐夫今晚會過黎食飯啊。」姐姐沒有特別追問。

「知道喇，我就返架喇。你幫我同媽媽講聲啦。」我回答說。

掛了線之後，我再走進睡房看看Giovanna，她剛醒過來。

Giovanna望了我一眼，欲言又止，良久才說了句「早安」。我尷尬的看著她，不知說什麼才好，生怕又扯了去復合與否的話題，雖然我認定了這個女人，但我始終不想太輕易就答應她，我總覺得假如我輕易就答應她，她是不會珍惜我的。

「你走喇？」她問，她似乎聽到我和姐姐的對話。

「係啊，多謝你照顧咗我一晚。」儘管我們在昨夜曾互相試探彼此的欲望，但現在卻生疏得如陌路人。

這種「相敬如賓」的感覺令我的思緒變得好繃緊。

「舉手之勞啫。」Giovanna隨手拿起我的衣服，走到我身旁，試著替我穿衣，我輕輕推開她的手。

「唔著衫會凍親啊，快啲著返件衫。」Giovanna盛意拳拳。

「我自己著得架喇。」我順手接過衣服。

待我穿好衣服後，Giovanna將我的袋子交給我，並送我出門口。

「真係唔坐多陣？」我臨走前，Giovanna問。

「唔啦，屋企人等緊我返去。」我轉身準備開門。

「話曬我都叫做收留咗你一晚上，可唔可以滿足我一個小心願？」

我聞言回頭一望，Giovanna乘著我回頭的一瞬給了我一個法吻，繼而將我壓在牆邊。

她的舌頭在我的口腔內游走，她那甜甜的唾液從她的嘴流進我的嘴，使我的腦海一陣暈眩，只能任由她擺佈，整個早上的冷靜情緒一下子蕩然無存，被濃濃的情慾氣息所取代。

Giovanna慢慢地由我的嘴巴吻至嫩尖，雙手亦沒有閒著，從裙腳探進我兩腿之間的綿軟處，下身傳來連綿不絕的酥麻，快感此起彼落，我依稀感覺到那個神秘的，只為主人而留著的地方變得濕潤起來，黏黏的濕氣令小褲褲和下身之間的磨擦產生一種另類快感，令人陶醉其中，這種心癮上的滿足使我享受無比，不能自拔。

「放開我啊，我要返屋企。」我用僅餘的意志力抵抗Giovanna的「攻勢」。

「哦。」Giovanna狡黠的笑了，狠狠的隔著小褲褲捏了我的小豆一下，然後鬆開雙手。

Giovanna一鬆手，我的身體失去了支撐，頓時跌在地上，剛才積壓下來的快感化作強烈的尿意，我試著忍住，同時希望站起來走到廁所，可我的骨頭都酥酥軟軟的，使不出力。

我在Giovanna面前尿尿了。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回到家中，稍作休息之後姐姐和姐夫便來了。

整頓晚飯也沒有甚麼特別，就是父母問問姐姐的工作情況，=15px姐姐又問問我的學業如何，都是閒話家常罷了。假如真的要=15px數比較特別的事情，大概就是姐夫進了律政司工作吧。

父母對此都感到十分高興，或許他們覺得政府工薪高糧準，姐夫進了律政司後就可以讓姐姐過上一些更好的日子。

我是應該替姐夫高興的，但我真的笑不出來，只好低頭專心吃飯。

從小到大，即使父母沒有特別拿我和姐姐來比較，親戚朋友都會這樣做，我自己都會。姐姐自小就長得漂亮，讀書成績又好，是大家的寵兒。我呢？長相平庸，讀書成績又一團糟，難道我就沒有努力過嗎？但有時候，有些東西原來真的不能勉強。

姐姐的中學母校是所狀元輩出的名校，爸媽都以她考上了這所學校為傲。她唸中學的時候我年紀尚幼，尚未知道甚麼叫作「名校」「非名校」，只知她每天身穿那襲藍色旗袍上學煞是好看，那銀綠色的校章扣在領口上閃閃發光，姐姐整個人都充滿自信和傲氣，走路時彷彿有風從她身邊吹過，好不威風。

我以為我長大後都會像她一般穿著那襲旗袍上學，連親戚都會說：「將來就輪到你架喇！」

後來，我才發現那些只不過是恭維的說話，我的成績亦不足以令我考上姐姐的母校。

當眾人都勸我先放姐姐的母校作第一志願試試的時候，我偏選了另一所學校，那麼我就不是考不上姐姐的學校，而是我自己選了另一所學校。旁人問我，我都會說自己好怕唸名校有壓力，所以想唸普通學校。其實，客觀來說，以我的成績能考上我母校也很幸運。

姐姐對我的決定並沒有甚麼表示，直至升中派位的前夕.....

臨睡前，姐姐用眼鏡布將她的中學校章擦了一遍又一遍，交給我。

我又再次看見那憧憬已久的校章了，銀綠色的鐵章在昏黃的燈光映照下顯得有點不真實。

我令姐姐失望了。

我在學業上經已弄得一團糟，父母對我期望不高，就是希望我能找到一個好丈夫，過些安穩日子。

難道我連他們這個小得可憐的願望都要狠狠的抹殺掉嗎？

待姐姐和姐夫離開了後，我走到浴室洗澡，身上的吻痕讓我意識到自己的污穢。

我瘋狂的用肥皂試圖將那些深紅色的烙印洗走，但不得要領。我無意識的在洗擦那些印記，直到皮膚都泛起淡紅的痕跡才罷手。

吻痕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消失，但我的同性戀傾向呢？

就算我和Giovanna真的可以廝守終生，那我們該以甚麼身份待在對方身邊？

朋友？

室友？

室友會和我一起養小孩嗎？

我不可能再這樣任性下去，也許我真的好喜歡Giovanna，但有些時候我實在需要克制自己的情感。上午的溫存，就是我們彼此間最好的道別。

新一年，是時候放下Giovanna了。

洗澡過後，我將剛才脫下來的衣物都放到污衣籃，除了Giovanna今天借給我替換的牛仔褲.....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放學回家，我脫去校服，全身赤裸的走到睡房內的連身鏡前，親吻著那鏡內的影子。

鏡內那年輕的女性胴體和我擁吻著，無論我試著親吻她身上那一處，她的嘴唇定必緊緊的追隨著我的嘴，窮追不捨，從沒有放過我的意思。

她的熱情使我更加賣力，伸手觸碰她的嫩尖，渴望能夠取悅鏡中的那個少女，惜她的手不斷阻擋我去接近她，我含情脈脈的看著她，她也含情脈脈的看著我.....

「啊！」我大喝一聲，一手推開鏡子，反作用力使我跌到地上。

這到底是第幾次發生這樣的事情呢？我數不到了。

打從元旦日我離開Giovanna家之後，我再沒有找過她，倒是她撥了個電話給我。我告訴她我想當回一個正常人，不想再糾纏在這些不被世俗所允許的同性關係之中，希望她能夠體諒我的處境。

「難道同性戀就代表不正常嗎？」她不解的問。

我沒有作聲，我不想承認自己是不正常的人，但客觀事實來看，我的確不正常。

由那天開始，我就不斷做一些奇怪的事，例如像剛才一般和鏡中的自己親熱，又或是用Giovanna借給我的牛仔褲著魔似的磨擦下身，再不然就是一邊幻想Giovanna的樣貌，一邊慰藉自己那無法被滿足的心靈。

但最少我在旁人面前看起來很正常。

至於Jenny，我和她現在已經甚少交集，Angie她們最初也有試著了解我們之間的問題，但都被我和enny有默契的給打發掉。我們都不想讓其他人知道我們的性取向，就像大部分同性情侶一般，由拍拖到分手，根本沒有人會知道。

我每天都在準備模疑考試，但那些溫習內容根本完全放不進腦袋，我開始憂慮自己的成績，本以為只和Giovanna劃清界線，不再想感情事就可以讓我專心起來。豈料，失去Giovanna的我就像沒有了舵手的船隻，只能孤苦無依的在大海中漂浮，沒有了方向感，亦不知何去何從。

我望向鏡中的自己，鏡上那些半透明狀態的黏液使我看不清自己的樣子。

我很正常。

我是一個正常人。

書桌旁的水松板釘著「山大歡迎你」的貼紙，這是Giovanna從山大OpenDay拿回來給我的。

我必須在文憑試中取得好成績，考上一些專科，將來覓得一份穩定的差事，這樣才可告訴父母：

「哪怕我是一個同性戀者，將來沒有老公養我，我還是有能力照顧好自己，不會令你們擔心。」

只有社經地位較高的人才能比其他人更理直氣壯的當個同性戀者，我們這個社會看起來好像很開明，很多藝人出櫃都獲得大眾的支持，其實不然。在不知是黃耀明還是何韻詩出櫃的那一段時間，有位名不經傳的藝人都出櫃了，但群眾反應的落差大得令我心寒。

「同志友善」這回事在我城根本從來未存在過，人們只是把同志再細分做「上」、「中」、「下」等而已。

為何名人出櫃就是勇氣的表現，沒太大名氣的人出櫃就是為了博取關注呢？

為何跨國企業普遍都比本地企業更為同志友善呢？

我不明白，我只知道當我成為這種風氣的既得利益者時，我就不必再承受旁人的白眼。

在此之前，我必須「正常地」活著，再沒有其他選擇。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15px那晚過後，我一直等待Giovanna的來電，偶然又會在晚飯後走到小食店附近逛逛，希望可以碰到她，可她就像人間蒸發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有想過致電給她，但又覺得這樣做很丟臉，只好厚著臉皮找和她唸同一科師姐問問她的近況，山城大學這麼大，學生這麼多，我的師姐又怎可能會認識Giovanna呢？結果可想而知。

我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直到Last Day都沒有Giovanna的消息。

Last

Day，幾乎全級畢業班都沒有怎麼上課，整天都是在拍照，就連人緣普通的我都忙個不得開交，老師都放下嚴肅的形象，和我們一起做出各種趣怪的表情來拍照，務求在我們的中學生涯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我們「Happy

Corner」四人組因為我和Jenny之間的感情問題而變得有點生疏，Angie整天都和Juanita眉來眼去，互打眼色，試著邀請我和Jenny一同拍照。其實我對此沒特別感覺，假如Jenny找我拍照的話，我絕對不會拒絕的，但既然Jenny都不怎在乎，我也就免得熱臉貼著冷屁股了。

整天我都感覺怪怪的，好像有些事情忘記了，直到午飯時路過學校附近的蛋糕店才記起這天是Giovanna的生日。

這趟我總算有藉口找她了。我致電給她，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我想留言給她，但又怕她收到留言都不找我，越想越亂，隨便掛線了。

整個下午我都心不在焉，好不容易才撐到放學。Jenny，Angie，Juanita朝我走過來，邀請我拍照，我望了Jenny一眼，她沒說甚麼。

我們在打算學校地下的聖母像旁拍照，途中又有些Jenny的初中同班同學找她拍照，所以我和Angie她們先行到聖母像拍照。

正當Jenny朝我們的方向走過來時，Giovanna致電給我，我逕自走開接電話。

「喂？」Giovanna的聲線略帶遲疑。

「做……做咩啊？」我問。

「今日我生日。」Giovanna平靜地說。

「生日快樂。」我吞了吞口水，說。

「我想見你。」她說。

「吓？但係我今日唔得閒喎。」我被她突如其來的說話嚇倒料，腦裡不斷思量，試著找出些空檔去見她。

「你行出黎啦，我睇你學校門口。」

我聞言望向校門，只見Giovanna站在門外等我。

我倆的目光迎上了，我隨著雙腿的牽引走到她面前，不理其他同學老師異樣的目光，緊緊的擁著她，她也擁著我，久久也不願放開雙手。我們胡亂閒逛，彼此都沒有說甚麼話，氣氛有點凝重。

「你最近點啊？」我忍不住先開口。

「咪又係咁。你呢？」她說。

「溫書囉。你呢？我係指感情方面。」我試探的問，雖然我不太相信她這麼快便另找女友，但我還是問了，我想她說她還在等我。

「我前排喺Forum識咗個女仔，傾過下偈，都幾啱傾嘅。」Giovanna垂下頭，一邊說一邊偷望我的反應。

我深呼吸了一下，我很難接受Giovanna經已另覓新歡的事實，但我不想顯得太沒有風度，只好強顏歡笑，說：「啱傾咪好囉，記得珍惜人地啊。」

Giovanna望著我，神情有點驚訝，但很快便平靜過來，向我點點頭。

氣氛依舊凝重，天色漸暗，夜裡的尖沙咀變得更熱鬧了。

「夜喇，我送你返去？」她問。

我點點頭，內心默默盤算如何在接下來由尖沙咀到粉嶺這段車程向她表明我的心意。

我們到達港鐵閘口，我拍卡入閘，回頭一望，Giovanna仍在閘外。

「你唔入閘？」我問。

「佢約咗我慶祝生日啊，你自己返屋企小心啲啦。」說罷，她向我揮手道別。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那晚過後，我一直等待Giovanna的來電，偶然又會在晚飯後走到小食店附近逛逛，希望可以碰到她，可她就像人間蒸發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有想過致電給她，但又覺得這樣做很丟臉，只好厚著臉皮找和她唸同一科師姐問問她的近況，山城大學這麼大，學生這麼多，我的師姐又怎可能會認識Giovanna呢？結果可想而知。

我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直到Last Day都沒有Giovanna的消息。

Last

Day，幾乎全級畢業班都沒有怎麼上課，整天都是在拍照，就連人緣普通的我都忙個不得開交，老師都放下嚴肅的形象，和我們一起做出各種趣怪的表情來拍照，務求在我們的中學生涯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我們「Happy

Corner」四人組因為我和Jenny之間的感情問題而變得有點生疏，Angie整天都和Juanita眉來眼去，互打眼色，試著邀請我和Jenny一同拍照。其實我對此沒特別感覺，假如Jenny找我拍照的話，我絕對不會拒絕的，但既然Jenny都不怎在乎，我也就免得熱臉貼著冷屁股了。

整天我都感覺怪怪的，好像有些事情忘記了，直到午飯時路過學校附近的蛋糕店才記起這天是Giovanna的生日。

這趟我總算有藉口找她了。我致電給她，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我想留言給她，但又怕她收到留言都不找我，越想越亂，隨便掛線了。

整個下午我都心不在焉，好不容易才撐到放學。Jenny，Angie，Juanita朝我走過來，邀請我拍照，我望了Jenny一眼，她沒說甚麼。

我們在打算學校地下的聖母像旁拍照，途中又有些Jenny的初中同班同學找她拍照，所以我和Angie她們先行到聖母像拍照。

正當Jenny朝我們的方向走過來時，Giovanna致電給我，我逕自走開接電話。

「喂？」Giovanna的聲線略帶遲疑。

「做……做咩啊？」我問。

「今日我生日。」Giovanna平靜地說。

「生日快樂。」我吞了吞口水，說。

「我想見你。」她說。

「吓？但係我今日唔得閒喎。」我被她突如其來的說話嚇倒料，腦裡不斷思量，試著找出些空檔去見她。

「你行出黎啦，我睇你學校門口。」

我聞言望向校門，只見Giovanna站在門外等我。

我倆的目光迎上了，我隨著雙腿的牽引走到她面前，不理其他同學老師異樣的目光，緊緊的擁著她，她也擁著我，久久也不願放開雙手。我們胡亂閒逛，彼此都沒有說甚麼話，氣氛有點凝重。

「你最近點啊？」我忍不住先開口。

「咪又係咁。你呢？」她說。

「溫書囉。你呢？我係指感情方面。」我試探的問，雖然我不太相信她這麼快便另找女友，但我還是問了，我想她說她還在等我。

「我前排喺Forum識咗個女仔，傾過下偈，都幾啱傾嘅。」Giovanna垂下頭，一邊說一邊偷望我的反應。

我深呼吸了一下，我很難接受Giovanna經已另覓新歡的事實，但我不想顯得太沒有風度，只好強顏歡笑，說：「啱傾咪好囉，記得珍惜人地啊。」

Giovanna望著我，神情有點驚訝，但很快便平靜過來，向我點點頭。

氣氛依舊凝重，天色漸暗，夜裡的尖沙咀變得更熱鬧了。

「夜喇，我送你返去？」她問。

我點點頭，內心默默盤算如何在接下來由尖沙咀到粉嶺這段車程向她表明我的心意。

我們到達港鐵閘口，我拍卡入閘，回頭一望，Giovanna仍在閘外。

「你唔入閘？」我問。

「佢約咗我慶祝生日啊，你自己返屋企小心啲啦。」說罷，她向我揮手道別。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15px未待我反應過來，Giovanna經已轉身就走。  
我望著她遠去的身影，心裡泛起一陣奇妙的感覺，彷彿一切都是假的。

「借過啦妹，阻鬼住條路！」我身後的中年男人向我抱怨，話音剛落便狠狠的用手肘將我撞開，我吃痛，痛楚使我清醒過來。

為什麼？

為什麼明明我和Giovanna都依然愛著對方，但和她共渡生日的人不是我？

為什麼她會找上了那個女孩？

那個女孩知道我的存在嗎？

假如她知道，她為什麼要將Giovanna搶走？

假如她不知道，那麼Giovanna到底向她說了些什麼呢？自己單身，想找個女朋友？

對，Giovanna是在單身的情況下認識那個女孩，這樣做完全沒有問題。

是我先提出分手，是我一手摧毀了自己的愛情。

我好想放聲大哭，但礙於旁人的目光，我只好強忍著淚水，心中有種無法被釋放的酸楚。

「喂！你喺度做咩啊？」Juantia在我的不遠處向我朝手。

她見我不為所動，於是逕自走到我跟前，我一看見她，一直以來強裝出來的堅強外殼瞬間崩潰了。

我緊緊的擁著她，哭了好久好久，期間我嘗試開口說話，但當我一張開口，我又忍不住哭了，Juantie拍拍我的背脊，又道：「做咩事啊？邊個蝦你？同我講啦。」

待我呼吸稍為暢順之後，Juantie將書包遞給我，我這下才驚覺自己離校時忘了帶書包。

「唔該。」我接過書包，隨使用手背擦乾眼淚，問道：「Jenny同Angie呢？」

「你又唔知去咗邊，Happy Corner都唔齊人，放學咪各自走囉。」Juantia聳聳肩，指著我的書包，說：「都係Jenny夠細心，醒起你唔記得帶袋……」

「我就咁走咗去，Jenny點啊？」Jenny，怎麼又是Jenny。

「無啊佢咪返屋企囉。你食咗飯未啊？」Juanita問。

「未啊，出閘食？」我對Giovanna的新女友十分好奇，希望可以碰到她們，雖然到其時也許我會忍

不住哭起來。

我和Juantia離開地鐵站，今天是學校的Last Day，在街道上都有不少同學三五成群的閒逛，一起吃晚飯，慶祝Last Day。

本來我也可以像她們一樣的。

之前「Happy Corner」在Whatsapp Group約好了Last Day之後一起吃晚飯，可惜我一看見Giovanna便失去理智的跟她離開學校，害得「Happy Corner」無法齊齊整整吃一頓「Last Day飯」。

如今只得我和Juantia一起吃飯，自然一切從簡，隨便去吉野家吃晚飯便算。

「你同Jenny究竟搞乜鬼？」說罷，Juantia將一塊牛肉送進口中。

「無野啊，少少嘈交啫。」我低頭吃飯，只想快快結束這話題。

「你地兩個由Form One就Friend到依家，有野唔怕講啫，睇下我話無辦法勸下佢都好丫。中學朋友無一個就少一個架喇。」Juantia苦口婆心的勸告我。

「得啦，真係無野啊。」我不耐煩的搖頭。

「真係唔應該講果句都講埋，你同佢係唔係有感情問題啊？」Juantia神色有點凝重，壓底聲線問我。

「乜野啊？我地又唔係Lesbian。」我語氣生硬得有點假。

「其實明眼人一睇就知Jenny鍾意咗你好耐啊。」Juantie將自己當成偵探。

我聞言，眼珠碌來碌去，回想我和Jenny之間的感情有沒有露出馬腳的時候。

「唔可能啦，我地兩個都頭髮長長，點會係Lesbian。」我盡最後努力去掩飾自己。

「係唔係同性戀呢就唔係取決於頭髮長度嘅，係睇你天生係唔係架啫.....」Juantia慢條斯理的從校裙裙袋取出電話，又道：「Jenny係Lesbian我就知咗好耐架喇，只係我無諗過.....」

「原來連你都係。」

說著，Juantia在電話開出班Group的圖片信息，圖中清楚的見到我和Giovanna在校門外相擁。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15px我呆望Juantia，腦袋一片空白。

「我唔係想怪你，只係連我問到你都唔肯講，我有的失望啫。」  
Juantia說著，正色道：「我地係好朋友黎架，有咩就講出黎，唔好收埋自己一個人唔開心。」

我吞了一下口水，又望一望Juantia，欲言又止，良久才吐出一句「多謝」。

「Jenny點啊？我係指佢睇到幅相之後。」Jenny看到那幀照片之後一定傷心死了。

「佢本來想拎個書包去你屋企俾你嘅，佢睇到幅相之後咪叫我幫你保管住先，聽日補習果陣俾返你囉。」  
Juantia托著頭，喝了一口麵豉湯，又道：「咁點都有啲唔開心嘅。」

我垂下頭，沒有作聲。

「果個女仔係你女友？」Juantia指向電話螢幕中的Giovanna。

「前度。」我的淚水再次湧出來，滴到牛肉飯，感覺有點嘔心。

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訴Juantia，當然有關性愛的部分就簡單帶過。

「明明你地仲鍾意大家，點解唔肯坦白承認？」Juantia問，未待我回答，又說：「人海茫茫，要遇到一個你鍾意佢，佢又鍾意妳嘅人，唔容易啊。」

「但你唔覺得佢今日係想玩我架咩？」Giovanna去了我學校找我，說是想見我，卻又告訴我自己已經另結新歡，這也算是愛我嗎？

「問我做咩？打電話問佢啊。」Juantia鼓勵我。

我連忙拿出電話，致電給Giovanna。

話筒傳來接駁的嘟嘟聲，我的心情七上八落，很是複雜。但當Giovanna接了電話之後，我就鼓起勇氣向她表明我的心意，雖然我真的很想她聽罷之後便哈哈大笑，然後告訴我其實她並沒有什麼新女友，只是試探我而已。

但事實是她真的有了新女友。

「你如果唔再鍾意我，點解你果晚又要嚟我屋企樓下玩彈珠機？如果你唔鍾意我，點解你今日又要黎搵我？點解你迫到連我嘅童年回憶都要沾上你嘅身影？你知唔知我因為要見你，連Last Day都唔記得同我嘅最好同學影相留念啊？」我連珠炮似的向她問道，淚水有如黃河缺堤一般從眼眶裡湧出來，一時間連附近桌子食客的目光都被我的哭聲吸引過來。

「你喺邊啊？我過黎搵你。」Giovanna說。

「我喺邊關你.....」我說著，看見Juantia向我搖頭，示意我不要再鬧，我只好乖乖說出自己身處的地

方。

在等待Giovanna的過程中，我一邊擔心Giovanna只是隨便找個藉口掛電話，根本沒打過來找我，另一邊又擔心她會帶著新女友過來，我連僅餘的食欲都失去了，喉頭乾乾的，難以吞嚥。

未幾，Giovanna便來到了，Juantia自然借辭離開，我和Giovanna相對無言。

「佢呢？」我無法忍受這種繃緊的氣氛，只好先打開話匣子。

「返咗屋企。」Giovanna幽幽的說，就像個做了錯事的孩子一般。

「用咩藉口叫佢返屋企？」Giovanna的弱勢助長了我的氣焰。

「我話我女朋友搵我。」Giovanna雙手合十，深呼吸了一下，又道：「我好掛住你，但係你又話要同我分手，我一時唔知點算先會咁做，我同佢只係朋友。」

「邊個信？」我冷冷的說，語氣和我臉上掛著的兩行眼淚完全不搭調。

「你講到明要做『正常人』，難道我可以唔放手嗎？唔通要我等到你派喜帖俾我果日先放手？」Giovanna用近乎乞求的語氣說。

Giovanna怪可憐的樣子令我開始反思自己的問題，或許我真的做錯了。

「我地仲有無得返轉頭？」不論結果如何，這夜我只想知道答案。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考完文憑試，相比鬆一口氣的感覺，我覺得更多的是空虛。幾乎由踏入中學校門那刻開始，我們便要在考場內和同學鬥過你死我活，入精英班，揀好科，瘋狂補習，就是為了在文憑試裏考取好成績，這麼多年來都是為了這場考試而戰鬥，沒想到一下子就完了，有點不適應。

Giovanna為了鼓勵我認真考好文憑試，於是向我承諾當我考完考試之後便帶我去許多地方遊玩，但當我考罷了考試之後卻怎也約不到她，每次約她外出她都推說沒空，令我好生疑惑。

「你可以同我傾電話啊。我想聽下你把聲。」或許Giovanna都留意到我那失落的語氣，所以在話筒內向我打趣道。

「唔啦，唔阻你喇。」我冷淡的說。

假如她真的有空，怎麼寧願和我談電話都不直接和我約會？我實在不知她甚麼葫蘆賣甚麼藥。

雖說天天待在家裡很是無聊，但某程度上我也可以說是在忙著，因為在網上連載故事，不時也有一些讀者在Facebook找我聊天，有的會說些莫名其妙的話，亦有一些是和我挺投緣的，其中包括了「Hei Yan Hor」。

說來也是特別。在她inbox我之前，「Hei Yan Hor」這個名字從未進入過我的腦袋，她不但沒有Like我的Page，甚至連我的Post她亦沒有Like過，和我Inbox亦只留下一句「Halo」便作罷，弄得我一時間都不知要怎樣回覆她才好，惟有隨便回了句「你好」就算。

如是者過了接近十小時她才回覆我，告訴我她剛才在忙著，現在才有時間和我詳談，我本覺得這個人好像陰陽怪氣的，不太想理睬她，但又不好意思拒絕別人，只能硬著頭皮回應。

原來她住在沙田，在家附近的女校就讀，和我一樣剛剛考罷文憑試，賦閒在家，有時會去深水埗當義教老師。

「有時見到你同Giovanna咁幸福真係好羨慕，呢啲機會唔係屬於我.....」她對我說。

看著她的訊息，我一時黯然，每天都有不少讀者對我說著差不多的話，但又有誰知道我現在的真實處境？本來我覺得Giovanna只是暫時沒空找我而已，但隨著時間一天一天流逝，我開始意識到她可能真的不打算再和我走下去了，而我亦只能天天在讀者面前裝作幸福狀，有時還得安慰那些受情傷的讀者，可當我需要別人安慰時，又有誰能幫我一把？

「我成日咁搵你Giovanna會唔會呷醋？」「Hei Yan Hor」問。

換上是別的讀者或許我會繼續「裝作幸福狀」就是，但對著她，也許是我太寂寞了吧？我不期然的想說真話。

她沒有怪我說謊，反而著我不必擔心，她會為我祈禱，不知是真心話還是在揶揄我，但看在她一副誠懇的模樣，我希望是前者。

沒有Giovanna的日子或許有點讓我覺得怪怪的，但說實在亦不是想像中一般難過，每天光是寫作和回覆讀者就用了不少時間，再不然就是和Angie還有Juanita一起計劃畢業旅行的行程，又或是和小學同學聚舊。

原來沒有Giovanna的日子也可以過得不錯。

Giovanna，不要讓我適應了沒有你的日子，因為假如我們都習慣了沒有彼此，大概我們就真的完了。

p.s.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你們的每一個支持都會使我出得更快。謝謝大家。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太寂寞，還是和這個讀者實在投緣，反正就是每天都在有句沒句的聊著。和她聊得多了，每逢手機震動，總以為是她給我傳訊息，發現原來是Giovanna時，反而有些失落。

我有想過在Giovanna面前提及她，但又隱隱覺得這樣做不太好。其實Giovanna又怨得了誰呢？再說，我和讀者又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事.....我只知道，每當我睡不著的時候，我還是會從睡房的窗戶探頭望向樓下的小公園，看看有沒有Giovanna的身影。

「Giovanna，你今日有無野做啊？不如一齊出去行下？」儘管我已多次被Giovanna拒絕，但我依然不放棄，繼續不要臉撥電話邀約她。

「唔啦，我晏啲四點幾要去睇醫生。」Giovanna一如以往的拒絕我。

「咁一係我陪你去啦，好冇？」我關切地問道。

「吓？咁唔係太.....」Giovanna為難得很。

「總之三點半你屋企樓下等，一言為定！」說罷，我不待Giovanna回應便掛了綫。

午後的陽光灑進港鐵車廂內，車廂外的山城景象快速掠過。Giovanna到底發生甚麼事？我無法相信她打算離我而去，但每當我被她拒絕的時候，內心就不期然的涼了半截。從粉嶺到西灣河路途極為遙遠，我在聯和墟乘小巴到粉火時還充滿信心，覺得Giovanna一定會願意見我一面的。但列車每途經一個站，我便多想一件曾被Giovanna拒絕的事情。下午的列車上有太多乘客，我只能靠著列車座位旁的玻璃站立，列車每近西灣河站一點，我的腿便痠多一點，心亦更涼了。

「請勿靠近車門。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在車門臨近關上的一刻，我衝了出車外。這裡是太古站。

由車站走向太古城大食代途中，我告訴自己這裡離西灣河很近，假如Giovanna有心要見我的話，我要在十五分鐘內趕到她家樓下應該不是問題。假如她無心見我的話，我也可以哄騙自己因為想吃大食代才千里迢迢的來到太古。到了大食代，隨便的叫了個黑椒牛肉飯，飯很香，可我真的吃不下，只懂得茫然地望著手機螢幕。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直到五時許我都等不到來自Giovanna的片言隻語。雖然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我的內心忽然覺得空洞洞的，甚麼也沒有。好失落，又不知道該跟誰說才好，只能告訴我的讀者。她問我在哪裡，不知從哪來的勇氣，我居然如實告之。

「等等我，我即刻過黎。」她如是說。在等她的時候，我走到太古城地下的無印良品閒逛，想起了和Giovanna之間的相處點滴，不期然就流下淚來。

曾有港女朋友告訴過我，無印良品的文具，價值就在於它的標籤貼紙，隨著文具變舊，貼紙亦變得殘舊起來，不再好看。此時，人們便會將舊的筆扔掉，然後再到店舖裡添購新的取而代之。

我變成了舊的筆嗎？

其實Giovanna大可以直接告訴我，不必如此立場曖昧。至少，如果我知道自己沒有希望的話，我會灑脫一點。

希望喜歡這故事的人能多多追稿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再次感謝各位多年來的支持。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WaiHoiChing>